A-PDF MERGER DEMO

傷寒脈證式目錄

傷寒脈證式卷一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一

按陽也者。取義於顯著也。以象病勢之顯著於外也。蓋病勢之顯著於外者。乃是以精氣勝于邪氣故也。夫精氣之勝于邪氣乎。不固一其態。不能必無多少之異別也。此即所以有三陽之設也。太陽病也者。以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假名之也。是故。有病而後呼曰太陽者也。豈敢爲稱之於常於經絡乎哉。夫太陽之位於肌肉間也。頭項胸腹及四肢。皆不能無肌肉間之位地。故於其候法。亦不必一而止矣。觀於其有汗出者。有無汗者。有身痛者。有身不痛者。則雖如異其位地。而均是在一太陽而已。既在太陽。而有殊別如此者。以其位地之汎然也。以是乎。分爲之三篇也。上篇主論桂枝湯。而及其比類。中篇主論麻黃湯。而及其比類。是乃明於桂枝麻黃各自太陽之正脈證者也。如下篇則論上中二篇之變。而旁弘柴胡之變者也。所以呼爲太陽下篇也。脈證相屬言之者。是欲定其部位于茲也。何則。唯以脈而不對證。則脈奚辨其部位。其要在于對證矣。唯以證而不對脈。則證奚辨其部位。其要在于對脈矣。然則脈必俟證而辨其位。證必俟脈而辨其位。脈證既辨。而病位定。病位既定。而治法自隨焉。此即所以脈證相屬言之也。豈可忽諸乎。辨也者。辨識辨別之義也。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此條。爲太陽之大綱領也。夫太陽之於脈證也。劇易輕重雖固殊。而無不皆出于此條之變也。此乃所以爲綱領也。蓋以脈浮以下之候。名之太陽病者。固肇于是書。故曰太陽之爲病也。爲字可眼矣。浮也者。浮揚之謂也。

凡脈浮者，精氣勝于邪氣之所令然也。是故不但於太陽，如少陽陽明，亦皆不得不浮。雖然，浮之爲浮者，獨在于太陽，而不專於少陽陽明也。故標曰脈浮也。頭項強痛，猶曰或頭痛，或項強也，蓋太陽之於邪也，無固有定處，唯是鬱渹于肌肉間者也。以是其勢必湊上部，所以爲或頭痛或項強也。今不曰頭痛項強，而合之曰頭項強痛者，是唯欲示邪勢之異同，而不可容輕重之差別也。而者，斷續之辭也。蓋惡寒之於證也，有陰陽二途之分，而其分別之也，必在于顧餘證候也。是故併脈浮以下之候，則爲之太陽之標準也。若其爲少陽爲陽明，或爲三陰者，皆併其證候，而辨別之。不可不准知矣。且夫惡寒之亘於三陽三陰也，亦不可無說焉。蓋邪氣之在軀殼乎，必爲敵於精氣也。其敵之淺而未深乎，精氣必爲之屈撓，不能必得常之調度矣。惡寒本于此而出焉。爲之陽位惡寒也。其敵於精氣之深而不淺乎，精氣必爲之耗損，必失其常之調度矣。亦不能無惡寒矣。爲之陰位惡寒也。惡寒之雖一，其形狀，而有其分別也如此矣。豈其可忽視焉哉。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此條弘發首一條，而論有太陽病之一輕證如此者也。蓋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專汲汲乎肌分者，發是脈證也。發熱汗出者，精邪擾越於肌分之所爲也。惡風，卽惡寒中之一輕證也。故身觸于風則覺寒耳。是乃以精氣屈撓之最微也。脈緩對脈緊，共以脈勢言之，非以一脈狀言之也。緩者，言脈勢之平易也。緊者，言脈勢之駿劇也。蓋緩勢之於平易，與緊勢之於駿劇，可相對以知邪氣之輕重矣。此爲之緩緊之脈意也。是故，往往所論之諸凡之脈，不可不必顧其勢于茲矣。後世不辨此義，論緩於脈之情狀，論緊亦於脈之情狀，遂至失古脈之本旨。豈其可不嗟乎哉。蓋曰脈緩者，卽牽引上條所謂脈浮來，而言其脈浮而無劇勢也。故知或有浮數而緩勢者，或有浮大而緩勢者也。中風，卽傷寒中之一輕狀也。取義於中風爲惡風，而名之者也。爲者，假爲之謂也。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此條，亦弘發首一條，而論有太陽病之重證於如此者也。或者，亘兩岐之辭也。已者，旣往也。必者，懸期之辭也。

蓋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專駸駸乎肉邊者。發此脈證也。夫發熱之亘兩岐者。惟是邪勢之異。而不可必容輕重之論矣。雖然。無論於已發熱者之易認于太陽。於其未發熱者。則或不能無疑若爲裏屬也。故揭寧惡寒。以示其尙在于表位也。體痛嘔逆。因邪勢密而不輸泄。併精氣壓滯也。是乃以無汗故也。陰陽。言三陽三陰也。緊對緩。言其勢之駿劇也。蓋以脈緊爲傷寒者。豈唯三陽已哉。三陰亦然矣。故曰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也。夫既緊之爲傷寒也。貫之三陽三陰。則知緩之爲中風。亦復貫之三陽三陰也。後世論陰陽者。或以營衛左右。或以指之寧按。議論紛冗皆繫矣。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以上二條。皆傳經家之所論。而大違本論之旨矣。豈何暇論之乎哉。

太陽病。發熱而渴。而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瘛瘲。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按此條。蓋出後世病名。多岐之杜撰。遂爲古道之荊棘也。吳又可輩之所祖述。蓋在于斯邪。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條歷發首揭惡寒。而復論其惡寒之標式也。病也者。包裹陰陽輕重之稱也。夫疾病者。精氣之賊也。是故病雖異於陰陽輕重。而於失其常則一也。所以曰病也。惡寒者。出於精氣有隙也。而有隙之於實者。有隙之於虛者。不期以辨之。則治亦不可從焉。於是乎。以熱之有無。而候其虛實淺陽也。故曰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以

斯有其實陳而惡寒者、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以斯有其虛陳□而惡寒者也。陽者主太陽。而旁包少陽陽明。陰者主少陰。而包太陰厥陰。蓋陽位之有熱。陰位之無熱、是爲通篇之標式也。發於陽者以下。蓋後人之所附錄也乎。千金翼、熱字下皆有而字。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以上三條、皆無正文之氣格矣。蓋傳經家之論矣乎。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此條、雖能摸寫本論。而熱推之。則寒熱既失其位置。豈敢概其式例乎哉。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此條、始則標太陽中風之脈例。而論豫察陰陽轉變之機兆於斯。而終則具列桂枝之證候者也。太陽中風。歷發首第二章言之也。陽浮而陰弱。以脈之奇正言之也。陽者。主太陽而通二陽。陰者。通稱三陰也。乃今以正言之。則陽脈浮。而或緩。或緊者。有其熱自然而揚發之勢也。雖然。今不發其熱。則邪氣何爲得去乎。故曰。陽浮者熱自發也。此蓋欲示其發表之有規也。以奇言之。則陽脈浮而弱者。遂有欲歸陰脈沈弱之機也。故有其汗自然而出之勢也。雖然今不發其汗。則邪氣何爲得去乎。故曰陰弱者汗自出也。此蓋亦欲示其發汗之有規也。然則如弱脈。亘于浮沈陰陽而言之可察知焉。大凡脈之偏于陽與陰者。皆有其匹耦而存焉。如浮之於沈。大

之於細。洪之於微。滑之於濇是也。論中言弱脈。而無強脈。故知弱之亘陰陽浮沈也。弱者。邪氣壓精氣之脈也。與微之出于精虛者自殊矣。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是述桂枝之軌範也。故非言使一病人而必具之諸證者。要在於即其一證。而知桂枝之軌範也。乃今並舉惡寒惡風者。欲示是等之義也。嗇嗇。縮身貌。淅淅。灑水貌。翕翕。如翕如之翕。言遍身肌分之熱勢相齊也。鼻鳴。以熱氣上熏。鼻中畜飲之所爲也。乾嘔。以邪密肌分。氣鬱集于心之所爲也。主也者。主一無適之意。而謂此證之前後左右。亦當有處此湯之境內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按桂枝湯之於方也。本論處方之始也。故服之法。丁寧精密。無所不盡矣。是不啻盡之於此而已。凡於發汗方。皆當取法於此。而模其服法矣。故下文往往有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等之語。可以照應耳。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是大似言稀粥以益桂枝之力。雖然。若桂枝湯而其力不足。則有各半二一越婢一之設。豈假稀粥之力爲乎。以是考之。則桂枝稀粥固兩其任。而於相與供去邪之用則一也。桂枝則發解邪也。稀粥則鼓舞精氣也。夫桂枝湯之於邪氣也。精邪結滯於肌分也。故精若不伸。則邪不去。邪若不去。則精不伸。於是乎。桂枝稀粥兩其任。而相與供去邪之用者也。麻黃湯。葛根湯之與精邪爲對應者固有別矣。不可混同也。漐漐。滋潤貌。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此述發汗之準據也。夫蓋汗即津液也。固畏脫之。雖然。非發之

則邪氣不解。故取微似有汗者爲益佳。若使之流漓。則縱令病差。亦奈亡津液何。故曰病必不除。戒其不可漫之也。後服小促役其間。一本作後服當促其間爲是矣。半日許令三服盡者。即促其間之意也。若病重者。謂桂枝湯而其病重者也。若其病輕乎。當一服而病差。或二服而病差耳。今也。三服而病尚不差。則周時觀之。若其病證依然者。當服藥無度連用二三劑也。周時觀之。言比觀之於前日也。一日一夜服。即周時注意耳。粘滑。油膩也。五辛。謂大蒜。小蒜。韭。芸薹。胡荽也。酪。以牛馬乳造之。蓋禁口之法。非久要禁之。唯禁邂逅於服藥而已矣。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此條。本于上條。而具桂枝湯之一病狀者也。標曰太陽病者。以頭痛以下之候言之也。此於是證也。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其勢走於上部及肌分之所令也。頭痛。出于精邪擾動於上部也。發熱汗出。亦出于精邪擾動於肌分也。惡風者精氣屈撓之所出也。今也。雖不言脈之如何。而徵之於發首第二條。則其脈當緩自明矣。且於其脈式。則亦須求之於陽浮陰弱之例乎爾。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此條。直對上章。而代頭痛以項背強。別其證方者也。項背強几几。推之葛根湯。則當無汗而今否。故曰反也。汗出惡風。尚以桂枝湯言之也。蓋葛根之爲任。能緩項背強也。夫邪氣之湊項背乎。不能必無淺深之分。於是乎。有桂枝加葛根湯。葛根湯之設也。於此湯則肌。分汲汲之邪。專湊于項背。故汗出惡風也。於彼湯則肉分駸駸之邪。專湊于項背。故無汗惡風也。可知項背亦自有淺深之異也。几。居履切。几几。言項背不柔順。如凭几案然也。素問。几几然目睆睆。亦是之謂也。

桂枝加葛根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四兩。以水一斗。先煮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餘依桂枝湯法。

按本作不須啜粥者非也。故今改之。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此其始也。太陽病而勢及于裏者也。於是以承氣輩下之。而其勢既挫矣。然則表裏更無所病矣。但所存者。氣液之不和而已。故曰後也。後者。解後之辭也。其者。更端之辭也。蓋氣也者。斥所以生之一氣也。而其源起于膵中。浩然偏軀殼者也。津液者。氣之車也。故津液不和。則氣必失所御矣。氣既失所御。則其勢上奔必矣。此乃所以出上衝也。以是欲治其上衝。則以先和津液為務也。蓋津液之不和。今猶因於表裏開闔之不順也。是故以桂枝湯。先導其開闔。則活氣自運行。津液自順流。氣液既復其常度。則上衝亦自止矣。是乃不治上衝。而上衝自治之略也。且夫桂枝湯而療上衝者。殊為一活用也。故不曰主而曰可與也。與者。與謀之義也。方用前法。言藥方據用前法而已。不以發汗法也。論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宜桂枝湯。與之正同矣。皆不用發汗法者也。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此尚丁寧上之所言也。縱令津液不和。而若未及見病證者。則非固桂枝湯之所與也。當以穀肉果菜之養而復之者也。胡其混同之乎哉。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按三日當作二三日。蓋傳寫之誤也。夫日數之於一二日及二三日也。為之太陽之概法也。故今標二三日。以含畜於桂枝之場也。此既發汗之之不得其折中乎。其勢尚或象可吐下可溫鍼者也。於是乎。雖或吐下之。或溫鍼之。而非固吐下溫鍼之所宜治。則其證犯亂而不得解。此為之壞病也。是故雖令日數尚在於桂枝之場。而桂枝輩不中與也。壞病者。言證候犯亂。而以反對為參伍者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是乃言治壞病之式例者也。夫蓋雖證候犯亂。而以反對為參伍。而比觀其脈證。則果足辨其犯證之出於何逆治也。既已辨之。則為棄其犯證。而隨其定證。則處方之意。可以得初而一耳矣。脈證之證。包定證與犯證言之。隨證之證。

但斥定證言之也。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條。論桂枝之方意。而旁及麻黃證者也。是蓋要於使桂枝麻黃各勿混淆也。桂枝本爲解肌。不是唯於桂枝湯。汎及桂枝之諸類也。故不曰桂枝湯。而曰桂枝也。本者。本根之義也。解肌者。言解散於肌分之邪也。是爲之桂枝之方意也。若其人以下麻黃湯之準證也。脈浮緊對浮緩。示其勢不平易也。蓋麻黃湯之爲證也。雖固位於肌肉間。而其勢之所競。專在于肉邊。以是乎雖發熱之如不異於桂枝湯。而度量之以媿於汗不出。則自知發熱亦加根力於桂枝湯也。不可與也者。不可與桂枝湯。而可與麻黃湯之謂也。常。平常也。言未臨其場。而須常哲識彼此之差別。使病者勿令誤其生命也。又按此條。桂枝麻黃位地轉旋之文法備矣。故今又續轉旋之。則猶如云麻黃本爲解肉。若其人脈浮緩。發熱汗出者。不可與也爾矣。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以上三條。皆無所稽耳。蓋後人所漫論矣乎。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太陽病發汗。以桂枝湯言之也。遂者。兩事之辭。漏。漏出也。今也。雖不用發汗法。而汗漏出不止者。是不唯由表邪之不解已。頗由於精氣不整也。故及惡風以下之證。繼踵蜂起也。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皆本于精液虛滯也。是故曰其人。以更端於桂枝之場也。四支微急。言四支拘急之微也。難以屈伸者。以兼痛也。若夫於四支拘

急。皆且無勞屈伸者。以無痛也。然則拘急而無痛。微急而反有痛。是豈非似證與痛互失其所置耶。不可不精論焉。蓋如四逆湯之於四支拘急。及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之於四肢拘急不解。則皆偏於精液枯竭。而精邪無分爭之勢者也。是乃所以無痛也。今也若微急。則雖固本于虛燥。而其勢倘與表邪不解者。爲相激者也。是乃所以有痛也。以是欲眼難以屈伸者一句。使讀人知治方之在于此也。若夫論之位地。則有出太陽。而欲入少陰之機者也。故爲之太陽少陰間之一證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一枚。水煮升合。依桂枝湯法。不須啜粥。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此條。對其氣上衝之桂枝湯。而論之異同者也。是於其二者。雖均下之。而彼則得其肯綮。而既無所病矣。此則以不得其肯綮。表邪未得盡去。雖然。於其下證則幸愈。故亦曰後也。夫既表邪倘未盡去之勢。卒居鬱於胸中。而使裏氣不振焉。是乃所以脈促胸滿也。此於是胸滿也。雖如少陽。與彼已根柢于胸脇。而並於脈弦等者。旨趣大異矣。須明辨矣。凡促之爲脈。言催促而其勢迫于表也。與疾脈反對。而爲之表位之脈式也。如葛根黃芩黃連湯之於脈促亦是矣。可知胸滿之本於表位餘邪也。故今制之也。運用和調乎表裏。則餘邪自可得解散也。是爲之桂枝去芍藥湯之任也。若微惡寒者。言胸滿而微惡寒者也。此於其微惡寒也。卽裏氣不振之漸深。終現虛態者也。所謂發於陰者是也。夫既有胸滿之本於表。而又有微惡寒之發於陰。故今設表裏兼治之略。以與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者也。至矣哉旨也。

桂枝去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水煮升合。從桂枝湯法。不須啜粥。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於去芍藥湯方內。加附子一枚。煎煑服法。亦倣去芍藥湯法。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凡標八九日者。病位于裏之概也。而今尙以留連桂枝之變。冒曰太陽病也。夫既雖尙在于太陽。而其候法亦不常體矣。故曰如瘧狀。以示異之像狀。而寒熱有發作也。熱多寒少。言發熱多惡寒少也。其人不嘔。淸便欲自可二句。爲式之辭也。故更端曰其人也。蓋各半湯之於證也。雖尙留連於桂枝之變。而數其日數。則既歷八九日。視其證候。則致如瘧狀。一日二三度發。於是乎。或恐誤認在於彼少陽部位。而發往來寒熱者也。故曰不嘔。以斷其不預于少陽也。蓋嘔者。爲少陽之要領。故及之也。既已知不預于少陽。則亦或奈何似在於陽明部位。而發潮熱者乎耶。於是乎。復亦曰淸便欲自可。以斷其不預于陽明內實也。淸與圊通。淸便。言大便也。欲自可言通利將依常也。蓋陽明內實之徵。必斷之於便狀。故亦及之也。一日二三度發。以應如瘧狀。言寒熱發作有時也。脈微緩者以下。謂服各半湯之後也。微緩之微。猶如瓜蒂散所謂微浮之微。言其脈帶緩也。夫既服各半湯。而後其脈如此。則知欲愈也。故曰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以微細微弱言之也。陰陽猶內外。虛者精氣虛也。若乃服各半湯。而後脈微而惡寒。則是乃其內外精氣已虛者也。亦奚行汗吐下法之爲乎。是故曰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蓋其至于此乎。有兩岐之別。一則有以穀肉果菜漸復者也。二則有求治於少陰者也。可期以察之耳矣。面色以下四句。恐後人之所攙入。豈爲強說之哉。又按。各半湯之於證也。致發作如瘧狀者何哉。曰桂枝之於邪。縱使之最重。而終同之車轍。則胡其爲發作乎哉。當以徵之於桂枝二越婢一湯耳。然故致

發作如瘧狀者。是乃出於桂枝之邪勢沈墜。而時襲麻黃之位地之變者也。豈同之於終始同轍者之比乎耶。譬之猶如以一升水。盛之於容二升器乎。其水必潛而不滿矣。邪氣沈墜而時襲他轍。則其勢必潛而不發矣。此其自然之勢也。可知發作之出于茲焉。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折半桂枝湯及麻黃湯。而各合之半。水煮服法總依桂枝湯。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

太陽病。以桂枝湯言之。此其始也。與服桂枝湯。雖既與服桂枝湯。而以其用之之於不及乎。邪氣但動搖而不得瘥矣。是乃所以反煩而不解也。夫既雖反煩。而如其前證。則亦尚依舊而已。故處其方也固無他。還與桂枝湯如前法。發汗中其規。則邪何得不瘥乎矣。蓋用藥之於過與不及也。病於不解則均一也。其要在於折中之耳矣。故桂枝湯之服後。既說之詳悉焉。可即以尋究其式例矣。卻。猶還。先刺風池風府六字。蓋鍼法家之所旁書。誤混正文耳。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此承上章太陽病。而論有發汗過不及之變。亦及于此者也。服桂枝湯。以固有桂枝證言之也。大汗出。脈洪大者。邪氣雖爲浮揚。而尚未解之所致也。洪。如洪水之洪。洪大者。邪勢溜于表位之所爲也。此蓋用藥過多使之然矣。雖然。如其餘證則尚在其舊而已。於是乎。更與桂枝湯。當要發汗中其式矣。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此亦承服桂枝湯。而論邪氣沈潛而不解。其勢遂襲麻黃位地者也。此蓋用藥不及使之然矣。所以有桂枝二麻黃一湯之略也。汗出則解。爲式之辭也。此於是證也。與各半湯大同而少異輕重也。是故彼則熱多寒少。而已在八九日也。此則必生于發熱惡寒。尚未至熱多寒少。不亦必期八九日者也。其病勢之輕重。自可較而知焉。可謂

纖悉於邪氣之區別矣。

或曰。若發汗不及。則邪氣不必得解者。頗得其意矣。至若其大過者亦不得解。則未能無疑矣。請聽其說。曰大過猶不及也。於其不解則同一矣。豈拘過與不及之善否之爲乎。夫藥不及。則邪氣專沈淪。而其勢反壞精氣矣。若藥大過。則邪氣專浮揚。而其勢反驅精氣矣。譬之如鎚釘乎。鎚猶藥乎矣。釘則如邪氣乎矣。鎚有輕重。釘有大小。釘與鎚得其宜。則釘陷而其用成矣。若乃以輕鎚處大釘乎。雖勞數鎚。而釘何爲得陷乎哉。爲之不及之弊也。若乃處小釘。以重鎚乎。不啻不陷而已。釘或傾倒矣。此豈非大過之害哉。然則釘與鎚。尙且不得其大小輕重之分。則其用不成矣。況藥之於邪氣也。不論其權衡。不愼其過不及。則病不但不解已。奇正百端。繼踵而蠭涌必矣。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三分桂枝湯及麻黃湯。而合桂枝湯二分。麻黃湯一分。水煮服法總依桂枝湯法。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條亦承太陽病。而且對上之所謂大汗出脈洪大者。論其似而非者也。此其始也。固有桂枝之脈證。以是與桂枝湯。而使大汗出。故如其表證則罷。所以曰後也。今也。雖其表證罷。而邪氣遂致轉于陽明。而胃中液爲之驅馳矣。所以大煩渴不解也。大煩渴。言渴之殊太甚也。不解。示渴之不於一時也。脈洪大與上條所言同矣。雖然。彼則因邪氣唯搭于表位而已。故於其洪大。必無根力者也。此則邪氣既蔓延于表裏。故於其洪大。必有根力者也。此爲之其別也。不可不明辨焉。又按。人參以通暢和逐。加之方中者也。後人以養氣補血充之者。恐可謂冤矣乎。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人參（三兩）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此條。論桂枝部位之極地者也。發熱惡寒。即桂枝湯之準證也。熱多寒少。即發熱多而惡寒少也。此乃邪氣將駸於肉裏之機也。發熱惡寒。以綱言之。熱多寒少。以目言之。夫蓋綱之於發熱惡寒乎。固爲桂枝湯之正證也。雖然。其目之於熱多寒少。則知既在于桂枝部位之極地。而直接于裏證者也。此豈桂枝湯之所能散耶。故今設桂枝二越婢一湯之略。而制其猛勢者也。脈微弱者以下。論服後之式也。此於其服後之式也。舉奇而略正者也。何謂奇。曰。是湯之不歸陽而轉陰。不常而變也。故言之奇也。何謂正。曰。此湯之不轉陰而歸陽。不變而常也。故謂之正也。因是觀之。則當其已處是湯之時也。顧之於彼陽浮陰弱之式例。則其脈亦必當有奇正之分矣。試係于奇以浮弱。係于正以浮緊。則浮弱之歸於微弱。浮緊之歸於浮滑。亦可自以錯焉。然則奇正來往之機。亦備于茲而無所殘焉。此蓋醫聖之微意也乎。微弱者。微精氣衰敗之脈也。此無陽也者。言無太陽證。而包二陽也。不可發汗。全書作不可更汗。亦通。

又按。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太混各半湯所言也。然於各半。則寒熱發作。徒至再三耳。與此湯之欲駸駸乎直爲機變者。大異其緩急矣。豈其可不鑒識乎耶。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三分桂枝湯。及越婢湯。而合桂枝湯二分。與越婢湯一分。水煮服法。總依桂枝湯法也。本方以下二十六字。蓋後人之所錄也乎。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按此條。當敘桂枝二越婢一湯之上。均承太陽病初服桂枝湯條而論之者也。此雖既服桂枝湯。而不唯不解

已。或見裏實之勢者也。於是乎或下之。如其裏實之勢則已拔矣。雖然。如其表證尚不解。已而變葛根湯證也。故曰仍也。仍者言因仍于表位也。頭項強痛。翕翕發熱。此乃葛根湯證。而尚帶前位桂枝湯之餘響者也。無汗。對前之有汗。而證於在葛根之場也。心下滿微痛。此以其或下之之變。其裏澁滯有水氣之所致也。故標小便不利。而證於不預表熱而據裏水也。夫既表熱裏水。現之候法如此。則併以治之乎。曰不然矣。若其表熱。則經日因仍不解者也。若其裏水。則今新見其端者也。於是乎。欲先於未互響應。而制於其易制裏水於微。而後制其表熱也。是乃所以有桂枝去桂加苓茯白朮湯之略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三兩。水煮依桂枝湯法。不須啜粥。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此條。論桂枝之變及陰陽兩端者。而一結於陽浮陰弱之義者也。傷寒。脈浮自汗出。此本於桂枝湯之脈浮緩自汗出者。而且亘於白虎加人參湯之脈浮緊自汗出者。與桂枝加附子湯之脈浮弱自汗出者而論之也。故曰傷寒。以籠罩之三證也。夫蓋於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也。一則係于浮以緊。而乃爲之白虎加人參湯也。一則係于浮以弱。而乃爲之桂枝加附子湯也。今試以歸於浮緊論之。則所謂陽浮之邪。遂以轉內裏乎。津液爲之奔命。故使自汗出小便數也。心煩微惡寒。出於邪勢聳于上與表也。脚攣急。氣凝滯于下部之所爲也。此爲之白虎加人參湯也。又試以歸於浮弱論之。則所謂陰弱之邪。遂以乘精虛乎。津液爲之不密。故使自汗出小便數也。心煩。以邪迫于裏也。微惡寒。爲裏虛已侵表也。脚攣急。由于津液凝滯也。此爲之桂枝加附子湯

也。是故今雖尙像桂枝湯。而非皆既桂枝湯之所宜也。故曰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以斷既非桂枝湯之所任也。若不辨其意趣。漫與桂枝湯而發汗之。則不啻無益於制邪已。反使心氣搖動。四表之機括。卒爾遊滯。是乃所以見厥也。咽中乾。煩躁吐逆。皆出於精氣之鬱集於心郭也。故今先與甘草乾姜湯。以鎭之動勢耳。此豈爲療本證之設乎。可知動勢既鎭。而後亦復有治二岐之本證。以前之方法者也。作。假作之義也。以復其陽四字。後人誤解甘草乾姜湯方意者也。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此乃承即上兩岐之本證。而各既與其本方之後而言之也。然則白虎而與白虎。加附子而與加附子。各如其脈證已遷矣。雖然。是唯於其血液運用未復。則亦爲脚攣急者。必當有之矣。是爲之芍藥甘草湯之任也。此於其脚攣急也。唯其一證而無據陰陽之候法者也。是故曰厥愈。以示無據寒候。曰足溫。以示無據熱候也。論文妙境可翫味矣。不然。則曰厥愈足溫者。恐屬疊語矣。非耶。更字。自有承兩岐之意。益可以稽焉。其脚即伸。亦後人說芍藥甘草湯方意者也。若胃氣不和讝語者。此論承白虎之證。而其後之機變有出於斯者也。胃氣不和。與胃中不和。大同而少異。其由矣。胃中不和。自外之辭也。胃氣不和。自內之辭也。故今曰胃氣不和。以明於邪氣既位于胃內也。讝語。言語不倫之謂也。是乃胃熱之勢。塞奪於心之機用所致也。故今與調胃承氣湯。爲制其胃熱者也。蓋調胃之於證也。雖固位于陽明。而證已備於陽明。則熱否。熱已備於陽明則證否者也。此豈爲與彼大小承氣湯之熱與證已備於陽明者。敢混同之乎耶。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此承桂枝加附子湯證。而復對反與桂枝湯而論之也。重發汗。言發汗過多也。燒鍼。亦攻汗之具也。夫既反與桂枝湯尙如彼。況重發汗。復加燒鍼。則無益於制邪。而徒耗損津液而已。以是邪氣不遂爲陰轉而何哉。是乃所以標出四逆湯也。或曰。今標出四逆湯者。此以方而挈證之意也。故手足厥逆自備其中也。果其說是耶。曰否。重發汗。復加燒鍼之變。雖已轉于陰位。而觀之於不論其證候。則豈限之四逆湯乎哉。蓋四逆之爲劑也。爲之附劑之大綱也。其餘數類附子劑。皆屬其小目也。是故標四逆湯。以要使人知從其證之輕重出入。而如之比類。亦皆可撰而索之也。可謂大綱舉。而小目從焉。豈

敢拘泥於四逆之一方之爲乎哉。又按此篇。起論於桂枝湯。而歸其變於四逆湯。以爲篇結者也。不是但結此篇而已。虛實陰陽。循環無端。錯綜縱橫。至矣盡矣。本論一卷之大旨。既已著明於茲矣。學士其勿忽之矣。

甘草乾姜湯方　甘草四兩　乾姜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四兩　甘草四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甘草二兩　芒硝半斤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乾姜一兩半　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子一枚。乾姜三兩。

問曰。證象陽旦。按方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讝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燥。陽明內結。讝語煩亂。更飲甘草乾姜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尙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讝語。故知病可愈。

此蓋後人據前條。漫識其轉變者也。豈得以本論之式例。而釋之乎哉。

傷寒脈證式卷二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敘大亮著

辨太陽病脈證幷治法中第二

按此篇爲麻黃湯起之者也。蓋麻黃湯之爲證。較之於桂枝湯。則雖均在太陽。而於其證候。不爲無異矣。故若不別其篇。而續論之於桂枝輩。則必恐使人謂桂枝爲太陽之正證。麻黃爲太陽之變證也乎。於是更題中篇。而揭舉麻黃青龍及葛根。欲以明各自在於太陽之正位正證也。此即所以中篇之起也。夫中篇之於撰也。嘗提頭之以麻黃湯。而今以葛根湯者。何哉。曰。葛根之於證方也。非固出于麻黃之變者。復非轉于麻黃者也。若夫提頭之以麻黃湯。而次以葛根湯。則葛根自似歸麻黃之變也。而是殊不然矣。葛根則自総始於葛根。而必直接裏證者也。故先於麻黃而揭之也。且也。論太陽與陽明合病。以期於接陽明。又論葛根黃連黃芩湯。以期於接少陽。以一連結之於玆也。然則以葛根。較之於麻黃。則不能無疑於異輕重之分矣。是故今標之是篇。並之麻黃湯。以欲示邪力相等。而無輕重之分也。夫既邪力相等。而無輕重之分。則葛根何爲特接裏乎邪。譬譬之以軍陣之配勢乎。蓋麻黃之勢猶葛根。葛根之勢又猶麻黃然矣。雖然。至配其勢。則大有異別也。麻黃乃弘配其勢於通身之內外。故爲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也。是乃以通身內外之有餘地也。葛根乃專湊其勢於項背。故爲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也。是乃以項背之無餘地也。於是乎。須益明辨各自無有輕重之差別。而惟是在於邪氣所就之異同已爾矣。葛根麻黃之差。其彰明如此矣。且夫麻黃之於證也。其變之之大小青龍不俟論矣。而縱橫轉還。無所不至矣。故中結之以四逆湯。是乃示其轉變之極致也。雖然。以之序。則於太陽則轉少陽者抑順也。以是乎承桂枝麻黃。而曰傷寒中風五六日。以發小

柴胡湯也。而復柴胡之變之及大柴胡湯。柴胡加芒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調胃承氣湯者。與血證火逆之出於桂枝麻黃柴胡之三變者。錯綜聯絡。以活其機變矣。此之爲中篇之概略也。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標曰太陽病者。名項背強以下之證言之也。夫太陽之於位地也。弘以肌肉間稱之。則爲其位地也。夙然矣。故別之兩途。以示其異也。如桂枝湯。則在於肌肉間。而其勢欲發于肌外者也。各半二一越婢一同焉。如葛根湯。則在於肌肉間。而其勢欲發于肉裏者也。麻黃湯大小青龍湯同焉。此雖均其位地。而闊其邪之性。則各其不均也。如此此矣。是所以分其篇也。項背強几几。此邪勢欲發于肉裏。而主湊項背之所致也。與彼麻黃湯之欲發于肉裏之勢。通身平等者殊異矣。無汗。出于邪勢之密也。惡風。出于精氣之屈覆也。且夫葛根麻黃之於二湯也。無固有輕重之差別矣。葛根時而重於麻黃。麻黃亦時而重於葛根。輕重不同。互相出入者也。豈可概論其輕重哉。又按今於此篇也。先標以葛根湯。而不以麻黃湯者。此欲彰明乎葛根湯之不屬麻黃湯也。若發端於麻黃湯。而以葛根湯次之。則嫌必使人謂如葛根湯。則出于麻黃湯之變也。是乃所以先以葛根湯也。然則葛根自葛根。麻黃自麻黃。唯殊其勢者也。奚可混論乎。以是乎本篇次葛根湯。以葛根黃芩黃連湯。而示不之麻黃湯。又次麻黃湯以大小青龍。而亦示不之葛根湯也。可見手段之活如此甚矣。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按如葛根湯及麻黃湯大小青龍湯。則以不須啜粥爲法者。此專剛克於邪氣之略也。何則以邪氣與精氣劃然爲對應也。與彼桂枝輩之傍啜粥。以柔伸其精氣。而漸發其邪者自別矣。不可不辨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太陽者。卽上條所謂以葛根湯證言之也。陽明者。以分內有熱言之也。合病者。合發之謂也。蓋表位有葛根證。而以合於分內有熱。則分內之熱果不能揚越內外。而現其本證也。其勢必內陷矣。旣如此則於其葛根之邪勢。不得不亦一其機而爲內陷也。此所以爲下利也。故曰必自也。必也者。懸期之詞。自也者。自然之謂也。今其湥之也。以葛根湯者。固無他於治其太陽葛根之證也。夫旣治葛根之證。則陽明分內之邪。自無所壅塞。其勢必沖于內外。而現陽明本證必矣。然則如其下利不待治而自愈。亦復必矣。此不治下利。而下利自止之略也。而後如其陽明本證。則須隨其證而治之也。此爲之太陽陽明合病之正治例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按此例。合病當作併病爲說也。蓋合之與併之於異別也。於其證狀則固無別。而於其治法亦無異也。然則掛而不論乎。曰不然。雖均其證狀。同其治法。而以異其所病之始。與其所轉之終。則豈止無論焉哉。夫合病者。自初合發於各位。而不更爲轉變。每一位爲始終者也。併病者。自後相併。而或遂歸一位。或亦變合病者也。其相併而稽留于此者。此爲之併病也。故於其證狀與治法。雖不違合病。而異之始終如此。則豈可不論之哉。蓋不下利但嘔者。太陽陽明之邪勢。相與內陷之所致也。亦猶如上章之所論。而唯其內陷之勢。有輕重多少之差而已。夫蓋爲太陽陽明之內陷也。至爲下利者。其勢多而重矣。止爲嘔者。其勢少而輕矣。今曰不下利但嘔。則此條之爲併病也。益以彰明乎哉。

葛根加半夏湯方　於葛根湯方中。加半夏半升。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此其始也。當以桂枝湯發汗之。而醫者不察。而誤下之者也。故曰醫。曰反。凡曰醫。曰反之類。皆咎之深辭也。夫旣誤而下之乎。以固不的當。襄殞其機密。表邪屈曲而其勢遂爲下利者也。今也。雖下利遂不止。其脈不至弱

濇之比。而倚於促脈。則可知邪氣倚根柢于表也。故曰脈促者表未解也。促脈者。謂數脈也。取義於亟促。而謂其勢鱗次也。凡如數脈。則亘於陰陽兩位而有之。如促與疾。則雖與謂數脈。而偏在于陽位者也。不可不辨矣。夫蓋在于此也。欲但治其表。則柰既逮裏之勢何。欲但治裏則亦柰表之不解何。此所以有是湯之略也。葛根之於表不解乎。黃芩黃連之於逮裏之勢乎。合療而全其効者也。喘。以示邪勢奔于裏之機也。汗出。以示表邪尙不解之機也。喘而汗出。又猶云汗出而喘也。而字有法。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兩　黃芩二兩　黃連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標曰太陽病者。其義二焉。一則呼於頭痛以下之證言之也。二則是之於證方也。欲示固在太陽部位之本面。而非變位變證也。蓋麻黃之於證也。固位於肌肉間。而其勢壓于肉分之所致也。頭痛發熱。雖同桂枝湯之所言。而彼則出于邪勢專於肌分與上部也。故於汗出身不痛也。此則出于邪勢專于肉分也。故於身疼腰痛。骨節疼痛。無汗而喘也。然則雖一乎頭痛發熱。而自有淺深輕重之分。不可不察也。身疼腰痛。骨節疼痛者。非言使一病人而必具之諸證。其要在令但卽其一證。而知麻黃之軌範也。故如云或身痛。或腰痛。或骨節疼痛也。今不云或者。以皆是麻黃之定證。而不爲兼證也。此猶如桂枝湯之嗇嗇惡寒惡風之意然矣。且也。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於麻黃也。以邪勢壓于肉分。而氣液凝滯之所致也。無汗而喘者。出于邪勢專窺裏。而不主於揚越也。蓋喘之爲證。不唯此而已。裏邪之勢。逮于表者。亦爲之矣。陽明之於喘。卽是也。不可混同矣。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　杏仁七十個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標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又猶如葛根湯之於合病也。惟是曰太陽病者。以麻黃湯言之也。此爲之其別也。夫陽明內分之邪。以有麻黃證。故其勢不能外透。而盤回于胸中。既如此則於麻黃證。其勢亦不必得不爲內陷也。此所以爲喘而胸滿也。然則此於是喘也。不可歸于表。不可亦以歸于裏。乃是由于表裏兩端之勢也。與上篇所謂無汗而喘之喘果異矣。於其胸滿。亦二位之邪勢。交鬱於胸中之所爲也。與彼少陽胸滿之既位胸中。而併於往來寒熱之諸證者亦異矣。不可不察也。是故今療之也。以麻黃湯先治太陽。則陽明之邪自無所壅滯。必達于內外。既達于內外。則現其本證亦必矣。然則不治喘而胸滿。而其證自止矣。此猶如葛根湯之於制自下利之略也。又按。冠宜而復沓主之者。是但即太陽之面目。而謀之治方之謂也。是故若太陽面目之於大小青龍。則當以大小青龍耳。故曰宜也。宜也者。言宜是證宜是時也。今也。以太陽之證候於麻黃湯。故曰麻黃湯主之也。主也者。主一無適之謂也。

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陽病十日。以麻黃湯言之也。以去猶以後。此於其一二日。二三日之初也。既現麻黃證者也。今也十日以後。脈浮細而嗜臥者。言不拘既爲之治者。與不爲治者。而如其麻黃證則罷去者也。故曰外已解也。外與表。頗同而少異矣。但有廣狹與主客之分而已。脈浮細。前以顧浮大浮緊言之。後以對浮緩沈細言之也。嗜臥。本于氣液虛損也。蓋其在此乎。其變之所之之道有三矣。浮細之若比于浮緩。則爲之穀肉之所復也。是其一也。浮細之若比于沈細。則不得不認爲少陰病也。是其二也。若此而爲胸滿脇痛。則爲之少陽病也。卽小柴胡湯之所任也。是其三也。設猶若也。脈但浮者。此承十日以去。而弘論不惟於一二日二三日者而已也。曰脈但浮。則知浮在其本面。而無餘證也。所以與麻黃湯也。又按是之二句。爲一結於麻黃湯發之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標曰太陽中風者。其義二爲。一則以麻黃湯言之。而示其證之轉于此也。二則以大青龍湯言之。而對後條之傷寒。而以差其輕重也。以是乎。如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則大青龍湯證。而卽亦亘于麻黃湯證者也。不可不明辨焉。乃今論其證候也。雖一其字面如此。而卽其病勢而按之。則二證二方之分別。斷然可察焉。豈何眩曜之乎。以是乎。不曰無汗。而曰汗不出也。無汗。與汗不出。雖均其事體。而今於屬文之間。將欲跟其病勢之差別。故曰汗不出也。是故雖既與之以麻黃湯。而不但不得汗出。而加一煩躁者也。然則太陽中風以下之諸證。雖既在于麻黃之面目。而亦病勢進於一等。豈不彰明乎哉。於是乎。斷其證於大青龍湯。以曰大青龍湯主之也。煩躁。邪勢壅鬱之所爲也。故於不汗出也。煩。心煩也。躁。手足躁擾之謂也。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解已見麻黃湯條下。

若脈微弱以下。爲服後之法式也。既與大青龍湯。而勿論其證之解與不解。脈已至微弱。則是精氣衰敗者也。於是汗出惡風從焉出矣。故以不可服大青龍湯爲式法也。若不察而服之。則直見機變於厥陰必矣。不可不愼也。厥逆筋惕肉瞤。皆是陰證。而出于精氣衰敗之太甚也。此爲逆也者。深戒不可用大青龍湯之辭也。又按脈微弱。對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脈微弱。而相共應陽浮陰弱之脈式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大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杏仁四十個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雞子大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雞子大。當唯八兩。夫蓋大青龍湯之於方。雖殊駿劇。而其邪亦猛勢矣。於是乎知。駿劇之力。足稍取微似汗也。

豈爲患汗出多乎。因是考之。則溫粉方亦非醫聖之舊明矣。蓋削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二句。及汗多亡陽以下三句。以復其舊耳矣。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櫟曰。傷寒者。其義有二焉。一則明於承上條太陽中風。而雖實是在于大青龍湯。而有至於其重如此者也。二則明於今爲其證也。雖在于大青龍湯。而以爲其極地。故至於難固察之。而或將惑爲機變於陰位者也。脈浮緩。是前條之浮緊。一轉而至于此也。蓋緊之爲脈也。出于邪勢縱橫於分內也。緩之爲脈也。出于邪勢未及肉裏者。與邪勢深潛于肉裏者也。桂枝證之於浮緩。則邪勢未及肉之所使也。此條之於浮緩。則邪勢深潛于肉裏之所使也。然則此於是浮緩。非固邪氣減而出之者可知矣。是故媿諸於身不疼但重者也。蓋身不疼但重者。以肉裏既受其邪勢。而無有精氣相競之動勢也。以是乎。邪勢旺而精氣罷憊也。此所以身不疼但重也。既如是則大易混于少陰也。雖既易混于少陰。而猶仍在于大青龍湯之極地也。故邪勢爲時而鬆于肉外。此所以爲乍有輕時也。無少陰證者。以似有少陰證言之。以斷無有少陰證也。此爲之式之辭也。發之者。發汗之也。言以太陽之機變極于此。而其候法亦如此不常。故或嫌雖今與大青龍湯。而異其効用也。是故曰發之。以明一於其効用也。

按此聯舉於大青龍湯也。浮緊之變。至于浮緩。浮緩之變。至于微弱者。順也。故此條之變。至于微弱者。固不俟論也。而今上條舉浮緊。而直期其變於微弱者。逆也。此以逆示順文法也。不可不熟慮矣。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微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按此條。麻黃湯之一變。而發於心下有水氣之一岐流者也。傷寒以麻黃湯言之。此雖已與麻黃湯。而其證仍不得解。故曰表不解也。夫蓋表證之不解。其裏郛失之機約。於是乎。心下畜成水氣也。既而心下有水氣之不

一旦而謝。則遂至釀熱氣。而與表熱互相親因。則表裏之熱勢。必交會於心中。此所以爲乾嘔也。既乾嘔之發乎。必壓表熱帥裏熱。然則於其發熱也。可知不但表不解之發熱而已。以裏熱亦併之。故益其劇於一等者也。上文已曰表不解。則發熱自備其中。而今復舉發熱而咳者。欲示是等之義也。咳者。以表裏之熱鬱于心胸。而水液爲之痰化。此爲之欬之由也。而学可默味矣。或猶若也。期兩端之辭也。凡論中曰或或者。皆爲之兼證也。是故其證之有無出入。不宜必移其本劑。不亦必須加減。唯處其本劑。而其用足者也。是爲之其式也。渴。出于胸中鬱熱也。微利。以心下水氣之故。下焦不和調之所致也。噎。膈噎也。表裏之熱勢。鬱陶於胸中所令也。小便不利。少腹滿。以水道做於心下之滯水不瀉也。喘。出于表熱壓于裏。與裏熱排于表也。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　芍藥三兩　五味子半升　生薑三兩　甘草三兩　桂枝三兩　半夏半升　細辛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加減法。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蕘花如雞子。若渴者。去半夏。加括蔞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

後加減法。後人之所錄也。論中設加減法者。凡六方。皆誤讀兼證而及之者也。當做于茲。例於他耳。或曰。凡疾病之活。不可固期其轉變。則如其兼證。亦當每證有之乎。而論中舉之者。纔止於六方。大似有所遺也。儻爲以之唯於他者乎。不能無疑矣。請闡其說。曰。兼證也者。言其證不應有而有之者也。蓋其證不應有而有之者。因于病勢不於一途者也。小青龍湯。眞武湯之及畜於水氣。理中丸。四逆散之交於虛實。小柴胡湯之亘於表裏。通脈四逆湯之至於虛極。皆病勢之不於一途者也。故取准據於此。而名之於他則尙可矣。通客證而混兼證則不可矣。

按論中。凡以大小名方者。小必轉大者也。如大小柴胡。及大小承氣卽是也。今青龍之於大小也。少異其意矣。

小青龍湯雖不必之大青龍湯。唯欲取其輕重之准據於麻黃湯耳。如大青龍湯。則在于麻黃部位。而殊猛烈者也。如小青龍湯。均在于麻黃部位。而據於一內證者也。是爲其別也。故大青龍湯直承麻黃湯標之。小青龍湯後于大青龍湯標之。行文之法。抑有味乎。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此條。論小青龍湯之一活法者也。傷寒非以表邪言之。但以始于心下水氣言之也。蓋心下水氣之不一旦而謝。必釀成熱氣。而其熱遂及于心胸。亦使水液擁滯也。是所以咳而微喘也。既至爲咳而微喘。則其勢足復現發熱也。今雖現發熱。而是水氣鬱勢之所令。而不由於熱邪也。故曰不渴。以證之也。於是乎與小青龍湯。以彀之水氣於其有路。而發解之者也。豈不一活法乎。服湯。服小青龍湯之謂也。寒者。寒飲也。謂心下之水氣也。蓋小青龍湯之於發解心下水氣也。津液亦不得不併耗也。是故發解之之於一旦也。必爲引飲而自救也。故雖渴。不可固及于處治方者也。滋潤厭足而其渴自止者也。此所以曰寒去欲解也。上條與曰或渴者大異矣。不可混同矣。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外證與表證。大同而少異矣。表證者。以發熱惡寒言之。故其所指狹。而期其情狀者也。外證者。統於因緣于外之諸證言之。故其所指廣。而不期其情狀者也。是故如表證則雖狹。而以其候之在于準證。爲之重辭也。如外證則雖廣。而以其候之不期準證。爲之輕辭也。蓋此於是證也。雖外證未解。而已有內證欲發之機也。雖然其脈未至沉弱。而尚在浮弱。則先當發之於表於汗之候也。故曰當以汗解也。而今於是證也。雖不具桂枝之缺證。以桂枝湯發汗之。則亦或足併內證欲發之機而制之者也。故曰宜也。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此其始也。太陽之病勢已犯腹中。而發一二之裏證者也。是故既爲與承氣證。而拔去裏實之勢也。論曰。太陽病二三日。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正此等之比也。今也雖裏實既拔去。而於其表位也。倘有餘邪之不去。而卒乘於下後之虛。聊窺其裏者。此所以出於微喘也。故曰表不解故也。方中所加之厚朴杏仁二品爲驅既及喉嚨之勢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個。餘依桂枝法。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按二條雖如可論。而文辭煩冗。意義膚淺。恐不正文者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此舉麻黃證熱多之極。而以一結於麻黃類者也。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之雖在于麻黃位地。而見之於無惡風寒。且日數之至八九日。則大異麻黃之常體。以是乎。或恐令人誤於裏證也。故曰表證仍在。以斷仍在于麻黃位地也。此當發其汗。對有彼八九日。而不可發其汗者言之也。服藥已以下。言服麻黃湯之後也。微除。謂病證漸微除去也。是爲其通例也。其人以下。所謂瞑眩也。故曰其人更端之也。蓋瞑眩之爲發煩目瞑者。邪氣稽留。而既至八九日。則不固易解者也。雖然。今與麻黃湯。以得其肯綮乎。邪氣何爲得不解乎。於是乎一時爲發煩目瞑而解也。劇者。言其瞑眩之劇者也。蓋邪氣欲解之動勢。氣血必逆頭腦。此所以爲衄血之由也。所以

然者以下二句。蓋後人之註文耳。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後人據衄乃解之義。而亦論有麻黃證之得自衄而解者也。豈足稱式乎。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此條。後人謾論二陽併病之轉機者也。亦不可從也。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按此條。據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而發之脈式者也。當移彼條之次耳。凡脈之於浮數也。其病當解于表于汗之候也。故曰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也。蓋雖汗出而愈之一。而於其義則有二途也。一則發汗而愈者也。此即桂枝麻黃之所與也。二則自汗出而愈者也。此即建中輩之所與也。若下之。雖脈尙於浮數。而身重心悸。則已無表證者也。故曰不可發汗。當自汗出而解也。夫既下之。而身重心悸。則其脈不應浮數。而尙於浮數者。何也。曰。此其病勢雖入于裏。而未盡離表位。此乃所以使脈浮數也。身重心悸者。出于裏邪之勢達於心胸及表位也。所以然者以下五句。蓋後人之所附綴。不可從矣。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

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

後人倣前條之義而追論及于此者也。豈本論之意乎哉。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黄湯。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黄湯。

二條。似論於太陽發首之條。雖其言之如不背而抑亦後矣。恐後人之語氣乎。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此論後條之義也。榮衛。本論之所不言矣。亦後人之攙入耳。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冒首以病人者。要使人知於其病位之難辨者也。藏者。腹内也。言時發熱自汗出之外。腹内無他病也。蓋斥云他病者。腹滿腹痛不大便。及難覈之類是也。今也。病雖在桂枝之位地。而見於時發熱自汗出。且無惡風寒。則殆類陽明之象狀者也。故曰藏無他病。以斷於不陽明也。時發熱者。言發熱以時發作也。此乃桂枝熱多之極。使之然也。蓋桂枝之於熱多也。病勢雖既沈淪而將駸于裏。而以尙在于表位。復不得不爲時揚越也。此乃所以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也。先其時發汗則愈者。言先發熱之時。而與桂枝湯也。何則病勢之既沈淪乎。發之之力易鈍矣。病勢之已浮揚乎。發之之力益利矣。此所以先其時發汗也。此衛氣不和也六字。蓋後人之攙入耳。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黄湯主之。

此與前之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者。全同其口氣。亦豈爲據乎。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此條。論承氣湯之疑似於桂枝湯。又桂枝湯之疑似於承氣湯者也。傷寒。通太陽陽明兩位而發之也。蓋以承氣湯言之。則主不大便。而客頭痛。承氣之波及於頭痛者。以裏實之故。表氣壅滯之所令也。以桂枝湯言之。則主頭痛。而客不大便。桂枝之波及於不大便者。以表邪之故。裏氣壅滯之所令也。有熱者。亦以二途言之。一則以有發熱言之。二則以有身熱言之。與承氣湯。對桂枝湯標之。故曰與也。然則表裏主客分別。求之見證。殊易混淆太甚矣。於是乎。復發其一式法。而明覈於表裏主客之部分也。卽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是也。此文又猶云其小便濁者。知不在表既在裏也。當須下之。是爲之略文備得而盡焉。讀人可熟慮矣。若頭痛者必衄。此牽來上文頭痛。而以示主頭痛者之候法也。今頭痛之於爲衄。則豈但表氣壅滯之克所爲乎。可知邪氣以主在於表位。而氣血上騰之令然矣。又按。但曰承氣湯者。通事於三承氣之義也。玉函經。作未可與承氣湯。大非也。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

此條。一結於發汗之諸類也。而要欲復示於再感之治法者也。夫再感之於治法也。亦不固異於初邪之治法。宜發汗而發汗。宜吐而吐之。宜下而下之。循環無端。應其機變。猶如療初邪之方法也。豈其別治之爲乎。傷寒發汗解者。以麻黃湯言之也。夫既發汗奏功後。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此爲之再感之狀也。是於其往時也。既以麻黃湯發汗之。則嫌於雖有今復再感之狀。而亦不宜發汗也。故曰可更發汗也。煩者。苦煩也。由于邪勢但鬱於表位。而未備證候也。脈浮數。明徵病位于表也。於是乎以桂枝湯更發汗也。抑桂枝湯之於方也。爲之發汗第一策。故雖未備其準證。而知病已位于表。則當活施之者乎邪。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凡。大凡也。總稱之義也。凡病。醫單汗吐下之三候言之也。蓋汗吐下之於治法也。無益於人之常也。固矣。雖然。當有其病也。非施之。則邪氣不得除去矣。是不得止而施之者也。然則此於其汗吐下也。皆得其處。而邪氣已除去者也。雖邪氣既除去。而問之精氣。則不得不虛耗矣。雖精氣既虛耗。而無固救之方法。唯漸以飲食之養。則虛耗自當復耳。故曰。若發汗。若吐。若下。亡津液者。必自愈也。亡上衍若字。陰陽自和四字。亦後人之註文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此條後人做上條之所言。而發億見者也。可削去耳。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此亦後人據後條。述其管見者也。又奚從焉哉。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此於其始也。下之後復發汗。而及于此者也。然則既見或陽明證。或太陽證。可得而知矣。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者。此邪氣雖尚在於陽位。而於其勢。則已欲張大于陰位之所舍也。是故其動勢爲煩躁不得眠也。雖然以邪氣未歸于陰位而在于陽位。其勢時復離於陽位。此所以出于夜而安靜也。蓋不可拘泥晝夜字。滿是假以言其發作以時耳。無大熱者。大。非大小之義。言熱不備大綱也。發熱惡寒。往來寒熱。身熱。潮熱。是爲之大綱之熱也。夫於是證也。不能身全無熱。而煩躁之以時發作乎。不得不或誤認之往來寒熱之變態者。又或誤認之潮熱之變態者也。於是乎。曰不嘔不渴。以明非少陽。又非陽明也。脈沈微。標是湯之脈位。而期其證於陰位也。茯苓四逆湯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非大似之乎。雖然。彼則少陰之證。而無岐路者也。故服之之法。亦以徐徐爲式。此則勢已及少陰。而邪尚在陽位者也。故今雖尚見熱狀。亦如欲速走於陰位何。以是欲一旦而救之於陰於初。而使夫不至駿劇也。故服之之法。不以徐徐。而以頓服爲式。彼湯之緩而重。此湯之急

而輕。方證雖大不遠。而不同其意。不可不辨論也。無表證三字。恐無大熱者之旁注耳。當刪之。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姜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以下五章。共論桂枝之變。而各差之者也。此其始也。以桂枝湯發汗之。故其表殊虛。而裏亦不得不從而虛者也。於是乎。邪氣乘其罅隙。而直侵入于腹中。是故如其表證。則已而無有纔可見者。但不和之狀而已。脈沈遲。此對前位之浮數。而明於邪氣位于太陰者也。夫雖既位于太陰。而其邪氣之不劇乎。未能縱橫其勢於腹中也。於是乎。其勢反走于表位。而糅雜於彼不和之表氣。此所以爲身疼痛也。雖疼痛之在于表。而推究之因來。則已在于裏邪之未能振其劇勢也。如此矣。過此已往。若邪氣益蓄其勢。則現其證候於腹中必矣。即如建中湯。理中丸是也。可知此湯之雖位太陰乎。較之於建中湯。理中丸。則抑緩而輕矣。不可不辨焉。

桂枝新加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餘依桂枝法。

按是方舊名桂枝新加湯者也。後世鑁旁書其增加者。竟混于方名爲蛇足耳。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

此亦承桂枝之變。而差之之二也。發汗後。其義同前條之所言也。夫蓋汗出而喘之於證也。大似桂枝證尚不解者。故曰發汗後。且曰無大熱者。以著明於其不太陽也。既著明於不太陽。則亦得無類於陽明乎。若夫在于陽明之位地。而爲汗出而喘乎。應娩于身熱。或潮熱之比。而今亦於無大熱。則其不陽明。亦可以察矣。以是考

之則是湯之位於太陽陽明間。亦可准知矣。故今試推索其脈。則非浮緩之預于太陽者，又非疾實之預于陽明者，可見在其中間。而未偏歸於其兩端者也。而不擴出其脈者。是弘其機變者也。豈不活手段乎。冠可與者。言可較於桂枝湯。及桂枝加厚朴杏仁湯。白虎湯。及承氣湯之類也。沓主之者。言比較之尋。而後歸于主一無適之場也。此戒不可草忽而抉定于是湯之義也。無大熱者。解已具于前條。

或曰。孫思邈論麻黃之能曰。止汗通內。此言實得是湯之方意，可據以從也。曰。不然。蓋麻黃之於能也。疎漏乎密閉之邪者也。故立其功績也。或得汗而解。或發熱而解。或得便利而解。不可得而掬矣。蓋疎漏乎邪氣者。本也。發汗與止汗者，末也。孫氏之所論。惟措其本，而據其末者也。可謂惑矣。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此亦承桂枝湯之變。而差之之三也。此以既用桂枝湯之過其度。故其汗亦過多也。論曰。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是爲之發汗之式也。今也不得其式如此。則曷爲得全其治乎哉。邪氣雖幸挫其勢。而津液虛損。精氣仆蹶。卒爲失其運行。開闔不調。上下不順也。於是乎。精氣輳心胸。而不得漓表裏上下也。此所以爲其人以下之諸證也。曰其人。以更端之者。忒於前有熱邪者。而明於今特本于精氣也。夫精氣偏輳心胸。則心胸不得必不騷動矣。故叉手自冒心。而自堪其騷動也。叉手。言兩手相錯也。冒。猶覆也。心下悸。亦按之則足纔堪之也。雖然。身自既冒其心上。則復如心下何。此所以欲使人得按也。蓋按之而足以堪之者。可益以徵於此湯之不因于熱。而本于氣矣。是故以桂枝甘草湯。貫道於彼鬱滿之精氣。而導之表裏四末。則精氣必舒暢。津液必賑贍。於是乎開闔必調。上下必順。深哉旨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

頓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此亦承桂枝湯之變。而差之之四也。發汗後。如上章之所言也。此於是證也。汗後之變。下焦畜滯水。而其勢發臍下悸者也。故曰其人更端之。而以忒於前證也。夫下焦有滯水也。或有與猪苓湯者。或有與真武湯。白通湯。及四逆湯者。而此獨不然矣。何則水之勢激而爲悸。悸之勢逆。而欲冲氣道者也。故曰欲作奔豚。以示有奔逆之勢也。彼猪苓湯之水勢。達於心胸。及太表者。與真武湯。白通湯。及四逆湯之水氣內陷。而爲下利者自別矣。不可混同矣。且夫奔豚之爲證也。內外上下之機活懸隔。而精氣冲于氣道。而氣息頓絶矣。無復活路者也。是故論中雖標出奔豚。而唯名而已。未論其全證者。以爲其篤危之極也。可見論中無救之之方法焉。此條曰欲作奔豚。桂枝加桂湯曰必發奔豚。皆未備其全證者也。金匱要略舉奔豚湯者。其證方可疑。恐後世之僞竄耶。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五枚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以甘爛水者。豈本論之旨趣乎。蓋投水以藥。而煮之釜中。其湯既成。則畢是藥之氣味耳。奚有拘水之性。而異其効用之餘暇乎哉。時珍論水品大備焉。其他諸家本草。亦各非無詳說。雖然。果其說之是乎。吾未知焉。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此亦承桂枝湯之變。而差之之五也。發汗後。同上章之所言也。此於是證也。以汗之故。心胃順接之氣。卒失其宜。胸中氣鬱閉。腹中水液澁滯。而爲腹脹滿者也。蓋腹中水液澁滯者。本于胸中氣鬱閉也。故今與此湯。以治其胸中鬱閉。則其化自及腹中。而和其水液澁滯必矣。是此湯之所以治腹脹滿也。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

是也。是故於其腹脹滿也。固無實候。又無虛候。可知矣。與彼陽明太陰之爲腹滿者。大異矣。不可不辨焉。或問曰。腹中水液壅滯。而爲腹脹滿。已得其說。果如其說。則於其胸中。亦胡得水液壅滯。而不爲胸滿乎。如吾子說可謂隨意焉。曰不然矣。夫胸中氣鬱閉。則腹中從而鬱閉。既使腹中鬱閉。則水液併之而壅滯也。蓋水液之殊易壅滯於腹中者。此因於腹中之阻遠心而其機用之不健于此也。但於胸中則與之異矣。胸即心之位地。而最親近于心。故心氣雖勞。而尚克施其政令焉。此所以水液之未易乘于此也。子其思諸。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厚朴半斤　生薑半斤　半夏半斤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按動經二字後人之所加也

尙論篇。補入若發汗三字者爲是矣。傷寒。包裹汗吐下三證言之也。後字不但於下發而已。通汗吐而言之也。蓋其在斯也。以汗吐下之變。蓄水氣於心下者也。夫心下停水之不一旦乎。終釀成熱氣。其勢卒激于胸。故爲逆滿也。既水熱之激于胸乎。通身之精氣。無不必輻輳于此。而抗其勢焉。此所以氣上衝胸也。且夫水勢併精氣。而填于胸中。則上盛下虛可知焉。是故運動身。則水熱精氣亦不得不搖動矣。此所以起則頭眩也。頭眩。言頭目眩暈也。脈沈緊。此標是湯之變脈者也。若夫論其正脈。則於浮數浮緊之比必矣。今標沈緊者。弘是湯之活用。而親近之於真武湯也。此乃以其病邇之出於一轍也。是故係之于發汗之逆。曰爲身振振搖者也。振振搖。即真武湯所謂身瞤動振振是也。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　白朮二兩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論發汗之變直轉于少陰者也。病不解。非言表證不解。就大體言之也。故不曰後。是以其不解之候。必在腹候及脈候者也。而若其表證。則或止去乎。假令其不止去者。亦無敢加其勢於表位矣。反也者。願發汗言之也。蓋於其初也。以無惡寒者論之。則今歷發汗。而反出惡寒者也。若以有惡寒者論之、則今既至于此。而必反加其劇一等也。是之兩岐。包以曰反也。然則此於是惡寒也。不出於邪實之域。而出於精氣虛耗之境內。豈不確明乎。故曰虛故也。醫宗金鑑。不作已爲說者。牽強殊甚矣。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　附子一枚　以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疑非仲景意。

疑非仲景意五字。出于後人之爲。固不俟辨矣。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亦汗下之變。直歸于少陰者也。病仍不解。與病不解。大同其歸趣。而少異其前蹤也。仍者。因也。猶仍舊貫之仍也。此言汗下之前蹤仍未解。而發一煩躁者也。此於是煩躁也。邪氣遠位於陰位。而欲益驟于重地乎。其勢適徹於心而爲煩躁也。非邪氣必位于心胸而使之然也。是故邪氣若縱橫於陰位。而遂使陰證繼踵蜂起。則此是煩躁却自止必矣。夫煩躁之於證也。陰陽虛實皆與焉。現之陽位者。殊在其極地。如大青龍湯。大陷胸湯。大承氣湯是也。現之陰位者。預其始終也。而始則可治。終則不可治。如乾薑附子湯及此湯。在其始者也。如於其終。則以爲篤危之極也。故無回救之之方法。論曰。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即是也。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類。不論及煩躁者。抑有深意哉。又按。此條及上條。於共遠現少陰證則一也。雖然。以此湯。比之於芍藥甘草附子湯。則聊有緩急之別矣。彼則其外殊虛。邪亦專于外。故惡寒。所以爲緩也。此則內外均虛。邪氣既在于重地。故煩躁。所以爲急也。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　右五

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按此條對芍藥甘草附子湯。而論精虛之亘於兩岐。惡寒之預于二途者也。夫既彼則精虛之併於邪氣。而惡寒者也。故曰發汗病不解也。此則精虛之於無病。而惡寒者也。故曰發汗後也。然則此於其惡寒也。但出於精氣之不舒暢者也。故以穀肉果菜。而鼓舞之於精氣。則惡寒自止矣。豈以草木蟲石。攻之之為乎哉。精虛之亘於兩岐。惡寒之於于二途。如此備矣。於是乎復附論之。以反對之實。曰不惡寒但熱者。實也。實者。邪實之謂也。熱者。主身熱。而包裹諸熱之謂也。蓋實之為實。特在于陽明。而太陽少陽屬焉。故先期之於陽明曰。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也。與猶預也。預及于太陽少陽之義也。千金翼。脩論篇。熱上有惡字。玉函。宋板。千金翼。共作小承氣湯。不皆必是矣。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此條論太陽病發汗之變之於二岐者也。發汗。統桂枝麻黃言之也。發汗後。大汗出。又猶云發汗大汗出後也。後字。有轉變法。勿忽視焉。夫於發汗大汗出後也。雖邪氣無既有。而胃中之水液卒沽竭。遂致腠理閉塞。此所以出於煩躁不得眠也。欲得飲水者。其意役役於欲得水。而自救其沽竭也。既如此。則少少與水。使之以先導其水液。則胃氣漸和。腠理自調。故曰令胃氣和則愈也。今也雖不標其脈。而對之於下文若脈浮。則在微緩之比。可推知焉。若脈浮以下。承不得眠以上論之也。是乃於其發汗後。大汗出者也。此雖既無表證。而邪氣尚在肌肉間。而聚水氣為者也。是故為胃中乾燥。不得眠也。小便不利。以有滯水也。微熱者。微少之熱也。消渴者。渴之甚也。夫渴之尤甚。大似在于陽明。雖然。此尚並于微熱。而無彼所謂表裏俱熱之勢者也。可知渴之不根柢於熱。而併出於水液聚肌肉間之變也。此為之五苓散之主治候也。苟異同于此。則可必預及猪苓白虎之類

也。故曰與也。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銖 澤瀉一兩六銖半 茯苓十八銖 桂半兩 白朮十八銖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或曰。服五苓散之法。見之多飲煖水令汗出則湯服之亦可矣。何拘散服之爲乎。曰否。本論制其宜而設之方法。豈混淆之哉。凡湯服者。頓其効用。散服者。漸其効用。是爲之其分也。水熱之凝于肌肉間也。殊非頓發頓利之所宜。須以漸發漸利全之効用也。且也。於水逆之證。水尚吐之。況湯藥乎。非散服之。則無因制之之道也。方法之密。曷爲強之平哉。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已猶畢也。以無論其病證差與不差。而唯服畢一劑言之也。此其始也。雖隨太陽表證而發汗之。而反加於脈浮數煩渴者也。此於是浮數也。非但表邪欲驟之所令。職由于水液走於肌肉間之勤勢也。煩渴者。渴之勢至爲煩也。是水液之不護胃內。而併表熱之所致也。於是乎。無論於無表證者。縱令表證尚未解。而非發汗之所克可治矣。故以五苓散發利其水熱也。是爲之五苓散之一活用也。醫宗金鑑浮數下。補入小便不利四字。不必是矣。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此章。合論五苓散之在于太陽少陽間者。與茯苓甘草湯之在于虛實間者也。故標傷寒。以包二方也。蓋合論二方者。以均本于水熱。而候法亦互疑似也。夫既以二湯之本于水熱乎。於其候法。亦互易疑似。雖然。固殊其位。則於其治法。亦已異矣。於五苓散也。水熱轄轄于肌肉間。而其勤勢致爲渴也。於茯苓甘草湯也。水熱凝滯于心下。而無有爲渴之勤勢也。故曰不渴者也。厥陰篇。復擧茯苓甘草湯。曰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可以參考矣。且夫茯苓甘草湯之以在虛實間乎。或主親實。則其候法疑似乎五苓散也如此矣。或主親虛。則其候法復疑

似乎真武湯也。如彼矣。此乎彼乎。相對以全其方意。錯綜以辨其因來。至矣哉。仲景氏之微意為然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　桂枝二兩　生薑三兩　甘草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中風發熱。以桂枝湯言之。對下文六七日不解而煩。而論太陽之輕者也。六七日不解而煩。以麻黃湯青龍湯言之。對上之中風發熱。而論太陽傷寒者也。表裏證。非謂柴胡證。謂有表證。亦有裏證也。表乃斥上文中風與傷寒也。裏乃斥少陽陽明之二位也。蓋少陽之雖為表裏間證。而對之于太陽。則呼為裏證。亦無害耳矣。夫於少陽陽明之狀態也。以何乎認焉乎。曰。以渴證陽明。以嘔證少陽也。今也。雖不揭示嘔。而已見焉吐。則嘔自具其中矣。所以曰有表裏證也。讀人須熟慮焉。按此條之所謂。既太陽而有中風傷寒之證。而不啻是而止矣。少陽陽明繼踵而蜂起者也。然則其治之也。似可取準據於三陽合病。而特不然矣。何則今於是證也。以水逆之故。水尚吐之。況藥汁乎。於是乎。先與五苓散。以發利其水熱之動勢。則水藥當自得入于腹矣。既水藥之入于腹乎。必以治例先後之式。而療之可矣。今用五苓散者。抑一時之權法耳。此猶與脈浮數煩渴者。與五苓散者。同其活用也。或曰。水逆之不渴者。亦當用茯苓甘草湯。噫是牽強之甚矣。不可從也。

未持脈時。病人手叉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後人據桂枝甘草湯而發之論說者耳。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以上二條。共論五苓散者也。亦後人之所記矣。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

此既表邪而發汗之。若裏邪而吐下之。如其前證已罷去。故曰後也。今也。鬱熱尚纏心。使心恍惚。此所以為虛煩不得眠也。虛煩。即心煩也。對實煩而曰虛煩也。蓋冠煩以虛者。以心下濡言之也。論曰。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可以徵矣。且夫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之於鬱鬱微煩。大陷胸湯之於短氣躁煩心中懊憹。白虎湯之心煩微惡寒。大承氣湯之心中懊憹而煩。瓜蒂散之心中滿而煩。是皆為之實煩也。故於其心下。則皆鞕者也。鞕之於實煩。濡之於虛煩。不可不列論矣。若劇者以下。舉雖均在梔子豉湯。而其候法大類于實煩者也。是雖已類于實煩。而心下則固濡矣。此所以其治法之尚在于此湯也。反覆顛倒。躁之狀態也。心中懊憹。心中憂悶之謂也。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張思聰刪得吐者止後服一句。不必是矣。然則以梔子豉湯為吐藥乎。曰否。夫蓋梔子豉湯之於證與方也。邪在胸中。而藥亦之于茲。則欲其解之動勢。或有為吐者。故曰得吐者止後服也。何必刪之為乎。麻黃湯所謂與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其意頗同焉。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此承虛煩不得眠。而並于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而論其機變者也。奚得為發圈而別之乎。少氣。氣息衰少之謂也。蓋使氣息衰少者。以精氣不舒暢也。故以甘草寬之也。嘔者。胸中鬱熱之極。或至于此乎。故以生薑排遣之也。

梔子甘草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甘草二兩。餘依梔子豉湯法。

梔子生薑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生薑五兩。餘依梔子豉湯法。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蓋既有表證。故發汗之。若既有裏證。故下之。然不歸會於制其表裏之邪。而徒搖動於表裏而已。是故表裏之邪。卒湊于心胸。是煩熱之所由而出也。為熱苦煩。此之為煩熱也。夫既表裏之邪。卒湊于心胸。則氣液必不得不為擁滯于胸中也。是乃胸中窒之所由而出也。窒。塞也。或曰。此其始也。發汗下之之雖不歸會於制邪。而邪氣已湊胸中。則如其前證。亦得幸而罷去乎。曰不然。是其轉機之殊駿遠乎。邪氣尚殘其影於表裏。而於其形。則已湊胸中者也。故不曰後。曰而也可知如其前證未全罷去也。以是乎邪氣形影主客之分。尤足可以推焉。此乃所以於不處以制表裏之方劑。而執權於表裏間而處此方也。是乃梔子豉湯之一權法也。亦猶五苓散之論權法於脈浮數煩渴者也邪。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以陽明證言之也。此既下之。而不得其節。所以曰大也。雖既不得其節。而於其外候。亦已無舊日之狀。故曰後也。以是乎知。今雖曰身熱不去。而其狀不現見。唯是以前位之尚未解言之也。然則心中結痛之雖以更本於他因。而猶出於身熱不去之變。亦可知矣。故曰未欲解。而以繫之於前位也。行文之活可稽知焉。結者。蘊結之意。言痛深著于心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此條。承上傷寒五六日。而亦差下後之變者也。於彼條。則以下之之過度乎。邪氣尚未欲解於前位也。於此條。則以下之之頗得其處乎。邪亦頗解。而餘勢鬱鬱于心胃間。而犯上下者也。心煩之出於犯上乎。腹滿之出於犯下乎可益以徵邪氣之在于心胃間也。是故。今雖為心煩腹滿。而不固備熱位及心腹之諸證者也。與以少陽陽明呼之者大異矣。豈可混乎哉。臥起不安。言起臥共不安穩也。此文又猶云臥起不安。心煩腹滿者也。而

今曰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此順文意。而逆事態。爲之文法也。得吐者止後服六字，此條及下條。當無有爲因梔子以名方。復混出于此乎。可刪去耳。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　厚朴四兩　枳實四枚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此條。亦是傷寒五六日之變者也。曰醫。曰丸藥。曰大者。咎之重辭也。此於是身熱不去也。以誤治之甚，故其狀尚現見者也。故不曰後也。與彼梔子豉湯身熱不去，似而非者也。夫既以下之之過度乎，機括弛息，飲乘其隙而滯於心胃間。所以爲微煩也。然則今於是證也。有身熱不去之實。與爲微煩之虛也。於是乎。梔子以制身熱不去。乾薑以制飲之爲微煩者也。惟是湯之方意爲然矣。以上五條爲一聯也。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凡用梔子豉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後人以梔子湯。匹之瓜蒂散。遂至見梔子湯。猶瓜蒂散也。謾發是例者也。不可從之。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此條。論桂枝麻黃之變。直至于眞武之地位。而已蓄虛水者也。仍發熱。雖固本於前位。而今尚不得去者。以虛水之動勢。相應于茲也。然則縱使之本於前位。而猶如出於今之位然矣。故冠曰其人也。心下悸頭眩。出于水勢搖動之變也。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虛水動於上於表之所爲也。少陰篇復標是湯。如曰四肢沈重疼痛者。虛水陷於下於內之所爲也。故彼則爲自下利。此則爲心下悸頭眩。雖均在一方劑之所治。而自有始末輕重

之分也。如此矣。身瞤動振振。言身目搖動也。擗。搥也。欲擗地。言將仆地搥心也。倘論篇。擗讀爲闢者。鑿甚矣。按桂苓朮甘湯曰。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是非大似於此湯之所論乎。雖然。彼則屬實水。而正在心下。故心下逆滿也。此則在虛水。而已及一身。故身瞤動振振。欲擗地也。此爲之其別也。且也。腹勢之強弱。精神食餌之不同。最與矣。當參考而決其候法耳矣。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痓。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闕。

平素當其病。指以曰家也。而論之治例者。皆非本論之辭氣。豈其可從乎哉。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寒熱虛實之變。皆有爲吐蚘者。豈如此拘之爲乎。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此條。至若先發汗治不爲逆。猶是可矣。如本先下之以下。則不可也。通篇更無是等之義也。以上八條。總是後人之攙入耳矣。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傷寒。以太陽之重者言之也。夫既太陽之重乎。或有象裏證者。於是乎一旦下之。雖然。非固下攻之所宜。故不唯太陽之不解。下利連續而不得止。遂現清穀者也。清圊通。清穀言利完穀也。身疼痛。蓋有三道之別也。一則出於邪氣實于表位也。乃爲之麻黃類之證也。二則出於以邪氣故。精氣虛於表裏也。乃爲之附子劑之所治也。三則出於邪氣已謝。而運用尚未復也。乃爲之桂枝湯之活用也。疼痛之別。雖如此。而今以清穀之急於精虛乎。無暇論所以其然。直要以四逆湯救裏也。既以四逆救裏之後。若疼痛之與下利愈者。固無論焉。若其疼痛之併有表證者。則所謂邪氣實于表位者也。宜以麻黃之類者也。今於是疼痛也。在於清便自調。而無有他證。則所謂邪氣已謝而運用尚未復者也。宜以桂枝湯。通暢其內外上下。使之復其運用耳。與所謂。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正同其義也。

病。發熱頭痛。脈反沈。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此條。論太陽之變。直之于陰位者也。發熱頭痛。雖固本于太陽。而其脈不於浮而於沈。則不可復名之以太陽者也。然則以少陽爲名之乎。亦如何有發熱頭痛之本于太陽者。於是乎單曰病。以欲使讀人知此義也。蓋今爲發熱頭痛者。是太陽之餘勢。尚波及于此之所令也。稽之於脈反沈以下之機變。則可自辨知焉。差者。差錯之義。若不差。言脈沈不差錯也。且也。今加身體疼痛。則其病既轉虛地明矣。故曰當救其裏也。按此條。主論陰陽虛實之機變者也。故與正論一方劑之規則者。自有詳略之異也。抑於四逆湯也。爲之附子劑之宗家也。今標宗家而曰宜。則支屬之附子劑。各自係其中。故不標四逆湯之證。而處以四逆湯者也。可謂醫聖之活手段矣。又按此條。一結於葛根麻黃之變者也。上篇與一結桂枝之變於四逆湯者。正同其意也。且夫於桂枝麻黃之變也。縱橫錯綜。尚且不盡于此。是故下條復標出小柴胡湯。而論究其委之變者也。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和。然後復下之。

按此條。意義淺劣，恐後人之論耳。尙論篇。作裏未和。得字無之。

太陽病未解。陰陽脈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脈微者而下之。亦是一種之口氣。與本論不相協矣。蓋後人之辭氣乎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此後人就桂枝之證。而爲注解者。誤出于此耳。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中風當在。五六日上也。聯綴傷寒中風者。喚上篇中篇而言之也。五六日。概舉少陽之日數也。蓋其始一二日。二三日之在于太陽也。或非桂枝湯。則在麻黃湯。或非麻黃湯。則在桂枝湯。既在桂枝麻黃之場。而倘不得解者。遂至四五日五六日。而不得必不爲此位之轉機也。於是乎先揭往來寒熱。以示熱位之異於舊日也。寒熱互來往。謂之往來寒熱也。蓋少陽之以心胸表裏閒爲其位也。最親近於太表與胃腹也。故其勢或不壓裏。則必激太表也。既激于太表。則太表必屈覆。此所以來寒也。或不激于表。則必壓于其裏也。既壓于其裏。則胃腹必搖動。此所以來熱也。凡少陽之位心胸也。其勢注走于表裏。而發往來寒熱者。此爲之少陽正位也。雖均位心胸，而其勢不注走于表裏。而於無大熱者。此爲之少陽變位也。正變之分。不可不辨焉。胸脇苦滿。言心胸脇、肋都滿也。蓋如胸脇滿。則以肋骨之故。難遽以辨之也。是故令之語病者。曰苦滿也。苦者。苦惱之義也。默默。沈鬱貌。出于邪氣阻心之機用也。不欲飲食。與不能食自異矣。不欲者。自心之辭也。不能者。自胃之辭也。是即別少陽陽明之辭氣也。亦不可不辨焉。心煩。邪勢迫于心郭之所爲也。喜。好也。嘔之爲證也。發其自然固矣。而嘔

乃聊遣其鬱悶乎。故或亦好爲之也。故曰喜嘔也。蓋本劑之定證止于此爾。如以下所舉之諸證。皆爲之兼證也。兼證之治例。已具小青龍湯條下矣。胸中煩而不嘔者。由于邪氣不主徽於心中也。乃本劑之輕證。或止之乎。或渴。出于熱鬱津涸也。或腹中痛。心氣不疏達於腹中之所令也。或脇下痞鞕。出于心胸之邪勢。專接于腹中也。乃本劑之稟者。或及之乎。或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心胸之機括已弊。則心下必貯水。故爲心下悸也。既而有心下貯水乎。通身之水道或失分利。故爲小便不利也。或不渴。身有微熱。是乃本劑之殊輕者。亦或止之乎。或欬者。胸中畜飲之所爲也。曰與。復曰主之者。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之所顆耳。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半夏半升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後加減法。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蔞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脇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服取微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後加減法。說已審小青龍湯條下也。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後人因上條。識柴胡證者也。豈正文之意乎。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按渴有主客之分也。小柴胡湯曰。或渴者。卽客證也。白虎加人參湯曰。大渴者。卽主證也。今服柴胡湯已。渴更加甚者。亦不得以不爲主證也。故曰屬陽明也。雖然。不可亦以槪于茲。須據通篇之式。而弘治之耳矣。故曰以法治之也。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飮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此蓋後人卽次條。發儻見者也。豈足據以論乎。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條。論太陽之一變。直馳于小柴胡之極地者也。旣在于小柴胡湯之極地。而尙且有太陽之餘殘。是故難遽以辨其所部位也。故冒首以傷寒也。身熱惡風。蓋言往來寒熱之變態也。若夫身熱之在於陽明乎。以不惡風爲法。而今視繼論以惡風。則可知尙在少陽往來寒熱之一變態。而疑類於陽明之熱位也。頸項強。太陽之殘證也。是以其轉機之駿速。而尙及之也。脇下滿。以邪氣位于少陽之下抵也。手足溫而渴者。對手足熱而渴之在于陽明者。而明論於少陽客位之渴者也。與身熱惡風。句意相照應矣。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論少陽太陰互疑似者也。故曰傷寒。以包兩岐也。陽者。以少陽言之。陰者。以太陰言之也。法當二字。當序先與小建中湯之上也。蓋其在斯也。以腹中急痛一證。特立之論者也。是故。指曰陽者。但於之矣。指曰陰者。亦但於之矣。然則以何爲辨別乎腹中急痛之陰陽。而處之治方哉。須以脈診。審於陰陽之候法也。雖然。今陽脈之應弦而反澀。陰脈之應澀而反弦。則脈亦背其常式者也。旣如此則亦奚足明斷於其陰陽而處之治方

哉。於是乎。亦擲棄脈之澀弦。而殊發一活式曰。法當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也。此既處其治也。非固審辨於證與脈者。而但就于其地位之在腹中。而漸謀其治者也。豈不活式乎。若雖既與小建中湯。而尙於不得差者。縱令其脈澀。亦復當宜小柴胡湯耳矣。澀。澀滯也。弦。取義於弓弦之急也。腹中急痛。言急迫而痛也。又按。少陽太陰之特在於腹中急痛之一證。而不媿併於餘證者。不可無辨焉。蓋以少陽言之。則邪氣雖尙位少陽。而於其勢。則既脫表裏注走之轍。而爲專屈于腹中也。於是乎。出於一箇之急痛者也。此乃所以不見柴胡本證。而復使脈澀也。以太陰言之。則邪氣雖已位太陰。而以爲其初位乎。未能安著于腹中。而其勢暫致相競也。於是乎。亦出於一箇之急痛者也。此乃所以未具小建中之諸證。而亦復使脈弦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三兩　大棗十二枚　芍藥六兩　生薑三兩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嘔家以下十二字。恐後人之所追論矣。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此爲小柴胡湯發之者也。當序于彼條之次也。傷寒中風。以桂枝麻黃言之也。蓋太陽之爲機乎少陽也。縱令桂枝麻黃之證尙未解。而已見於柴胡之一證。則當與柴胡湯耳矣。豈俟諸證之悉備焉乎。是之爲其式也。三陽三陰。轉變主客之修治。及合併病先後之治方。說精于傷寒奧旨。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

此例于柴胡之諸類也。故曰凡。按而下脫反字者乎。不然則文義不穩當矣。蓋柴胡之爲證也。其不可下固矣。雖然。以其既象裏證乎。反爲下之也。夫既下之之變。勿論於不一端矣。若於柴胡證不罷者。乃復當與柴胡湯

耳，今也以邪氣所劫，於下攻之不常，與復與柴胡湯之後於其期乎。邪氣不易解而解者也。是故其解也，亦不迺倒，必發瞑眩者也，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此爲之瞑眩之狀也。蒸蒸而振。嘗言於蒸蒸發熱。振振惡寒之義也。蒸蒸。熱氣薰蒸貌。卻，退也。必卻解三字。俱有轉變法。亦更如云卻蒸蒸而振解。必發熱汗出而解也。然矣，按此條，當與上條，稜之於小柴胡湯之後耳矣。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傷寒。併包於前在于太陽者。與今位于太陰者言之也。蓋建中之於證也。病位于太陰者也。故於其日數。當在于七八日。八九日爲常矣。夫既日數之於常。則脈證亦現其定候爲法矣。而今於是證也。特不然矣。算其日數。則在二三日。問其證候。則爲心中悸而煩。此豈得以常論之矣哉。蓋二三日之在今也。病雖已位于太陰。而其日數之尚淺乎。其病之未篤乎。其勢未能縱横於腹中。遂逆侵於心中。此所以心中悸而煩也。於是乎與建中湯。以制其腹中。則心中之勢自和矣。當汗出而愈也。論曰。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而愈。此之謂也。又按。此於是證也。以殘爲太陰之初位。未現其定證。既如上之所言也。雖然。卽之腹中須認爲太陰之狀者。蓋有之乎矣。而今不積之者。厭拘泥於一二之候法也。讀人須致思焉。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下之則愈。

按此太陽病十餘日之變。既在于柴胡之場。稽之於下文仍在字則自明矣。雖既在于柴胡之場。而其候法之疑似於可下也。故反二三下之也。夫既下之變。亦不一端而止矣。若在其四五日也。有於柴胡證仍在者。則縱有它證之殘擊。當棄却之。而先與小柴胡湯耳矣。例曰。凡柴胡湯病證。而反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卽是也。然則其在于斯也。勿論於柴胡證愈者或有之矣。今論其不愈者。而曰嘔不止也。蓋嘔之於少陽也。抑爲要領也。今擧其要領。而曰不止。則自知餘證亦從而加勢于此矣。急。急迫也。心下急。此胸脇之邪。欲趣于

胃腹之勢爲之也。鬱鬱。蘊滯貌。鬱鬱微煩。承氣湯亦爲之。雖然。彼則併內實之諸證。此則併嘔不止心下急。則可知非陽明矣。故曰。爲未解也。益以明確於在于少陽也。與大柴胡。下之則愈。是對夫與承氣湯下之者也。夫蓋下之之雖一。其所爲。而於立其功績之位地。則自不均矣。承氣蕩滌於胃腹。柴胡轉輸於胸脇。爲之其分別也。豈可不辨乎哉。過經二字。蓋後人之所傍註也。胡下。疑脫湯字。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斤　生薑五兩　枳實四枚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黃二兩。若不加大黃。恐不爲大柴胡湯也。

方中伍大黃二兩者爲是。若不伍大黃。則本條題曰下之則愈者。豈其以何謂之哉。不可不考焉。七味當作八味。煎下脫取三升三字。一方以下其義雖不背。而恐後人之所補添矣乎。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此承前條。而論大柴胡湯之極地者也。夫既至于此也。以其候法之不常乎。難遽以辨其部位。故曰傷寒也。十三日。猶有傳經之口氣。當作十餘日也。十餘日不解。承所謂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而論有其變之亦出于此者也。胸脇滿而嘔者。是柴胡之定證也。日晡所發潮熱者。蓋往來寒熱之變態也。若夫日晡所發潮熱之於陽明乎。當與腹滿而渴。而此則與胸脇滿而嘔。當與不大便難鞕之比。而此則與微下利。則可知在于往來寒熱之變。而疑似於陽明之熱狀矣。夫蓋往來寒熱之疑似於日晡所發潮熱於如此者何哉。曰。是即往來寒熱。而惡寒已止者也。何則心胸柴胡之於邪氣也。當極重於此。則其勢不冲于表。而必壓裏矣。此所以惡寒止而但熱來去也。已既往也。已而微利者。示於微利之出于日晡所發潮熱之前。而及于今也。此乃足益以推知於日

譫所發潮熱之不於陽明本位也。此本柴胡證以下。至非其治也五句。及先宜以下。至後以十一字。意致柔弱。非正文之氣格矣。蓋後人稼上所謂反二三下之義于此。而亦論之者也。當削去之耳。潮熱者。實也。此爲式之辭也。凡潮熱之於本位也。以內實爲之因也。故縱令無不大便鞕之證。亦奚可得徵利哉。然則雖均曰潮熱。而以此而抗彼則有實與不實之分也。不可不擇以別矣。

柴胡加芒硝湯方　於大柴胡湯方內。加芒硝一二兩。餘依大柴胡湯法。

按柴胡加芒硝湯者。即大柴胡湯方中。加芒硝二兩者也。宋板。外臺。作小柴胡加芒硝湯者。恐非矣。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讝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此條。承大柴胡加芒硝湯論之者也。當做作傷寒十餘日不解。過經二字。亦十餘日之傍注耳。夫蓋與加芒硝湯。而不得其治功。遂轉屬于陽明也。故今發讝語也。既至發讝語。則亦應發身熱潮熱而今否者。以邪氣新位于陽明乎。未暇備於身潮之勢也。是其自然之理矣。以有熱也。此乃推之於外。而求之於內之辭也。以示於讝語之因緣于裏熱也。當以湯下之。以調胃承氣湯言之也。若小便利以下。至非其治也五句。蓋後人亦牽及於反二三下之之義。而爲說者也乎。豈正文之語氣乎。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此亦爲式之辭也。句法與上條所謂潮熱者實也同一矣。微。言脈勢不滿也。厥。闕通。言脈有闕也。此對所謂以湯下之之利。而以抗正於陰陽虛實之分界也。於是乎。以湯下之之利。若歸于自下利之位。則脈當微厥。而今也不然。其脈反和者。此仍爲在於內實之位也。反和。言不微厥也。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太陽病不解。論前起也。熱結膀胱。論歸趣也。抵當湯曰。熱在下焦。膀胱下焦。互其辭者也。其人如狂。血自下。是乃桃核承氣湯之證也。下者愈。式于方後之辭也。蓋表熱之歸於膀胱也。必先併血而凝結也。故曰結也。抵當湯曰。在下焦。曰結曰在。亦互其意也。夫既凝結之在於膀胱乎。其熱自及于通身之血矣。其血無不處而搖動矣。必致侵於心郭。而使之遂失其靈明也。此所以出於其人如狂血自下之證焉。於是與桃核承氣湯。而拔其凝結。則血歸乎其舊轍。心復乎其靈明矣。故曰下者愈也。此言大便併瘀血而下愈者也。與所謂血自下之利於血液者。果有別矣。豈可不辨乎。且也。縱見桃核承氣之證。而若太陽外證尚不解者。未可與桃核承氣湯。宜以解外爲式也。奚漫攻之之爲乎耶。少腹急結。對熱結膀胱標之也。蓋熱結膀胱者本也。少腹急結者末也。本因于內。而不得洞視之矣。末顯于外。而可得而候之矣。本末相得。而瘀血之候全備矣。故曰。乃可攻之也。急結者。攣急結滯之義也。亦復比之於抵當湯之少腹鞕滿。則各自足辨其方意也。凡血熱俱凝滯。總爲之瘀血也。雖然。其血其熱。互不能無主客之差等矣。於是乎。主熱而客血者。乃爲之桃核承氣湯也。主血而客熱者。乃爲之抵當湯也。此是二湯雖均在瘀血。而果有其別也如此矣。豈亦可不辨乎。

桃核承氣湯方　桃仁五十個　桂枝二兩　大黃四兩　芒硝二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按服藥。拘於食之前後者。恐非醫聖之舊矣。蓋後人之所追加也乎。溫服五合。當作溫服八合。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傷寒八九日。以太陽之併于裏證者言之也。夫雖既下之。而裏邪尚不解。遂擊於表邪。而輻湊于胸中。其勢相與鬱心。未暇注走于表裏矣。故今雖爲胸滿。而未備往來寒熱者也。與彼漸位於胸中。而其勢注走於表裏而

發往來寒熱者。少異其來蹤也。雖既少異其來蹤而不得不同其歸矣。此所以尙執治法於柴胡也。煩。出于邪氣壓心也。驚。出于心氣不踈遠也。小便不利。以心胸邪實之故。精氣失宣暢之所致也。譫語。以邪氣壓心。與心氣不踈遠之甚。必致使心於暗晦也。與彼胃實爲譫語者。亦大異矣。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是乃精氣失宣暢之甚。遂畜成水氣之所致也。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半夏二合　大棗六枚　柴胡四兩　生薑一兩　人參一兩半　龍骨一兩半　鉛丹一兩半　桂枝一兩半　茯苓一兩　大黃二兩　牡蠣一兩半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煑取四升。內大黃。切如碁子。更煑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按此方。體度不備矣。蓋後人偷竊之於他書。而充之于此也乎。本條題曰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方之所隊任。既即方名足辯焉。豈俟容於他按乎。柴胡乃小柴胡湯也。龍骨牡蠣。今脫其斤兩。雖然。徵之於救逆湯。則當龍骨四兩。牡蠣五兩。而如其煎煑及服法。則當從小柴胡湯之法耳。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論說。皆背馳本論之意也。蓋後世刺法家之所述矣。奚足以徵乎。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下利成氏別本作汗）者。此爲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不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此條。後人就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而漫論之機變者也乎。豈足以據乎。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陽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此條。亦後人就救逆湯。而漫論其機變者也乎。字句拘泥殊甚也。豈其然乎。亦不可從矣。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傷寒脈浮。以初位之在於太陽桂麻之場言之也。既而不與桂枝麻黃。反以火攻誤之也。故曰醫也。夫以火迫劫。與用藥溫覆。於其汗出則一也。雖然。以藥者。專制邪於內。而發其汗。以火者。徒激氣於外。而發其汗。藥乎。倘且雖不得不激氣。而其要在於制邪也。火乎。或間解邪者。亦徒歸於激氣結液也。火攻之無益疾。醫可得而知矣。今也。以火迫劫之。而汗出乎。雖邪亦非不減。而逆氣奔騰。而纏心郭。此所以爲驚狂也。既逆氣奔騰之如此甚。則上下不接。內外阻隔。精氣失其守。此起臥不安之由也。必字有意致。須屬眼焉。亡陽二字。蓋後人旁注於驚狂也乎。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牡蠣五兩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　蜀漆三兩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讝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脈以配證。蓋後世脈家之所說也。豈徑于本論之旨乎。玉函經。無形作二字。醫宗金鑑。弱皆作數。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曰火邪。

後人據救逆湯而論之者也。條辨。無經字。到作倒。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

微數之脈。愼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

三條。述火邪火逆之因於灸火也。其說雖如可諭而皆後人之識見耳。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論曰。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恐後人據於此等之義而論之者也乎。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二兩。

此條。承救逆湯之傷寒脈浮。而論於燒鍼之機變卒致使表氣躊躇者也。蓋既使燒鍼汗也。雖固不法。而於其邪氣。則幸而頗解矣。雖然。以其汗出之不少也。表氣殊虛耗。氣液不得活流矣。於是乎。鍼處盡腫起。恰如被寒之狀也。寒。卽斥飲言之也。且夫表位之氣液。躊躇既如此。則裏亦何爲得特不躊躇乎哉。可知表裏失其闔闢。而互躊躇也。於是乎。恐內外上下懸隔。而或發奔豚也。故曰必發奔豚也。氣從少腹以下四句。後人拘述奔豚狀者也。不可從也。奔豚解。已見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條下焉。

桂枝加桂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桂枝二兩。餘依桂枝湯法。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亦承傷寒脈浮。而論於火逆下之因燒鍼之變。卒致使裏氣躊躇者也。夫雖既以火攻及下劑。而邪氣尙不

解。其狀或似燒鍼之可治。因復施燒鍼也。此於是三治也。雖亦固不法。而亦幸而邪氣頗解矣。雖然。其汗下之不穩當乎。氣液何爲得不失和調哉。於是乎。使裏氣殊躁擾而遂遽乎心之機用也。此爲之煩躁之由也。然則是之煩躁。不併於陽實陰虛之候法。固可知矣。奚混之於彼大青龍湯。大陷胸湯。及乾姜附子。茯苓四逆之比之爲乎哉。不可不明辨焉。又按。桂枝加桂湯之表氣殊於躁擾者。與此湯之裏氣殊於躁擾者。始標以縱橫於其變態矣。是欲使讀人從事於活於此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　甘草二兩　牡蠣一兩　龍骨二兩　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此後人據驚狂而說其由者也。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二條。後人漫論吐之反逆者也。皆非正文之意矣。亦何從之乎。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此頗配脈經之意者也。陽氣乃陰陽二氣之謂也。奚以本論之意說之爲乎。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

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此條。詳於調胃承氣湯之於陽明者。與大柴胡湯之於少陽者。其候法互混雜。而殆難分辨也。標曰太陽病十餘日者。與大柴胡湯之冒首。正同其義。亦以其初位而言之也。過經二字。亦旁注耳。今也心下溫溫。欲吐之不於腹中痛。而於胸中痛。則如陽明而復似少陽者也。胸中痛之不於心煩而嘔。而於溫溫欲吐。則如少陽而復似陽明者也。然則各位二湯之互疑似。不可概以期者也。溏。溏泄也。夫大便之溏也。歸之調胃承氣湯。固反其本面。復歸之大柴胡湯。亦反其本面也。故曰反。欲以明於各位二湯之疑似如此者。各皆不具其本面之所爲也。是故。復舉腹微滿。以顯陽明。舉鬱鬱微煩。以顯少陽。二微字相對。以示難互歸于一位一湯也。先此時以下。論一時之權法也。自字不可讀。恐當不字誤矣。夫既各位二湯之不可辨別也。如上之所言。將無奈之何爾。於是乎。醫措之證候。而即其所從來而制之。此豈非不得止之權法乎。若乃先今時。而不極吐下之治法者。其腹脈必應有實候也。有爲乃當與調胃承氣湯耳矣。論曰。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即是也。若不爾者。不可與。此以極吐下者言之也。故於其腹脈。必應無有實候也。無爲乃不可與承氣湯。此當與大柴胡湯。曉然明乎矣。但以下二十二字。蓋後人之所追論。恐非正義。豈足據乎。又按此條。當移之調胃承氣湯次。而爲一類耳矣。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此條。以病勢進轉之序而論之也。蓋太陽病之於五六日也。必知其脈浮而表證仍在。是乃發汗之所宜也。今也。縱令表證仍在。而其脈已至微而沈。則可知病勢之專于裏矣。微者。謂脈勢不滿也。微而沈。此血氣壅滯之所使也。與彼沈而微之本于精虛者。自有別矣。夫既病勢之專于裏也。不結胸脇而在下焦。故曰不結胸。而以

明無結胸證也。發狂。較之於桃核承氣湯之如狂。則瘀血多少之分自備矣。下焦膀胱。皆斥少腹言之。唯有廣狹之別而已。少腹鞕滿亦熱在下焦之標也。比之於少腹急結。則爲稍重矣。小便自利。明於鞕滿之不由于水氣。而本于瘀血也。自利。卽不滯之義也。下血則愈。此述方後之式也。而今標之於方前者。將欲先處方而期其方隅也。所以然者以下三句。蓋後人之所旁書矣乎。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個　蝱蟲三十個　桃仁二十個　大黄三兩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陽病。身黄。脈沈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此條。例於太陽之變。或歸于瘀熱。或歸于瘀血者也。蓋熱之併液者。乃爲之瘀熱。熱之併血者。乃爲之瘀血也。夫血也者。卽液之所化。而液中生血。血中容液。雖然。血液自不能無其分也。塡於藏內之間。而波及於肌肉間。是爲之血之性也。塡於肌肉間。而波及於藏內間。是爲之液之性也。是故。熱之或併血。或併液。其侯法亦不能無異別矣。今也脈沈結。少腹鞕之雖亘于兩岐。而繞於身黄與小便不利。則瘀熱可知矣。故曰爲無血也。此乃茵陳蒿湯所之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此帶於脈沈結少腹鞕言之也。諦。審也。抵當湯主之五字。不穩當矣。桃核承氣湯。亦尤與于此焉。何必於抵當湯耳矣哉。後人謾補添之。可察知焉。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個　蝱蟲二十五個　桃仁二十個　大黄三兩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此條。雖意義不背。而旣備於上條。則本論之旨。豈敢如此曇亶哉。且也抵當之於丸。猶且可矣。旣丸而復煎煮

之。冗亦甚矣。未知其可矣。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此亦論於裏急之由于水氣者。而對血證者也。雖然。此等之義。既備於抵當湯條。及身黃脈沉結之例。則亦何贅旒之焉哉。

傷寒脈證式卷三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下第三

按此篇承上篇桂枝之變。與中篇麻黃之變。及與小柴胡湯之變。而發之者也。而今篇中於所轄也。如柴胡桂枝湯。柴胡桂枝乾姜湯。大柴胡湯之在于少陽正位。則固矣。結胸痞鞕之於證。十棗瓜蔕之於方。皆出于少陽之變。黃芩湯。黃連湯之與于少陽。若續之中篇。而不別之篇。則皆自歸于小柴胡湯之變。而於有桂枝麻黃之變之及于此者。終不可以見焉。於是乎。今尚係之太陽。而題篇以太陽下篇。以示桂枝麻黃柴胡之三變。隨意與此篇之轄機者也。是乃所以起下篇之由也。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如何。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按問答爲體者。全是素問家常言也。而意義亦泥矣。豈足可據以論乎哉。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藏結蓋結胸之據精虛者。而名之耶。雖然。今無明文矣。適論之者。亦皆非古義。且也。論中無治之之方法。則亦不知所適從矣。措而俟後考。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發於陽。發於陰。大似正文之辭氣。而推之文意。則倘配之於榮衞氣血者也。且說痞結胸之因來者。亦膠柱甚矣。不可從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若結胸證悉具。而及於項亦強。如柔痓狀。則病勢旣已縱橫。而活氣敗走之候也。豈大陷胸丸之所克治乎哉

若夫項亦強。如柔痓狀於無結胸證。則亦如何處於大陷胸丸之爲乎。可謂暴矣。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斤　葶藶半升　芒硝半升　杏仁半升　右四味。擣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擣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按此方亦無體度。恐出于後之杜撰乎。當擯斥之耳。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此條。例于太陽病之歸於結胸者。而論於證有主客之分。方有先後之路者也。蓋太陽病之變于結胸也。若脈沉緊。則假於如外證尙不解者。必主結胸。而客太陽也。其治當先在于結胸矣。今也。其脈浮大。則假於如結胸證具備者亦必主太陽。而客結胸也。其治當先在于太陽矣。是爲之治法之式也。不可下者。不可與陷胸湯之謂也。下之則死者。下之之變。雖不但必死。而重戒之之式例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按煩躁或有結胸之始與終也。始則可治矣。終則必死矣。不可不辨別焉。若乃在其始也。出於胸中將新受邪之動勢也。是故邪氣旣安著于胸中。則煩躁乃止矣。卽後條所謂短氣躁煩者。是也。若乃在其終也。出於以結實之甚。精氣將謝之動勢也。是故結胸證悉具。而後復發煩躁也。卽此條之所論是也。悉具。言悉皆具備也。又按。以上二條。當移敍于後條之下。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此條論於太陽之變於結胸。若變於發黃者也。夫既脈浮而數。頭痛發熱之於太陽則固矣。而微盜汗出。則此邪氣有欲歸于心胸之機者也。然則如其表證。則似可解。而尚反惡寒。故曰表未解也。是乃桂枝麻黃之所宜也。而今誤下之。故曰醫曰反也。已而數變遲。是明於表邪歸于裏也。蓋數之爲脈。以邪勢顯著于外言之也。遲之爲脈。以邪勢潛淪于內言之也。拒痛。拒格而痛也。膈內新受邪之所致也。短氣。出於邪氣支於胸膈也。躁煩。煩躁。互其所言也。解已見于上條矣。心中懊憹。心憂悶之狀也。因。親因也。蓋心下鞕之爲證。固與諸變者也。而今歸之于結胸者。必以餘證決焉。故親因於上之諸證。而曰因鞕也。夫既心下鞕之親因於膈門拒痛。短氣躁煩。心中懊憹。則爲之結胸也。結胸者。水熱凝結于胸脇之名也。若雖均出於水熱之變。而不結胸脇。而滯於表裏間者。不得必不爲發黃也。故曰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按動數之動。及浮則以下至爲虛四句。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二句。陽氣內陷一句。劑頸而還一句。皆後人所旁注。混入正文也乎。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

傷寒六七日。承小柴胡湯之傷寒中風五六日。而示有彼少陽正位之歸於此少陽變位者也。熱實。對寒實而言之也。夫蓋水熱結實於胸脇而爲結胸也。有熱實寒實之分也。是故熱多水少者。單呼之熱實也。水多熱少者。單呼之寒實也。然則寒實而尚不能無熱。熱實而復不能無水。惟是欲指水熱之多少與主客之別。而使人

標識修治之有別也。脈沈而緊。對于少陽正位之弦弦。或浮緊。而示邪氣內結之義也。心下痛。以胸中結實之勢。專歷于腹之所令也。石鞕。言鞕之殊甚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傷寒十餘日。錯綜示義者。凡三焉。一則以太陽病言之。二則以少陽病言之。三則以自太陽轉于少陽者言之也。熱結在裏。裏。斥胸脇之裏也。然則與曰結胸者。大同而少異矣。蓋結胸者。具其證之名也。熱結在裏者。呼其因之言也。復。還也。顧十餘日曰復也。夫既傷寒十餘日之於熱結在裏也。應有結胸證。而尚不然。復往來寒熱者。是爲仍在于少陽本位也。故與大柴胡湯也。但結胸無大熱者。亦承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而論之也。但也者。無他事之辭也。無大熱者。熱綱不備也。顧往來寒熱而設之也。此爲水結在胸脇也。此說結胸之因。而欲以別於彼大柴胡湯之熱在胸脇者也。故今雖但曰水結。而受上文熱結在裏而論之。則水結而尚有熱。自可知矣。頭微汗出者。以明邪氣之在胸脇。而不注走於表裏也。頭汗解。具柴胡桂枝乾姜湯之注脚。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按此條。論結胸之變。而亦類於大承氣湯者也。是故先殊其初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也。夫既太陽病之不解。遂結實胸脇乎。據於重發汗之虛表氣。與復下之之虛裏氣。則其勢不得必不傷於表裏之虛也。既傷其裏乎。不大便五六日。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之候出焉。既傷其表乎。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之候出焉。蓋曰小有者。可以徵潮熱之不出於陽明。而出於結胸之變矣。若夫潮熱之在于陽明。而冠日晡所。則殊爲其極地也。豈得曰小有潮熱乎哉。讀人熟察焉。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小。猶少。以微少漸微言之也。非大小之義也。正。中也。言病但在心下。而胸腹不然也。病正在心下。指氣液不和言之也。夫既不和之在于心下。而發此脈證乎。凨治之以是湯。則不必致結胸之機變也固矣。若乃不和之或釀熱乎。此爲之熱實結胸也。復或凑飲乎。此爲之寒實結胸也。然則此湯之於方意也。有欲絕爲結胸之機。而未成結胸者也。此所以曰小結胸也。脈浮滑。其義有二焉。一則對大陷胸湯之沈而緊。而示未成結胸也。二則明於雖氣液不和。而是尚在實位。而未至虛位者也。又按。今標此條于斯。而次大陷胸湯。及桔梗白散者。欲示有於各位之初起。必與于是湯者也。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栝蔞實大者一個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蔞。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後人即桂枝人參湯。爲之謬說者耳。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此蓋後世脈家之所諭也乎。豈本論之意乎哉。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熱被刧。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此後人援於中篇所謂五苓散。而復發謬說者也。夫蓋以文蛤散。易彼以水者之別而已。且也。文蛤散之唯於令胃氣和。則不如用水之便而且簡矣。於是乎知文蛤散之非古方矣。然則此條之雖如不可廢。而亦暫廢之

可矣。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此條。當屬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之章也。蓋撰次之誤也。寒實對熱實。而名於胸脇結實之主飲。而波及於熱者也。是故曰寒實結胸者。提其病因之名義也。以是今雖不亦論其諸證。而因其名義而繹之諸證。則所謂短氣躁煩。心中懊憹。及心下鞕痛等。自體畢于茲。可准知焉。然則爲之熱實。爲之寒實者。惟是歸熱證之有無。故曰無熱證者也。無熱證者。有寒證之謂也。蓋結實之得以認主熱者。謂之熱證。得以認主寒者。謂之寒證也。按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當作與白散。三物小陷胸湯亦可服。蓋傳寫爲倒置者也乎。醫宗金鑑。以三物字。冠白散。小陷胸湯四字。亦可服三字。共爲衍文。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爲散。以沸湯。和一錢匕服。湯用五合。

白散方

桔梗三分　巴豆一分　貝母三分　右件三味爲末。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潠之洗之。益令熱刼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加芍藥三兩。如上法。

按三分一分之分。猶等分之分。不以分釐言之也。瓜蒂之於一分亦然矣。強羸。以勝藥與不勝言之。不以其實言之也。身熱皮粟以下。全是文蛤五苓之注文耳。豈預白散之脚下乎矣。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愼不可發汗。發汗則讝語。脈弦五六日。讝語不止。當刺期門。

此條。雖似得合併之治例。而失其正義者也。凡病名以合併者。皆言各位正證之合併者也。若於各位在于變證者。不名以合併。而不必論修治之先後。或歸其治於一端。或兼其治於兩端。此爲之式例也。故今以頭項強痛。狀太陽者。尤得其式法。何則頭項強痛之以爲太陽正證也。至於以時如結胸心下痞鞕狀少陽。則大背其式法。何則心下痞鞕之以爲少陽變位也。若代心下痞鞕。以胸滿或胸痛之比。其義可初以足法矣乎。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讝語者。此爲熱血入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凡病。男婦均其脈證固矣。是故於其修治。亦不異男婦也。以是乎不更鬩男婦。但是脈證之審。醫之專務也。雖然。惟於經水之一事也。不可不姑以婦人論爲。故標曰婦人也。夫經水之惟在于婦人。而不豫男子也。後世論之。紛紛擾擾。夫罵其確論。不可不究論矣。蓋經水者。餘血而即精血也。取義於經歷。而名經水也。曾強之經絡之爲哉。夫血之生于人身也。精之化熱於氣之白矣。是故役氣於外者。無餘血。藏氣於內者。有餘血。蓋婦人之含羞情乎。氣自藏于內。而以多血少氣爲之態也。男子之縱情欲乎。氣自役于外。而以多氣少血。爲之態也。此所以婦人而有經水。男子而無經水也。且夫女子期二七二八。而初來經水者。以羞情之萌于此也。既已至其駛暮乎。羞情漸止。則經水復亦從而自止矣。可益以徵經水之來由於多血少氣也。此爲之經水之辨也。當參考傷寒奧旨矣。中風發熱惡寒。對後條傷寒發熱。而異之初。而亦差今之輕重也。夫既發熱惡寒之在太陽乎。其勢會犯血氣。遂使經水適來也。適者。不期之言也。既使經水適來。則血分不得不益擾亂而生空隙矣。於是乎。表邪直侵入於血道也。得之七八日。呼於自初至于今日數也。熱除而脈遲。言表熱潛血道。而數脈反變遲也。身涼。示於邪氣專潛血道。而不激於表裏也。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讝語者。此邪氣併血氣。迫于心之所爲也。蓋血之於心也。血常從心之號令。猶君臣然矣。今也。血中以有邪氣之故。不啻不從心之號令而已。反欲襲心之機用。此所以出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也。既襲之之益篤乎。終至使心昏昧也。所以爲讝語也。熱入血室。言

邪氣入血道也。室猶刀室之室。弘指血道言之也。後世以子宮論之者。殊不知本論之意趣也。不可從矣。當刪

以下十字、後人之所追加矣。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此條承上條、論其輕重之異也。七八日之上。略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八字者也。蓋均在七八日也。彼則論於熱除而脈遲以下之重者也。此則論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之輕者也。續得寒熱。發作有時。此於其熱位也。在于發熱惡寒。與往來寒熱之中位者也。是之熱狀。擧以對熱除而脈遲身涼。而示熱氣未盡歸于血道也。經水適斷。顧經水適來而發之也。夫蓋經水之來與斷。共均熱之入血道。則亦均名以熱入血室也。既以熱入血室名之。則以爲與柴胡湯之式也。故今揭小柴胡湯。以式其治法。不是啻式於此條而已。取准據於此。而弘照之於上下之條。則自足知乎上條之在大柴胡湯。下條之在柴胡加芒硝湯也。且夫熱入血室之於治方也。必以柴胡湯者。不可無辨焉。蓋於其證也。以血道客邪氣。故血氣都搖動。而其勢必湊于心邊。遂使心氣昏矇。而失其政令也。以是乎先卽其標。而與小柴胡湯。以疎和其心胸。則心氣必得舒暢。政令必得漸復也。既如此則終至使血熱分別亦必矣。是爲之既治其標。則其本自從之治方也。不可不考矣。後世謂柴胡湯爲血劑者、亦泥矣。其血必結三句。亦後人所追加矣。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讝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此於其初位也。以在于傷寒熱多之重。故不見惡寒也。經水適來。其義如前條之所言矣。晝日明了。暮則讝語。如見鬼狀者。此邪氣潛伏于血道。而時劫奪於心之機用之所致也。故均名以熱入血室也。夫既離一於熱入血室。而於其候法。則有差等如此者何哉。曰此不但因於邪氣之輕重而已。於其血室。亦有淺深之別也。須審

辯爲。蓋皮肉間與藏肉間。都以爲血室也。以是如上二證。則邪氣主著於皮肉間。而直襲心者也。如此條則邪氣主著於藏肉間。而終刼奪心之機用者也。然則邪氣之輕乎。主著於皮肉間。邪氣之重乎。主著於藏肉間。固無論焉。時或輕而主著於藏肉間。重而主著於皮肉間者。亦有之乎矣。惟是可錯綜活讀。而以供施用也。晝暮字。不可拘泥矣。假以示時發作之不數也。明了者。聽明甚了之意。而言如無病患之狀也。是可以益徵於藏肉間之遠。而不易遽以露于表。亦廣而未易遽以徹于藏腑也。無犯以下十一字。亦後人之注文耳。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此條。論太陽少陽相交之變證。而變治例者也。傷寒。包裹於太陽少陽兩位言之也。六七日對結胸。而示其機變之不一端也。夫蓋如發熱惡寒之於太陽。與嘔之於少陽。則不固俟論矣。雖然。今惡寒而曰微。嘔而亦曰微。二微字相對。以明於太陽少陽之狀態互不專也。支節煩疼者。身疼痛之變。而其出之也。以專于太陽。而少陽之勢併之也。心下支結者。心下痞之變。而其出之也。以專于少陽。而太陽之勢併之也。支結者。結滯遮支之謂也。外證未去者。對心下支結之裏證。而且顧六七日發之也。凡太陽少陽之於治方也。先治少陽。而後太陽。是其常式也。今也。雖在於太陽少陽之兩位。而支節煩疼。與心下支結。不皆出於一部位。而出於據兩位交勢。如上之所言。則不可敢以常式治之者也。於是乎。制兩位兼治之略。而所以設柴胡桂枝湯之方也。此豈非太陽少陽之變證而變治例乎。按是方。柴胡桂枝合方而當稱柴胡桂枝湯爾。加字衍矣。

柴胡桂枝湯方　折半於小柴胡湯桂枝湯。而各合其一半。以爲一劑。水量煎煮。皆依桂枝法。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姜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對小柴胡湯。而差其輕重異同也。蓋於小柴胡湯。則桂枝麻黄之變。漸歸于少陽之輕者也。於此湯。則已發汗。而復下之之變。遽歸于少陽之重者也。胸脇滿。熱與水。壅滯之所令也。微結。微結胸之略文。而卽謂胸脇滿之裏也。小便不利。以微熱之併滯水也。蓋結胸者。水熱凝結之名也。如微結。則言雖有水熱。而未至凝結。而遂有欲成結胸之機者也。微。讀如微緩微浮之微。然矣。渴而不嘔。是狀乎在于少陽。而不似于少陽也。蓋如渴則由於熱之鬱壅于裏也。如嘔則由於熱之搖動于上也。是故。今標渴而不嘔。以明熱氣主鬱壅。而不主搖動也。豈非在于少陽。而不似于少陽乎。但頭汗出。於其全身則無汗。故曰但也。凡頭汗之爲證也。邪氣主在于胸脇。而其勢弗注于表裏者。必爲之也。何則以鬱壅之邪勢無所寫也。如大陷胸湯。梔子豉湯。茵陳蒿湯。卽是也。是故表裏往來之熱狀現見。則以不必爲頭汗出焉式也。此條嫡舉頭汗出。與往來寒熱者。義似矛盾矣。不可不明辨矣。蓋今標往來寒熱者。惟要標其本位者。而不必具其情狀者。尤居多矣。是乃欲使人不具其情狀者。亦歸之於本位於此也。於是乎發其式例曰。此爲未解也。以斷尙在於少陽本位也。且雖對渴而不嘔。但頭汗出之義。復應往來寒熱之意也。學者勿草草看過矣。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　乾薑三兩　栝蔞根四兩　黄芩三兩
牡蠣三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按初服以下三句。其義泥矣。豈期之乎。恐附後之所試者矣乎。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

了者。得屎而解。

此後人誤讀前條者之徒。復發其義。而及于此者也。奚足徵哉。

傷寒五六日。嘔發熱者。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傷寒五六日。復對小柴胡湯。且異其變於前條者也。嘔而發熱者。言主嘔而客熱也。凡嘔之勢勝於發熱。則雖未至往來寒熱。而於其式法也。爲柴胡湯證具也。而醫者不察。以他藥下之。若柴胡證仍在。則不可不復與柴胡湯也。於是乎曰。此雖已下之不爲逆。以丁寧於雖既以他藥下之。而幸而不爲逆。尚在于柴胡之場也。今也。雖尚在于柴胡之場。而歷下攻之不常平。其邪氣縱令不爲反逆。而亦其勢必屈曲矣。是故今於其解。亦不如常法。必瞑眩而解者也。必蒸蒸振。卻發熱汗出而解。是即瞑眩狀也。瞑眩解。已具中篇。若夫以他藥下之之爲反逆也。或於結胸。或於痞鞕。故繼陷胸瀉心於後。以弘其機變者也。心下滿而鞕痛者。此舉結胸之概也。但滿而不痛者。此承心下滿發之。則滿之在心下可知矣。不痛者。別于結胸也。痞併鞕言之也。不中猶不可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芩　乾薑　人參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蓋後人漫說併病之機變者也。不可從矣。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蓋亦後人據於大黃黃連瀉心湯。而爲之說者耳矣。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太陽中風。其義有二焉。一則以前起言之。二則以治例言之也。下利嘔逆。以狀腹中充實之極者。而乃十棗之重證也。醫宗金鑑。作不利嘔逆爲說。未達其所違之言也。不可從矣。其人以下。至乾嘔短氣。此爲十棗之定證也。表解者。乃可攻之。及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皆爲式之辭也。蓋十棗之於證也。元是少陽之變。則有自其少陽正證來者固矣。而太陽傷寒之變。亦能至于此也。蓋太陽傷寒。對之十棗。則亦爲中風也。故今標曰太陽中風也。夫旣太陽中風之狀。尙未謝。則縱令十棗在其重證。而尙未可攻之。須以發汗爲宜。此爲之其式也。故曰。表解者乃可攻之也。漐漐汗出。與頭痛。於太陽中風。或嘗有之矣。今也。以爲十棗之證。挾於發作有時一句。以示汗出頭痛之有休作。而異於太陽也。是乃所以更端曰其人也。心下痞鞕滿。氣水凝結之所爲也。與結胸之熱飲凝結者。最爲親近也。不可不別矣。若夫結胸。則熱飲主在于胸中。而及心下。如此湯。則氣水主在于心下。而及脇下。然則雖均因水飲。而彼則以併熱。此則以併氣。此爲之其別也。乾嘔短氣。氣輻湊于心胸之所令也。汗出不惡寒者。顧漐漐汗出。又應表解者乃可攻之也。裏未和者。卽裏未解之言也。欲包示表亦不和。故不曰裏未解。而曰裏未和也。

十棗湯方　芫花　甘遂　大戟　大棗十枚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擣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強人羸人說。具白散方後。溫服之以下。蓋後人之所補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此蓋後人據心下痞。而爲之說者耳矣。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痞。否塞之義也。濡輭之反。言濡弱而氣不護也。此於是心下痞也。非結熱之所令。而但由氣屈伏于心下也。若夫痞之由結熱乎。脈不得必不潛伏也。今也。其脈浮。則可以徵不由結熱而由伏氣也。且也。曰其脈。更端之者。欲使讀人眼於證與脈。不倚出於常例。而錯出於變例也。行文之妙處。不可不熟視矣。關上二字。後世脈家之所補也。豈正論之謂乎哉。醫宗金鑑。濡上補不字。是深泥大黃之言也。未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用其淡薄之氣味而已矣。可謂惑乎矣。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此即承大黃黃連瀉心湯論之也。故如心下痞。則尚在前位也。雖既在前位。而其勢遂令裏氣衰弱。以致惡寒汗出也。夫既惡寒汗出之。雖從痞而來。而今復據於裏氣衰弱之虛。則豈暇但用前方療痞乎哉。於是乎。所以備於兩端兼治之法。制附子瀉心湯也。而猶如而惡寒之而也。復對較于腳位言之也。

纂末載方。作三黃湯中加附子汁者。恐非矣。即大黃黃連瀉心湯中加附子汁者也。蓋附子待煎煮。全其効用。奚爲麻沸湯漬之之能奏功耶。以是乎。加之煎汁也。而今闕煎煮之法。將無奈之何乎。於是乎。取其唯據於白通。四逆。通脈之類。則皆以三升水。煮取一升。或一升二合。今取概於茲。以水量煎煮三分之一。充煎煮附子

之法。則庶乎無大過耶。然則以水一升。煮附子一枚。取三合餘。和二味汁服之。雖然。是惟無已之概法耳矣。豈爲強之於大方哉。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此於其心下痞也。不既下之。則不必至于此矣。故冒曰本以下之也。然則此其痞也。上盛下虛。而裏氣不和之所爲。而與彼瀉心湯之輩。凝于心下爲痞者。大不同矣。且也。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則可知於裏氣之不和。遂至併滲於水氣也。於是乎。今不拘痞與不痞。與五苓散。使之腠理順利。則不解痞。而痞自解。此爲之治痞之變治法也。按此條。當敍旋復代赭石湯後耳。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此條。與大柴胡湯之傷寒發熱汗出不解。互發之。以示少陽正變之別者也。是故。雖均於下利與心下痞鞕。而彼尚未離熱綱。所以爲正位也。此已無大熱。所以爲變位也。傷寒。以太陽之重證言之也。夫既於太陽之重證乎。以發汗之其表頗解。故曰後也。雖然。其汗出之變。遂致使胃氣澁滯。於是乎。餘邪終侵入于心下。而亦益使胃氣澁滯也。故曰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也。乾噫食臭。卽胃中不和之狀也。脇下有水氣者。心下痞鞕之勢。亘於脇下。而亦及澁滯其機。用而懸水氣爲者也。夫蓋脇下水氣之漸多乎。不得不歸于胃中也。雖既歸于胃中。而胃亦固失其常。則不能化而爲液。其勢必下陷矣。此所以雷鳴下利也。雷鳴。不調和之候也。按生薑瀉心湯之於方意也。亦猶半夏瀉心湯然矣。唯以胃中不和之出於乾噫食臭。故殊有生薑之略而已。

生姜瀉心湯方。於半夏瀉心湯方中。加生姜四兩。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和。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

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此條。與小柴胡湯之傷寒中風五六日互發之。亦示少陽正變之轉機者也。故均之冒首。曰傷寒中風也。夫傷寒之於麻黃乎。中風之於桂枝乎。皆不可下之也。固矣。而醫者不察。而反下之。使裏氣不和。卒使表邪趣於心下。此所以爲心下痞鞕也。既爲心下痞鞕。則裏氣尙彌不和。於是乎誤下之利。遂亦誘自然之利。而至日數十行。穀不化也。然則心下痞鞕之句。當在下利之上。而却次之腹中雷鳴之下者。此欲使人知於其下利之續出於誤下也。此爲之行文之活也。心下痞鞕而滿之滿字。應照腹中雷鳴。以證有水氣也。蓋水氣之乘心下痞鞕也。不但下陷而爲下利而已。其勢亦不得必不襲心胸也。此乃乾嘔心煩不得安之因也。按甘草瀉心湯之證。蓋止于此。爲醫見心下痞。以下七句。恐後人攙說方意者也。旨趣大背。不可從矣。又按穀不化。與下利淸穀。其狀大同。而其因頗異矣。穀不和者。以心下痞鞕之故。至阻隔其運用。而使穀不化也。是故以此湯。尙撲心下痞鞕。則穀自和也。下利淸穀者。氣液已衰弱。而胃腹失其運用之所令也。豈瀉心輩之任乎哉。不可不辨也。且夫甘草瀉心湯之於方意也。亦猶半夏瀉心湯然矣。唯以心煩不得安之證。故殊有甘草之略而已。

甘草瀉心湯方。於半夏瀉心湯方中。加甘草一兩。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此條。論治心下痞鞕之變式法者也。醫以理中以下四句。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二句。皆後人之所攙入也。宜袪之耳。湯藥。弘斥下劑也。此以其既下之乎。遂至使下焦不和。而亦更令水氣乘焉。其勢必迫而爲下利者也。而今其下利之不一旦而止乎。腠理不得不益失其開闔。於是乎。鬱氣結心下爲痞鞕也。然則與彼瀉心湯

之於熱內結心下爲痞鞕者。固異其因也。以是雖服瀉心湯畢。復以他藥下之。而下利尚不止。不唯下利之不止而已。於心下痞鞕。亦不爲解也。是故今與赤石脂禹餘糧湯。以利其宿水。則下利必自愈。腠理關闔亦從而必復矣。既如此則於其心下痞鞕。亦何爲得特稽留哉。其本亡而末存者未之有矣。此豈不治痞之變式法乎。不可不察也。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　禹餘糧一斤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三服。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此蓋後人論梔子豉及十棗之機變者也。豈足據乎。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此條。亦論治心下痞之變式法者也。夫蓋病在于太表而發汗之。若在于心胸而吐之。若在于腹中而下之。而今無有前證。故曰解後也。夫既於解後也。精氣生虧隙。機括爲弛怠。於是乎。痰飲滯在乎心下。遂成痞鞕也。然則與彼瀉心湯之熱內結心下者。亦固異矣。噫氣。以心下痞之故。胃內不和之所令也。不除者。示不於一旦也。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三兩　人參二兩　生薑五兩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三兩　右件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中篇既以發汗後標之。無若字。有主之二字。雖此條之如可論。其義不可雙通矣。且也。不如以發汗後標之之

的當也。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按此湯之爲證也。跨虛實者也。今繫以太陽病者。推標其前位耳。外證與表證。大同而少異矣。外證者所斥廣。而不必期其狀也。表證者所斥狹。而必期於發熱惡寒也。蓋今外證之未除。則縱令有裏證。而發汗之所宜也。例曰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卽是也。而不察下之。不啻一再也。故曰數下之也。已而數下之之變。遂呼外熱乎。外熱之協裏虛乎。至利下益不止也。是爲之協熱利也。心下痞鞕者。雖如瀉心湯乎。特不然矣。此其表熱之應于裏虛。與裏虛之應于表熱。其勢互先交會於心下之所爲也。與彼瀉心湯之熱結心下。而爲痞鞕者。槩異矣。不可不別論也。表裏不解者。式之辭也。以斷於利下不止。與心下痞鞕。皆非是一位一端之所爲。而出於表裏兩端相交之變也。是故於其治法。亦設表裏兼治之方。而制桂枝人參湯者也。豈可不審辨乎哉。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　甘草四兩　白朮三兩　人參三兩　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太陽傷寒之勢。既亘于裏乎。於是大下之。而裏邪之勢已拔矣。故曰後也。雖然。其表尚不解。所以復發汗也。雖既復發汗。而不啻表證之不解。更作心下痞者也。蓋今於其心下痞也。徵之於上之所謂大黃黃連瀉心湯。則其脈浮而惡寒者也。故式之曰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也。若夫心下痞之於脈沈而惡寒。則爲之附子瀉心湯也。此條辭氣雖亦似附子瀉心湯。而精論之則有其別也。加此矣。不可不辨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傷寒。通于太陽少陽而標之也。發熱汗出不解。此論於帶太陽之餘響。而駿少陽極地之狀者也。蓋發熱惡寒汗出。爲之太陽也。今無惡寒。而發熱汗出。此豈非太陽之餘響乎。且夫少陽之於往來寒熱也。此爲之其本面也。而其勢之專迫于陽明。而不專冲于表，則必當無惡寒。今也。無惡寒。而發熱汗出。此豈非少陽之極地乎。心下痞鞕。少陽極地之勢。迫于腹中之所令也。此即所謂心下急之一變態也。嘔吐而下利者。胸中之邪勢。聳于上下之所致也。醫宗金鑑。下利作不利者。可謂膠柱矣。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蔕散。

難遽以辨其病位。故曰病也。如桂枝證。以氣上衝。脈微浮。肌熱之比言之也。今雖不標肌熱。而瓜蔕散之因心胸有寒飲。則其斷不能必無肌熱也。雖然。見於頭不痛。項不強。則復非太陽桂枝證可知焉。脈微浮。微。不以其本面言之。讀如微緩之微也。言帶浮也。寸字。後之所加也。胸中痞鞕。即胸中實之標也。須即胸膈外之皮膚而察之矣。氣上衝咽喉者。此寒飲併精氣。而充實于上部之狀也。夫精氣之在人身也。浩然驅轂平等。此其常也。苟失其常乎。精氣初偏頗。專湊於所失其常也。今以寒飲在于上部之故。精氣輻湊。而與寒飲結實也。此所以至不得息也。於是乎發式之辭。曰此爲胸有寒也。以斷與瓜蔕散。而非要快吐則不能矣。且別夫十棗湯之寒飲在心胸下。而不可吐者也。

瓜蔕散方　瓜蔕一分　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別擣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蔕散。

諸亡血以下二句。蓋後人之攙見耳。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此後人誤解藏結者耳。奚足可以徵乎哉。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傷寒當太陽誤。此既太陽病而發可吐下之機者也。於是吐下之。而其機一旦而去。故曰後也。雖然。於其邪氣則沈潛不解七八日。遂致熱結在裏也。裏斥內裏言之也。是卽表裏俱熱之因也。大陷胸湯之與熱結在裏。文同而義異矣。表裏俱熱者。言其熱跋扈於表裏也。此乃身熱之一變態也。於是乎。知身熱爲綱。表裏俱熱爲目也。時時惡風。以裏熱激于表。而太表之餘邪。復得之勢之所爲也。大渴。舌上乾燥而煩者。爲裏熱上騰之候也。蓋裏熱之欲發于表也。其勢必先達於心胸喉嚨也。此所以爲大渴舌上乾燥而煩也。大。盛也。以別他部位之渴也。欲飲水數升者。此狀爲渴之殊盛大也。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標曰傷寒者。其義有二焉。一則對前條太陽病而示之重也。二則以其部位之不易。察言之也。此於其輕也。雖尙在於白虎之場。而以既至其極地。而急於欲爲內實也。此所以身無大熱也。無大熱。解已見于乾姜附子湯條下。口燥渴。較之於前條之大渴。舌上乾燥而煩。則頗虧於熱氣上騰之勢者也。何則其熱以專湊于裏也。心煩。欲爲內實之動勢。徹于心之所爲也。與前條之以渴寖察煩者。亦自異矣。背微惡寒。對承氣湯言之也。蓋白虎之爲證也。縱至其重地。而尙有欲發于表之機。於是乎。出若背微惡寒者也。若此而背微惡寒止。則直爲之承氣湯也。論曰。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卽是也。又按白虎湯而加人參者。以有煩也。然則自知若此而無煩。則爲白虎湯也。是乃標加人參。而白虎湯亦自偶其中也。手段之活。豈可不於戲乎哉。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

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蓋上條所謂。時時惡風。背微惡寒之於白虎加人參湯也。嫌弘行之於有表證者。故今發此條。而明辨於表裏之邪。各背其根柢如此。則治法非必如上條所例。必應歸之於合併通治之式法者也。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愼勿下之。

按太陽少陽之於合併病也。先治少陽。而後始太陽。此爲之式例也。夫蓋少陽之在於柴胡。太陽之在於桂枝麻黃也。各位不與下攻固矣。今發曰愼勿下之者。尤爲無謂也。然則此條雖似可論。而亦豈正文之意哉。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

此條。論於太陽與少陽合病之變證。而變治例者也。與論正證正治例者。自異矣。不可混同矣。蓋於太陽少陽合病也。各發其正證。對治之也。必在柴胡湯而不與黃芩湯也。若夫太陽少陽合病。而下利爲之主證如此。則其治之也。必在黃芩湯。而不與柴胡湯也。何則柴胡治外正證。黃芩療下利。若專發其外正證者。勢必不下陷矣。此所以於不下利也。若專爲下利。則勢必不揚越矣。此所以於不備其正證也。以是乎。知縱令二陽發其正證者。亦適下利爲之主證。則不得亦遂不失其正證也。此乃所以於二陽不備其正證者。而今尙以太陽與少陽合病標之之意也。此爲之醫聖之微意也。學者其致思焉。若嘔者。下利之餘勢。尙犯于上之所爲也。葛根湯之與不下利但嘔者。大異矣。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以部位之不在于太陽。而在于少陽變位。曰傷寒也。胸中有熱。有者。一有一無也。言漸按而知有熱也。蓋胸中之熱不專外透。則其熱必迫于胃腹。而其機括必弛息。於是乎。致胃中有邪氣也。今序曰邪氣者。亦不一矣。或

以食不化。或於飲。或於氣也。腹中痛。此即腹中有滯物之所爲也。故乃深欲嘔吐者之一句。以益徵有滯物之義也。

黃連湯方　黃連　甘草　乾薑　桂枝各三兩　人參二兩　半夏半斤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傷寒八九日。以太陽之併於裏虛言之也。風溼相搏四字。後人評論之鐙者也。豈足論乎哉。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此表熱裏虛。相交而爲之也。若夫身體疼之在於太陽及陰位乎。不必至不能自轉側矣。今也。豈待他人之扶助。而漸遂其轉側者。此豈不表裏互交。而其勢相牽之所爲乎。是故標之脈。曰浮虛而濇也。浮之不於滑實。而併于虛濇。虛濇之不於沈。而出于浮。足以知於陰陽兩位相交也。於是乎。制桂枝附子湯之方。以併療於表熱裏虛者也。是乃異於夫陰陽合併病之先陰後陽之通治例可知焉。不嘔不渴。猶如乾薑附子湯之例。顯於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與白虎湯言之也。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曰。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白虎湯曰腹滿身重。難以轉側。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此承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而復論欲蓄水氣之候也。蓋水氣之於初萌也。蓄之於不可知不可候者。尤居多矣。然則縱令小便自利。而大便之於鞕。固非其常。則豈得謂無水氣乎哉。是故今認水氣。不以小便不利。而以大便鞕。此要認其難認之活式也。於是乎。先以去桂枝加白朮湯。療於其水氣於微。而後欲復與桂枝附子湯。以療表熱裏虛者也。夫既後於桂枝附子湯之交于表熱裏虛之重者。而先於去桂枝加白朮湯之於水氣初萌之輕者。何哉。曰如桂枝附子湯則固重矣。重則雖如不可忽。而至療之則必難濟矣。故後之也。如去桂枝加白朮湯則固輕矣。輕其雖如不可速。而至療之則必容易矣。故先之也。且也。如去桂枝加白朮湯。則以爲其初萌。未交表熱裏虛。故其勢孤矣。此豈治之之不益容易耶。若夫水氣之不一旦而訥。則其勢交於表熱

裏虛必矣。豈得以序給之乎哉。是乃後條所謂甘草附子湯之所與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　附子三枚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方。於桂枝附子湯方內。去桂枝。加白朮四兩。餘依桂枝附子湯法。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是乃前條一步之變。而表熱裏虛水氣之三因。相交而爲之證者也。身體疼煩與骨節煩疼。自是表裏輕重之意。尤足察焉。且也。云骨節煩疼。則身體疼煩。自備其中也。掣痛不得屈伸。比之不能自轉側。則復加之劇者也。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者。此三因之邪勢。無處不注。故觸近之。則其勢激動之所爲也。小便不利。證於其裏已蓄水氣也。惡風不欲去衣。但以不欲去衣。而認惡風者也。凡惡風寒之於證也。或出于陽實。或出于陰虛者也。今也。不一所以其出。而表實裏虛水氣之三因皆與焉。故反不備其狀態如此矣。或身微腫者。言滯水之太多。或有至于此者也。風溼相搏四字。當倣上條刪之耳。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二枚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爲妙。

按初服以下所言。不必是矣。恐後人之所衍入耶。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此條承桂枝附子湯所謂八九日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而曰傷寒也。然則是雖脩如桂枝附子湯。而其脈浮

滑，則亦爲之白虎湯之變態也。故今釋於所以現其變態之義。以曰表有熱裏有寒也。寒卽虛寒之謂。而斥實中之寒也。王三陽。解曰熱也。讀論作表有寒裏有熱者。皆失其本旨矣。蓋白虎之爲證也。論其正證。則如身熱潮熱。表裏俱熱之比。此雖皆不能無虛寒。而不俟敢稱虛寒者也。故偏爲之熱實也。今也。雖尙在白虎湯境內而不備其正證者以專俟虛寒也。故偏曰裏有寒也。是故實中有虛乎。則尙爲之陽也。虛中有熱乎。則已爲之陰也。此於是陰陽也。求之於證候。必殊易混淆者也。於是乎。今發之脈式。曰脈浮虛而澀。曰脈浮滑。此欲明斷於其易混淆者也。可見於澀之既備于虛寒而對滑。滑之尙屬于熱實。而顧澀乎矣。凡論中標滑澀者。亦皆做此。又按以此條。結下篇者也。而亦爲繼論陽明篇之張本也乎。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炙　生薑三兩　桂枝三兩　人參二兩　生地黃一斤　阿膠二兩　麥門冬半斤　麻子仁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九味。以淸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按脈證與方劑。共背本論之旨。蓋後人之所僞撰矣乎。

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又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此亦後人因前條。而附後世之脈法者也。豈可論焉乎哉。

傷寒脈證式卷四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陽明病脈證幷治法第四

陽明病也者。陽證之極。而乃以邪氣位於胃腹及肉中言之也。是故爲其證也。如腹滿讝語。煩渴自汗、熱之於身潮。及大便之於難鞕不大便是也。須卽白虎湯。三承氣湯。而求之情狀已矣。其他篇中所論之證方、皆非本位者也。如梔子豉湯。猪苓湯。小柴胡湯。蜜煎導者。唯以其證狀之類于本位而標之者也。如茵蔯蒿湯。梔子蘗皮湯、麻黃連軺赤小豆湯。則皆出于本位之變者也。如吳茱萸湯。啻假本位而標之者也。夫蓋陽明之於位也。前顯於太陽少陽、後對於太陰少陰厥陰也。然則當篇之於少陽之後。而今篇之於此者、何哉。曰。太陽之於轉機也。不留連於少陽表裏間。而直歸于此位者。亦尤有之矣。故今以篇列明其義者也。若夫太陽之歸于少陽者。不啻使篇之名義知之而已。旣見之於太陽中篇。標小柴胡湯。而曰傷寒中風五六日。則桂枝麻黃之變直歸於少陽者。可亦卽以求矣。然則今雖逆其篇列。而其轉變之順者。自偶其中矣。可見乎段之活矣。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按太陽陽明。少陽陽明。歸之於合併病則可矣。而今歸之於陽明一位而論之者。殊背黜乎式例矣。且也答問以爲體。已是後人之手痕明矣乎。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

此條。鑒論陽明之候法者也。故曰陽明之爲病也。夫陽明之於證也。輕重劇易。雖固殊。而推究其本源。則無不盡於胃實也。故今略其脉證。而曰胃家實也。是擧其因。而籠罩其脉證之謂也。實也者。邪實也。解見于藥品體用矣。且也。今措陽明之諸證。而約之於胃家實之一言者。其義可輸者。亦復有之矣。蓋醫之療疾病也。欲必速治之者也。是故動則易失其治於過當也。爲之疾醫之弊也。夫然故。縱令其病位倚在于太陽。而見於其病勢之劇者。則誤投乎陽明之治者。亦或有之乎。是故先建極於胃家實。而不眩之外證候。併察其因來。則表裏淺深之分。劃然而明矣。豈眩惑乎外證候之劇易之爲乎哉。此乃所以措陽明之諸證。而約之於胃家實之一言也。又按。繫胃以家者。爲重胃之辭也。夫人之有身體臟腑。而各異其活用。猶如家有君臣婢奴。各異其任用然矣。雖然。繹其活源。則盡出於胃一腑。則亦猶如以胃爲一家然矣。此豈不重胃之辭也乎矣。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著。此名陽明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卽自汗出而惡熱也。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以上四條語意相承。恐成一人之撰者也乎。而如其識見。則淺劣尤甚矣。豈可據以輸爾哉。

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以上二條。論太陽之轉屬于陽明者也。字句雖頗像正文。而意趣未全。蓋後人之所僭撰矣乎。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此當有脫束。今所存之語意。應適傳經之意者耳。然則其散失。亦何足惜焉哉。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鞕者。爲陽明病也。

此條。後人論發黃之由者。而其意在于以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歸之于太陰。以茵蔯蒿湯。歸之于陽明者耳。未知發黃之不與太陰陽明。而在于虛實間。與麻黃連軺赤小豆湯及茵蔯蒿湯之亦不在于太陰陽明。而在于虛實間者也。豈其從之乎哉。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此亦後人對大承氣湯。所謂手足濈然汗出者。而說之者也。雖其義如通。而亦不全論者矣乎。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此條。論陽明輕證者也。故曰陽明中風也。蓋陽明之雖位於胃腹。而其初位之於輕證也。未必備陽明之模範。或類似于少陽。又或類似于太陽者。尤有之矣。是乃所以舉於口苦咽乾。及發熱惡寒也。論曰。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此以其在于少陽本位而言之也。而今亦標曰口苦咽乾者。雖一於其所言。而冒陽明中風而言之。則知是乃出於口舌乾燥之初地。而非素發於少陽之地位者也。且夫發熱惡寒之爲證。以其常論之。則爲太陽之準證也。雖然。亦冒陽明中風而舉之。則知是乃出於身熱微惡寒之初地。而非素發於太陽之地位者也。是故。舉腹滿微喘。以標其本位。而更挾掖於口苦咽乾。發熱惡寒之二句。以欲率之於陽明之位地也。此爲作文活意之妙處也。不可不稽矣。脈浮而緊。言浮之有劇勢也。蓋脈之於浮緊也。三陽之位地皆與者也。而

今舉之於此者。示脈亦未備陽明之模範。而以答于舉口苦咽乾。及發熱惡寒之意也。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此言不可與承氣湯也。夫既陽明病而戒與承氣湯。則知治之方在于白虎湯。不俟論矣。可謂略文法備得妙矣。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按中寒當作傷寒。蓋陽明之於中風傷寒也。辨之於脈證者固矣。雖然。於不具其正觸者。則不可以脈證而辨之者。亦復有焉。於是乎以能食與不能食而推求之於內。則胃中已實與未實之分可判然察焉。論曰。陽明病。讝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此即雖與大承氣湯均其候法。而以能食取之於小承氣湯者也。又曰。讝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此亦雖與小承氣湯均其候法。而以不能食取之於大承氣湯者也。又按。此條當序陽明病胃家實也之次耳。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鞕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陽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以上二條。後人據於能食與不能食而論之歸趣者也。語意都無活色。何其從焉哉。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與太陽篇所謂從巳至未上。同轍者爾。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

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二條。亦後人據中寒。論其機變者也。豈足論乎哉。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久虛。謂精虛經日也。蓋精虛之於經日乎。當爲轉機於陰位必矣。豈其尚有稽留于陽明之理焉乎哉。可知此條出于後人之撰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二條。皆亦據於中寒中風。而爲之說者也。語氣不肖正文遠矣。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二條。亦後人據於茵蔯蒿湯。及麻黃連軺赤小豆湯。論之者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此條。議論陽明之外候者。而未知盜汗之不在于陽明。而在于少陽者也。後人之手痕可察焉。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按是熱專于上部。而胃中不然之候也。與冒首陽明病。意義相背矣。奚可取以論焉乎哉。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

知不久必大便也。

按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呼嘆是何言也。陽明之邪。奚以發汗而得差乎。本論之旨。豈其如此無特操乎。當闕以下文義殊疊重輭弱。固不足辨矣。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此於是證也。亘于少陽陽明者也。故冒傷寒而以包之也。蓋少陽陽明之相併也。其治必在于少陽也。雖然。若陽明之專重。而少陽之殊輕。則其治適在于陽明也。雖既在于陽明。而必在於白虎湯。而不在於承氣湯也。此爲之式例也。可以三陽合病之於白虎湯徵之矣。今也。曰嘔多。則少陽之勢殊勝于陽明證可知矣。以是乎。曰不可攻之。以示修治之在於少陽柴胡湯者也。

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按心下鞕滿。邪勢韜蔑之所爲也。蓋心下者。胸與腹之分界也。以是胸脇實滿之勢。或易爲心下鞕滿也。胃實之勢雖亦與心下。而不必至爲鞕滿也。何則以所其競必在于腹裏也。是故。縱有陽明之候。而心下鞕滿未去。則邪勢爲尙盛于少陽也。是乃柴胡湯。或陷胸湯輩之所與也。故亦曰不可攻之也。攻之以下。後人饅談其變者也。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赤色。有熱色之謂也。面合赤色者。言熱已在表而復在裏。其勢合著於顏面也。此蓋論發汗之候者也。而其義狹曲。不固足據論矣。恐後人之所僞撰矣乎。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呼不吐不下心煩者。曰陽明病也。蓋心煩之爲證。弘與六位者也。而今敢取之於陽明者。不可無辨矣。夫煩之於虛也。厥陰爲其極。而少陰太陰屬焉。於其實也。陽明爲其極。而少陽太陽屬焉。此是虛實皆以其形勢辨之

者也。故今曰不吐不下。以示於雖有可吐之形勢而不吐。雖有可下之形勢而不下者也。蓋如其形勢。則當即腹脈而求之耳。今也。不期其腹脈之狀者。要使診候之間。求之於活於弘也。學士不可不致思焉。心煩之弘與六位也。不固於調胃承氣湯本任。乃候所以其然之形勢。而稍歸之於調胃承氣湯者也。故今不曰主之而曰可與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此條。以太陽之直歸于陽明者論之也。脈遲。對太陽之脈數。而明邪氣已駸于裏也。雖汗出。不惡寒者。對前位汗出發熱惡寒。而示邪氣已離於表位也。蓋邪氣已離表位。則更實于肉中腹裏。亦可知矣。是即所以為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也。既如此則須有潮熱也。已有潮熱則縱令太陽之殘證尚在。而復為之外已欲解也。故曰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是乃對上文所謂雖汗出。而言汗出之狀象異於太陽。而以斷之於陽明也。此大便已鞕也。承手足濈然汗出。而言津液涸竭。邪氣實胃中。而使大便已鞕也。是之謂證。為之陽明之準證。而大承氣湯之正鵠也。故曰大承氣湯主之也。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此顧手足濈然而汗出。而論治法之術在于太陽者也。故曰外未解也。其熱不潮。亦顧有潮熱者。以戒不可與承氣湯也。雖既戒不可與承氣湯。而今曰未可。則知雖熱未潮。而如其他證。則已備上之所序列矣。然則其在于此也。可以調胃及白虎輩。亦足推知矣。若腹大滿不通者。此對腹滿而喘。而補添於小承氣湯之一活用者也。腹大滿。邪勢主著于皮肉之候。而與邪勢內結。而為燥屎者有別也。不可混矣。不通。言兩便不通利也。是即皮肉之邪勢。迫于竅口之所為也。故不但於大便不通而已。亦併小便不通也。與不大便之於燥屎者。自有別也。亦不可罷矣。雖

然。此於是證也。充之於小承氣湯之活用者也。故不曰主之。而曰可與也。微和已下九字。後人竄讀小承氣湯之方意者也。不可從矣。夫蓋三承氣之於方用也。後世混淆而無定論。今試論其別用。則熱與證。已備于陽明。而有燥屎者。爲之大承氣湯也。熱與證雖既備于陽明。而未及有燥屎者。爲之小承氣湯也。熱已備于陽明則證否。證已備于陽明則熱否者。爲之調胃承氣湯也。是之別用。以醫論中則無一所凝滯矣。蓋醫聖之本旨。其在茲矣乎。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朴半斤　枳實五枚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朴二兩　枳實三枚　已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鞕者。不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鞕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愼不可攻也。

此條承前條曰大便已鞕。而弘之變者也。蓋熱與證已備于陽明者。爲之大承氣湯也。今也雖有潮熱。而大便之於微鞕。尚爲之大承氣湯者。豈不弘其變乎。故不曰主之。而曰可與也。然則於其大便也。嫌於如不拘鞕與不鞕故亦曰不鞕者不與之也。微鞕者可與。與不鞕者不與之。反對以示法。文勢自可抑揚。可翫味矣。若不大

便六七日以下。更承陽明病。而論燥屎之一候法者也。夫蓋大便之微難。尚且爲之大承氣湯。而況於不大便六七日乎。雖然。非其旁見於一二之實候者。則不遽與之爲法也。故少與小承氣湯。以伺候於轉屎氣與否也。失當作矢。矢屎以音假借也。轉矢氣者。徒轉旋燥屎而未得通耳。於是乎知是元有燥屎。而小承氣湯之力。不固能通之也。故曰此有燥屎。乃可攻之也。若不轉矢氣已下。即承上所謂少與小承氣湯。而戒不可與大承氣湯也。故曰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也。攻之已下九句。蓋後人之所附錄矣。

夫實則讝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此條。應發首曰胃家實也。以明其候法。而且併論以虛。而豈實之變化者也。蓋實也者。謂邪實也。虛也者。謂精虛也。夫雖虛實既異其分如此。而邪實克令精氣虛。精虛彌令邪氣實。則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實互相待也。亦如此矣。雖然。虛實不各請之於一隅。則修治無所從矣。於是乎。雖有虛。而專于實。則單呼曰實。雖有實。而專于虛。則單呼曰虛。是爲之虛實之通義也。宜參考藥品體用矣。讝語者。譫忘之謂也。鄭聲者。鄭重之謂也。而於其言語無態度則同一也。惟以其狀象別之名者也。蓋實之主於邪勢乎。語言必致譫忘。虛之主於精脫乎。語言必致鄭重。是其自然之勢也。故曰。實則讝語。虛則鄭聲也。且也。虛實之定證尤衆多矣。而今約之於讝語鄭聲者。何哉。曰。此欲使讀人知心胃互相待。而全其機用。共其榮枯也。是故胃之實乎。心必不得不蔽其機用。所以爲讝語也。胃之已虛乎。心必不得不亦亡其機用。所以爲鄭聲也。然則取准據於讝語。則自知包陽實之他證也。又取准據於鄭聲。則亦自知包陰虛之他證也。蓋陽實之極。爲之陽明。如少陽太陽亦屬其初焉。陰虛之極。爲之厥陰。如少陰太陰亦屬其初焉。虛實陰陽。淺深輕重之別。豈其可不思哉。既已卷舒此條。則是等之義藹然而分明矣。千鈞之筆力。至矣盡矣。嗟嘆。鄭聲重語也五字。恐後人之註文耳。

直視讝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讝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以上二條。因前條亦護論死候者也。蓋皆後人之辭氣。豈足據乎。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讝語者。大承氣湯主之。

此欲狀其初位之不一端。故曰傷寒也。夫既傷寒之不一端乎。或吐之。或下之後。不解。遂致不大便五六日也。蓋今算之日數。則既至十餘日。而亦致日晡所發潮熱也。潮熱之期日晡所者。蓋以其極地言之也。何則但曰潮熱。則其發也不期度數。時而發。時而休者也。如日晡所發潮熱者。其發也。必於日晡所。而盛於夜半。休於天明者也。是故彼則雖其熱之在於分肉乎。未到其極地。所以其勢數鑽于外也。此則既到分肉之極地。故其勢專壓于內。而非裏既盈滿。則不得亦達之於外。其既達也。亦不遽易休矣。必亘一夜而休者也。此所以更冠日晡所也。夫既不大便之五六日。與日晡所發潮熱。皆爲之大承氣湯也。雖然。不亦當遽斷之。須認不惡寒與獨語如見鬼狀。以決之於大承氣湯也。若此而惡寒。則爲邪勢尚未專壓于內也。然則未可與大承氣湯。而應與白虎加人參湯者也。此之爲其式也。白虎加人參湯。所謂時時惡風。背微惡寒等。可以爲符契矣。獨語者。無對而如對語。故以如見鬼狀解之也。是乃讝語中之一狀象也。蓋至于此八句。以爲大承氣湯正中也。若以下即湯明之地位。而論劇微之分。與死生之式者也。乃於其劇者。則必致以下四句之變也。循衣摸牀。即煩躁之太甚也。惕。怵惕也。微喘直視。出于邪勢旺於體中也。是之劇證。並見如此。則爲固篤危也。雖然。其在此也。必有辨可治與不可治之機矣。雖然。今無由於問之證候。是故。斷之於脈法。以曰脈弦者生。濇者死也。夫蓋不曰滑者生。而曰弦者生者。何哉。曰其在此也。未暇問精之盛不盛。唯要認其邪勢。故曰弦者生也。弦者。弦緊之謂。而邪實之候也。濇者死。濇者。澀濇之謂。而精虛之候也。蓋脈已至此。則亦無暇問邪勢之劇易。必斷之死候。故曰濇者死也。微者但發熱讝語者。此以調胃承氣湯言之也。按此條。論陽明之正中及劇證。而皆供之於大承氣湯

者也。故亦補添陽明之微者于章末。而以及調胃承氣湯者也。然則正中剩微。輸得而不殘焉。是乃徹陽明之一位之意也乎矣。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讝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復服。

夫陽明之於病也。以邪實爲本任也。然今雖在于陽明。而以殊在小承氣湯之初地。或無足察邪實之形勢者。於是乎。但主津液外出屬文。故曰其人。先更端之。以示其義也。津液外出。卽多汗之由也。胃中燥。不曾因津液外出而已。裏邪職之由矣。故不曰乾而曰燥也。夫既裏邪之燥津液也。大便當必鞕也。已大便之鞕乎。邪氣注胃中之所令也。邪氣之注胃中。其勢當必薰于心。而使心憒憒然也。所以爲讝語也。故曰鞕則讝語也。且夫不標其熱狀。而但以大便鞕與讝語斷之小承氣湯者。豈非論其初地耶。是故。若一服而讝語止。則爲之裏邪已解之候也。於其津液枯竭。則當以漸自復焉。何爲蠱劑乎。故曰更莫復服。

陽明病。讝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爲難治也。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讝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元亘大小承氣之候也。雖然。今欲專弘小承氣湯之効用。故標小承氣湯。以示對上條。而有首尾輕重之狀態如此異者也。夫薔於是證也。歸之於小承氣湯。則以爲其極地也。復歸之於大承氣湯。則以爲其初地也。極地之於小承氣湯。與初地之於大承氣湯。須併燥屎有無之候法。而辨之已矣。發潮熱之發。以小承氣湯言之。則新發之義也。以大承氣湯言之。則時發之義也。脈滑而疾者。對脈反微濇。而明專邪實。而勿論精虛也。因者。因緣也。因緣於與小承氣湯。而腹中轉矢氣與否。而與大承氣湯一升。既至此也。亦復候轉矢氣與否。更亦服一升。故曰若不轉矢氣。勿更與之也。明日以下。承大小承氣湯二端。而論難治之候者

也。夫既與大小承氣湯。而明日不大便。則似尚可攻之者。雖然。其脈不在滑疾。而在微澁。則知邪實未謝。而專于精虛矣。此之爲脈證相背也。所以曰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鞕爾。宜大承氣湯主之。

此對前條而論之者也。有也者。一有一無之意也。可知潮熱之未顯著矣。然則當能食。而此不能食。故曰反也。夫蓋譫語有潮熱之雖如不重。而於不能食之亦不輕。則豈亦得謂無燥屎乎。故曰。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今期之概而曰五六枚者。欲對譫語潮熱之尤顯著。而必當有燥屎七八枚者。使人知雖均在于大承氣湯。而輕重之異如此也。若能食者。但鞕爾。復承譫語有潮熱。而論未畜燥屎。但在大便鞕者也。是乃小承氣湯之證也。今不舉方者。蓋略之也。此條主大承氣湯起文。餘意及于小承氣湯者也。雖既主大承氣湯。而殊在其初位而未備其全。故曰宜。復曰主之。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

陽明病。非以本位言之。以譫語及熱狀之象於陽明言之也。蓋譫語之併下血也。可知邪氣存于血道。然則既畜成瘀血乎。曰否。若畜成瘀血。則必當有少腹急結或鞕滿證。今也無之矣。以是乎不歸之於瘀血。而歸之於熱入血室也。既名之以熱入血室。則歸之於柴胡之治亦復可知焉。但頭汗出者。駁于陽明之一身濈然汗出者。而益明徵於邪氣在于表裏間也。於是乎。今與柴胡湯。則必得血熱分別。而血和熱散矣乎。濈然汗出。此不易解而解之所爲。而所謂瞑眩也。故曰濈然汗出則愈也。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之九字。蓋後人之所加也乎。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當合于前條也。豈爲圖以別之哉。汗出譫語者。即對譫語頭汗出者。以論陽明本位之狀態者也。故曰以有燥屎在胃中也。須下之也。此乃對彼熱入血室之不可下者異之也。此之於承氣。彼之於柴胡。大異其方法。而求之於外候。則纔在頭汗。與自汗之間耳。雖然。豈不但是而已乎。須索問之於腹候脈診。及精神口舌之比。則足復益知於此之在承氣。與彼之在柴胡也。此爲風三字。及過經以下二十五字。皆後人之所補入矣乎。

傷寒四五日。脈沈而喘滿。沈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此條。說裏實之由者也。而是但知大便難之成於津液越出。而未知由於邪勢之注者也。恐是後人之語氣矣乎。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三陽之證各割據者。名之三陽合病也。而三陽合病之於治例也。有正變之二岐。不可不論也。蓋三陽之證。互相匹敵。則其制之也。必先少陽。而太陽次之。如陽明則亦其次也。此之爲三陽合病之正治例也。若夫劇於陽明而微於少陽太陽。則其制之也。必先陽明。而少陽次之。太陽又次之。此之爲三陽合病之變治例也。此雖既先陽明。而尚顧於少陽太陽之固不可下也。是故制之也。必在于白虎湯。而未在于大小承氣湯也。亦之爲其式也。蓋三陽合病之於治例也。若措變治例之白虎湯。而但舉正治例之柴胡湯。則以其事之順。而義亦一定矣。義已一定。則其事必自拘泥焉。故今措正治例之柴胡湯。而但舉變治例之白虎湯者也。既如此則以其事之逆。而義亦自不一定矣。義已不一定。則其事必自活動焉。是乃所以舉變治例。而略正治例也。讀人熟思焉。腹滿身重。難以轉側者。以熱實之故。內外氣壅不瀉之所令也。連之下文譫語遺尿。皆爲陽明之現證也。遺尿即出於氣壅不瀉之極也。口不仁而面垢之一句。茫乎。論於少陽之狀者也。口不仁者。以口苦之初地。而口中

無機活言之也面垢者頭面有汗而觸臥轉之所爲也乃是舉頭面汗出之語意也此欲殊使少陽斷於微之辭也若顯曰口苦頭汗出則其勢猶如匹敵于陽明然矣然則於其治例也要得執之於變治例之陽明哉是故曰口不仁而面垢以限於少陽之殊微而不匹敵于陽明也三陽合病之於治例也或先陽明或先少陽唯如太陽則不更與其治例也故今標出陽明與少陽而略太陽之證者也以既略之故例之下文曰發汗則讝語也此戒不可執其治於太陽也玉函經作讝語甚可從矣三陽合病之於變治例也制之在于白虎湯而大小承氣湯不與矣故復例之於下文曰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也額上生汗手足逆冷卽精氣耗損而邪氣歸于厥陰之象也此亦戒不可與承氣湯也若自汗出者一句承上經而示不可以遽斷之而須認自汗出而知益偏于陽明也此乃深嫌疑於少陽之意也是故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之辭句自似瞎出於若嘔者柴胡湯主之之意也讀人復熟思焉

一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併猶行肩而不併之併也一位既病而復加他位者是之曰併病也是故併病之爲狀與合病無異也故於其治例亦效合病者也雖然異其來蹤復異其歸趣則不可不別論矣夫蓋於合病則病割據于各位故非處置之治法則終始不替其操者也如併病則唯是在于一時也以在于一時故藉使治法無處置之而或歸於一位於堊者有之矣又或遂歸于合病者亦復有之矣以是乎有二陽併病而無三陽併病可見併病之在于一時也若夫太陽之病證至于此而尙不罷則治法之在于太陽不固俟論焉今也太陽證罷而其勢盡湊於陽明此乃所以以大承氣湯也夫合併之於熱狀也以無大熱爲法也是故熱苟備其綱則藉使證候發於各位而不名以合併但就其熱綱之所在而直名之某病也而於其治法固從之而已是故二陽併病之於往時乎熱不必備其綱者也今也欲明併病之歸趣故曰發潮熱也發者以新發言之也曰漐漐汗出而不曰濈然汗

出者，尙帶太陽之餘響言之也。雖然，熱旣備潮熱，則汗亦至于此。而加多可知矣。大便難而讝語者，是裏已實之候也。以是二陽併病之於往時，蓋亦嘗有之矣乎。而今標之於章末者，欲明貫於往今而有之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憒憒反讝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此承陽明中風條，而論有其機變之至于此者也。咽燥口苦，腹滿而喘，對彼口苦咽乾，腹滿微喘，而示其一步之重者也。蓋其證之驗，旣如此，則彼所謂於發熱惡寒，亦將歸于重地也。於是乎發熱自汗出，惡寒止而惡熱也。蓋惡熱也者，與身熱之在于大綱者尤異矣。唯以熱勢盛大，而欲去衣被開戶牖言之也。故惡猶惡寒之惡也。反也者，反於惡寒止言之也。身重者，以熱滿于內外，氣壅不瀉之所爲也。此於是脈證也，尙爲之白虎湯也。今不標其方者，蓋准之於陽明中風條也。若發汗則云云，及若下之則云云，互之於陽明中風條，所謂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言之也。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此乃熱未盡歸于胃者，而下之之所爲也。可知白虎承氣之分界，其異也如此矣。舌上以下十字，恐後人之所旁書，誤混正文耳。按白虎加人參湯之於證也，却承至于身重之證，而曰若也，豈發圈而別之乎。蓋白虎加人參湯之於白虎湯也，纔以煩別之者也。而如其他證則盡通之耳。而今此條之所論，不舉煩者，蓋略之也。是故，見之於寫貪飲之情狀，而曰欲飲水，且曰口乾舌燥則足自知以爲渴故有苦煩也。可謂作文有機活矣，又按，猪苓湯之於證也，承白虎加人參湯發之也。豈可亦圈別乎。蓋猪苓湯之於位地也，爲之虛實間，則其證候亦不一而止矣，或有象實候者，或有象虛候者，以是乎。今舉象實候之一隅於此，以對之白虎加人參湯，而示其差者也。夫旣脈浮發熱，渴欲飲水之象實候乎。或誤

認以爲白虎加人參湯者。不得謂無之矣。雖然。此於是脈浮發熱也。唯出於水氣之動勢者也。是故脈浮無跟脚。發熱亦無根柢可知焉。且也。渴欲飲水之。雖頗類於加人參湯。而此則渴之本乎水氣者。而與彼本乎熱者果異矣。故舉小便不利證之也。熱水之分。係於小便之自利與不利也。不可不論究矣。或曰。五苓散之於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也。大似此條之所論矣。予其有說乎。曰有。如五苓散。則水與熱。留連於肌肉間者也。故脈浮。取其准據於熱位者也。豈於無跟脚乎。如微熱。則對白虎湯之熱位而言之也。豈亦無根柢之謂乎。如猪苓湯。則腸外有滯水。而其動假見於脈浮發熱者也。故無跟脚。亦無根柢也。雖辭氣頗相均。而以其因來推之。則曷其弦暉焉哉。客唯唯退。

猪苓湯方　猪苓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此條承上條。而復斷於猪苓湯之易疑類於白虎加人參湯也。夫蓋小便不利而渴者。水氣併液。而走于腸外之候也。此之爲猪苓湯也。今也。汗出多而渴者。裏熱壓于表之候。而即白虎湯之所宜也。故曰。不可與猪苓湯也。然則白虎猪苓之於分也。取其標式。必於汗出多與小便不利。彰然明哉。以汗多以下十六字。後人攙說猪苓湯之方意者也。豈其可從乎矣。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此條。對大承氣湯曰陽明病脈遲云云。論虛實之異別者也。夫既於彼則太陽表熱之變。已在於裏實之地位。故以大承氣湯下之。於此則太陽表熱之變。直歸於裏虛之地位。故以四逆湯溫之。此豈非對決於虛實之異別乎。表熱者。謂表位餘殘之熱也。與外熱之出於精氣耗散之勢者自異也。不可緄同矣。裏寒者。謂腹中虛

寒也。蓋腹中之虛寒。不可得洞視矣。而今言之者。以清穀證之也。夫精氣疲勞。則運用之機括必衰弱矣。此所以清穀之由而來也。

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按二條。後人據五苓散等。發之例者。謬混爲耳矣。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其始也。見陽明本證者也。於是乎以承氣湯下之也。是雖既下之。而其肌外尚有熱。則大似其腹內之熱未除者。雖然。今徵之其手足乎。不於熱而於溫。則知於腹內熱已除。而惟是餘熱在胸中之所令也。是故。曰不結胸。以明胸中不無事也。且也。心中懊憹以下所論。皆是餘熱在胸中之徵也。是所以以梔子豉湯制之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標曰陽明病者。非以本位言之也。啻顧認於發潮熱言之也。若夫潮熱之出于本位乎。必於不大便。或難鞕者也。今也無之矣。反於大便溏也。於是乎。知此尚在于往來寒熱之變態。而惡寒已止。而但熱來去也。夫既但熱來去而無有惡寒。則其狀全象於潮熱矣。故曰發潮熱也。與柴胡加芒硝湯之曰日晡所發潮熱。大等其意趣。雖而少有深淺輕重之別耳。須參考之於彼。而究其精義矣。且夫柴胡之於往來寒熱也。最爲之正中也。是故。雖均在于柴胡。而若未及其正中者。與已過其正中者。則或不備往來寒熱者。亦有之矣。論曰。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此以未及其正中言之也。又曰。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此以已過其正中言之也。然則於此條。亦以已過其正中論之。自可知矣。小便自可。明於大便溏之不與腸道狹水氣也。胸脇滿。而添不去二字者。此示柴胡之病勢。過其中正之妙處。亦自可察知焉。

陽明病。脇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此條。亦以不大便之象於陽明。而標曰陽明病也。此於是不大便也。非固胃實之所令矣。惟以胸下鞕滿之故。胸腹之氣。不順接之所令然也。故雖不大便。而不併渴而併嘔也。舌上白胎。對于陽明之舌上黃胎。或黑胎者。而明少陽之舌胎者也。且夫此條之所論。非大似大柴胡湯乎。雖然。於大柴胡湯。則以心下急。心下痞鞕。爲其面目也。今也。脇下鞕滿。此邪氣結絕于胸脇之所令。而與彼心下急。及心下痞鞕之直迫于胃腹者。果異矣。此所以與小柴胡湯也。不曰主之。而曰可與者。欲示其不常式也。上焦以下四句。雖意義如不背。而蓋後人之注文耳矣。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又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按此條。病證錯雜。而無定準。處方隨意。而亦失常度。豈本論之辭氣乎哉。恐後世之杜撰耳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按蜜煎導之於方也。但因大便鞕行之者也。蓋大便之於鞕也。以其常論之。則胃中熱實之由矣。今也蜜煎導之於大便鞕也。不可以常論之。惟是津液外出。而腸內枯渴之所爲也。故曰此爲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也。然則蜜煎導之於方也。不唯於陽明之變而已。弘行之於六位之變可知也。而今舉之於此篇。而標陽明病者。倘顧於大便鞕之類于陽明言之也。又按。土瓜根。及大猪膽汁之二方。雖如可試用。而恐是後人旁書。以供其

比類者。遂謬傳于今者乎矣。

蜜煎導方　蜜七合　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猪膽汁方。大猪膽一枚　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按汗出多之雖在于陽明。而尚微惡寒。則治之在于太陽。而不在于陽明也。故曰表未解也可發汗。以對彼所謂可攻之者而言之也。此蓋對大承氣湯之脈遲雖汗出不惡寒云云。而論治法之在於太陽者也。然則當移之於彼條之次耳矣。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後人倣論前條及之也。雖如可議。而比之前條之意趣爲對應者。則抑劣矣。且也。此於是脈證也。既已備麻黃湯之本條。則亦屬贅瘤者矣乎。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蔯蒿湯主之。

熱與水。壅鬱乎虛實間者。此之爲發黃之由也。此條至不能發黃之所論。皆是陽明本證而雖固不與發黃。而舉以殺於發黃之爲熱氣鬱壅者也。夫蓋於陽明也。論其本證。則當曰身熱或潮熱。而但曰發熱者。何哉。曰。此唯主熱氣揚越以作文也。是故雖曰發熱。而是發身熱若潮熱之義自可知焉。但頭汗出。身無汗。小便不利。是皆熱水壅鬱之候。而即發黃之由也。故曰身必發黃也。頭汗解。已具柴胡桂枝乾薑湯條脚。劑頸而還。即說頭汗者也。蓋後人之旁注耳。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二句。句法爲斜插。以論於發黃之在于瘀熱也。引。飲通。

取義於渴之無間斷也。夫蓋熱水壅鬱之爲發黃也。有瘀熱寒濕之二岐也。瘀熱則此湯之所治也。寒濕則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所治也。是故。斜插於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二句。以歸之此湯者也。且夫於瘀熱寒濕之分。與結胸之分於熱實寒實者。其義大相同矣。熱多水少。單呼曰瘀熱。水多熱少。單呼曰寒濕。然則瘀熱寒濕與於有水熱則一也。惟是以多少主客。別之於二岐者爾。

茵蔯蒿湯方　茵蔯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煎茵蔯。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按發黃之於證也。未待處方。而尿色黃赤者尤多矣。且也。黃色之解去。豈但小便利已哉。必當得大便通利解去。以是考之。則小便當利。以下二十三字。恐後人之所加矣乎。

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尿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陽明證。後條辨。讀論。共作陽明病。可從矣。抑畜血之於外候也。或象胃實之候者亦有之矣。故冒曰陽明病也。雖然。此本在于畜血。而不在于陽明。是故。更端曰其人也。喜忘者。精血壅滯。而裏心之所爲也。蓋精血失其常度如此者。以下焦有畜血。而其勢犯血道也。故曰必有畜血也。且夫畜血之於候也。縱令尿堅鞕。而其通也。反容易者也。何則是以便中交畜血也。故曰其色必黑也。所以然者以下三句。蓋後人之注文耳。按此條。推例畜血之似胃實者。而未及處方者也。蓋是爲桃核承氣湯設之者也乎。後人不辨焉。謾補宜抵當湯下之六字者耶。不必是矣。宜尋究於桃核抵當之方意爾。二湯之差別。各備其本條脚下焉。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尿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尿者。宜大承氣湯。

此條。對舉於梔子豉湯。所謂陽明病下之之條。而以論梔子豉湯。大承氣湯之互易疑似者也。蓋陽明病而下之。心中懊憹而煩。則如梔子豉湯然矣。雖然。若併之以胃中有燥屎之候。則尚取之於大承氣湯之任也。故曰。胃中有燥屎者可攻也。蓋燥屎之爲候也。不固一而止。而照之下文腹微滿。則自知見腹滿不大便之比也。若夫使腹止微滿。未至腹滿。則亦自知不可有燥屎之候也。故曰。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也。此爲之梔子豉湯之任也。雖然。此條之立論也。主在大承氣湯。故亦復統之於後。曰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也。是乃欲示於勿論腹滿不大便之有燥屎者。藉令腹微滿者。亦或併一二之實候。則不得不復歸之大承氣湯之任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此條。欲示難遽斷於陰陽虛實也。故冒曰病人也。此於是證也。病已位于陽明之重地。而殆接虛地。以是乎。雖爲不大便。而關熱之湯達。且也。腹痛之於繞臍。可見邪氣之彌幽深矣。以是乎。其勢自窺陰位。此所以出煩躁也。雖既出煩躁。而精氣尚克壞之。此所以致發作有時也。既而如此。則雖可與承氣湯。而如不可索之於其證候然矣。是故。發式辭曰。此有燥屎也。凡論中如曰有燥屎。曰爲內實。曰此爲實。曰實也之類。皆是要於雖未悉備燥屎之候法。而不可致無燥屎者當有之之式例也。夫然故。此條及以下三條。皆論在于燥屎之變候法。而不在于正候法者也。若其正候法之於譫語身熱潮熱者。則不與于此矣。夫蓋雖均在陽明內實之地位。而有正變之別如此者何哉。曰若其內實之在於正中者。必當備正證候矣。若其過正中。而既及極地者。與其未及正中。而尚在初地者。則必當預有變候矣。此之爲正變之辨也。或曰。既限於煩躁發作有時。以歸之燥屎之候已而須確矣。雖然。於乾薑附子湯。亦期煩躁之有發作。而以歸之少陰。然則不異於煩躁有發作。而異陰陽虛實者。不能無疑矣。子其有說乎。敢問焉。曰。有。蓋於此湯。則邪氣在實地幽深之處。而其餘勢自窺於陰位。雖既窺陰位。而有精氣尚克壞之勤。此乃煩躁發作有時之所出也。是故。如繞臍痛。則不拘煩躁之發作而自若矣。於彼湯。則病勢頓及于陰位。而有欲益弱大之勤。此乃煩躁發作有時之所出也。是故。其勢時竄于陽位。則忽

安靜者也。可見於病勢去住之間。更關於陰陽虛實之淺深多寡矣。故今以大承氣湯之煩躁。比之於乾薑附子湯之煩躁。則抑位於一等之淺者也。不可不精究矣。子其思諸。又按。故使不大便五字。蓋後人之所補矣。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此條。論於太陽之象於陽明者。與陽明之象於太陽者。更不易辨識也。所以標曰病人也。蓋二部位之互相象也。以各在其變證候。而不備其正證候故也。煩熱者。言爲熱苦煩也。是故。三陽之位地。當皆有之。雖然。以陽明爲熱位之極。則煩熱之屬于陽明者。當十而居其七八也。而今發式之辭。曰。汗出則解。以指煩熱之在于太陽者也。是乃措其七八。而執二三。以喩變機者也。此豈非太陽之象於陽明乎。又也者。更有之詞也。明次上之所論。而又更有如此者也。發熱者。言熱勢發揚也。是故。三陽之位地亦皆與矣。雖然。以太陽爲熱位之初。則發熱之在于太陽者。亦當十而居其七八也。而今期之於日晡所。且曰屬陽明也。以指發熱之在于陽明者也。是亦措其七八。而執二三。以喩變機者也。此豈非陽明之象於太陽乎。且也。煩熱之於太陽。與發熱之於陽明。當須併脈候而決之耳矣。故曰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也。故知實之於發熱。浮虛之於煩熱也。若夫煩熱之於實。發熱之於浮虛者。共是其正候法。而非此條之所論也。不可不審辨焉。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此於其初也。有裏實之候。故大下之也。夫既下之之不得其節。而過之於大平。裏實尙未悉解。必存之餘殘者也。今也。餘殘之乘於下後之新虛乎。其勢不得必不埋伏矣。而求之外面。則如愈者然。故曰後也。六七日不大便者。是埋伏之邪。復奮其勢於裏之所爲也。煩不解。此乃埋伏之邪。奮其勢於裏之候也。故曰不解以明煩之不於一時亘六七日也。夫既邪氣奮成其勢也。以上之序。而且加腹滿痛。則可知復遂成燥屎也。故曰有燥屎

也。腹滿痛與腹滿而痛少異矣。滿當連讀於痛。則自知滿痛。言無處而不痛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二句。

後人謾發旁註者。混出正文也乎。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欄曰病人者。亦與繞臍痛條曰病人者。正同其義也。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者。此乃出於精氣爲邪實所屈弱。而不能制於下焦也。夫蓋病位于陽明之重地。而殆接虛地乎。精氣既已不能護於遍身。而僅爭衡於裏熱而已。是故於其外候也。纔止時有微熱也。喘冒不能臥者。邪氣欲殫精氣之所爲也。喘冒者。謂喘急冒昧也。喘冒之劇。起居而徐堪之。故曰不能臥也。按以上四條之所論。皆燥屎之變權法。而據機制之者也。豈爲混同之於彼正證之備首尾面目者乎哉。須對較而辨焉矣。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按吳茱萸湯之於證也。氣鬱在於心胃之間。而卒致胃中不和也。此即所以食穀欲嘔也。夫蓋欲嘔之但在於食穀。則可知其根柢不在胸中。而在腹中也。故曰屬陽明也。雖既曰屬陽明。而非是以固有陽明裏實之候者言之矣。惟是欲別之於嘔之在於少陽者耳矣。是故以下文曰屬上焦。而對之於曰屬陽明。則自知所謂陽明者。以中焦言之也。既知陽明之以中焦言之。則足復亦知所謂上焦之以少陽言之也。可謂互文體裁備矣。得湯。即服吳茱萸湯之言也。於是病勢加劇者。以屬胸中也。此豈吳茱萸湯之任乎哉。可知柴胡湯之任也。蓋吳茱萸湯之於證也。雖位於心胃間。而無固寒熱之候者也。雖既無寒熱之候。而尤親近於虛實。是故或接胸中而象實候。或接腹中而象虛候。猶如猪苓湯之方意然矣。乃今舉象實候之一隅於此。而以對彼少陰篇所論之於象虛候者。以全之機用者也。蓋爲之醫聖之微意也乎。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

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此條所論。雖似述機變。而辭氣紛冗。而意旨不貫矣。且也脈論三部不同者。皆失本論之式矣。豈足據哉。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

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鞕也。

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以上三條。所謂陽太過。陰不及之論。爾何以徵哉。

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尺　枳實半斤　杏仁一升

右六味為末。煉蜜為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趺陽脾約之謂。亦皆澀於本論之式例矣。豈可據論乎。可知後人之辭氣矣。按如麻仁丸方。須別有所畱存。腸道殊燥實。而胃中不然者。蓋此方之所之也乎。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按此篇。以太陽病為冒首者。殊為無謂也。今考之。元在於太陽篇中。可察知矣。三日當補填一二字。作一二三日也。

夫蓋太陽病之於二三日也。既有桂枝麻黃證。故據其法而發汗之也。而今不論其解者。而論其不解者也。此於其不解之狀也。不見之於太陽之諸證。而唯見其熱勢之不如舊日也。故曰蒸蒸發熱。以對前之翕翕發熱也。夫既熱勢之於蒸蒸。則雖未至身潮而尚在發熱而已。爲之陽明之始萌于此者也。是其始萌之如此乎。豈其易斷之於陽明乎。是故曰屬胃也。欲以使讀人眼治法之在于陽明。而歸之於調胃承氣湯也。是其調胃之於使用也。但以其熱勢行之者也。所謂熱備于陽明則證否者。卽是也。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此於其初也。病在胸中。故吐之。今也歸腹中。故腹脹滿。是之兩位。通以曰傷寒也。蓋其於腹脹滿也。大小承氣湯亦皆與矣。雖然。在彼則或嫌身潮之熱。或併燥屎之候者也。此特不然矣。但以在于腹脹滿一候而論之已。是乃亦陽明之始萌于此者也。故亦爲之調胃承氣湯也。是其調胃之於使用也。但以其證行之者也。所謂證已備于陽明則熱否者。卽是也。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此條。處小承氣湯者。殊可疑矣。觀之其候法之於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與其治法之於曰和之愈。則當調胃承氣湯。斷然明哉。蓋轉寫之誤乎矣。以太陽病。爲冒首者亦非此篇之所關也。應移于太陽中篇大柴胡湯之下。而對論彼所謂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耳。蓋今雖微煩之一於其狀。而彼則出爲於少陽也。故嫌於嘔不止。心下急也。此則出爲於陽明也。故嫌於小便數。大便因鞕也。且夫彼此兩端之異也。先宜推之於其餘證。而知之繁略而亦卽其腹脈。而益明辨焉耳矣。若吐若下。若發汗。是乃含畜於所謂十餘日而言之也。宋板。發汗下。有後字。可從矣。微煩。雖邪既入於胃中。以爲其初位。故其勢尚窺於心之所爲也。小便數。大便因鞕。此卽胃中不和之所令也。可知邪既入於胃中也。於是乎。與調胃承氣湯。以制胃中之邪。則胃氣自調。胃氣既調。則邪豈得特稽留乎。不必期下利而愈矣。故曰和之愈也。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鞕。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鞕。後必溏。未定成鞕。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鞕。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按疊用二三日。四五日。六日。而論之轉變。且處以小承氣湯者。皆昔醫平式例。豈足據乎。若不大便六七日以下。論承氣湯之消息者也。謹考之文意。當移續之於上調胃承氣湯條。而併作一條論之者也。小便少。熱在腸外。而胃中未然之候也。以忒于小便數之胃中有熱者也。是故。雖不能食之如可攻。而攻之則但初頭鞕。後必溏矣。須不大便不能食之於小便數利。而乃知屎定鞕也。故曰。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也。未定成鞕。攻之必溏二句。恐註文乎耳。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於是證也。雖尙在大承氣湯之場。而以專預于精處乎。不備其正證候。而殊發於變機者也。以是乎。不易遽以得認之於陽明。纔知日數之於陽明之概法耳。故標曰傷寒六七日也。目中不了了。精不知者。謂眼目不鮮明。眸子不活動也。夫眼目者。機括之所會。而思意情欲之端。及進退動止之兆。必先著顯其機於茲。故爲裏之應也。今也。邪勢既內攻。而不備其正證候。則更無由於求其裏實也。以是乎。纔徵之於眼目。而漸知裏實之機也。故曰。目中不了了。睛不和也。無表裏證者。謂無表證又無裏證也。大便難。反之於不大便之專于裏實者。而以答曰無裏證也。身微熱。反之於身大熱之專于表證者。而以答曰無表證也。夫既大便難。身微熱之雖未足徵於內實。而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則知裏實之勢。已欲害胃之機用矣。於是乎曰此爲實也。是即式乎。雖不備可攻之候法。而不可敢不攻者有之之辭也。而今攻之也。亦異於尋常之略。若夫遇際于此。則果至不可攻之

湯必矣。故曰急下之也。

陽明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上條。陽明二字。次條發汗不解四字。恐後人之所追加乎矣。二條當承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而論之者也。豈發圈而爲之別條乎。夫蓋發熱汗多之證類于太陽。而據於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則知非邪氣在于表位之所令。而惟是以氣液爲驅役於裏實之所爲也。豈得無燥屎在胃中哉。故亦曰急下之也。夫蓋腹脹滿之爲證也。雖亦如未必有燥屎。而亦據於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則知邪氣內攻。而迫于重地之所爲也。豈亦得無燥屎在胃中哉。故亦復曰急下之也。又按上以論津液外奔之可畏之機。次以論津液內竭之亦可畏之變也。此豈非自傷寒六七日條拆來。而復區別於燥屎之變候法。以示之機變者乎耶。所以合爲一條也。條辨。陽明下補病字。強爲之說者。未必是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滿不減。蓋以與調胃承氣湯。或小承氣湯之謂言之乎。夫既與之。而其腹滿之不減也。直取之大承氣湯者。固不足爲準據矣。可謂暴也。奚得愜於醫聖之意趣乎。恐是後人疑膺耳。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陽明少陽合病之於治法也。必先少陽者也。而今歸之於大承氣湯者。殊爲無謂也。蓋出于後人之杜撰必矣乎。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

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此條。後人承上傷寒六七日條。而述之轉變者也。故標曰七八日。欲以示一步之變也。蓋七八日之於脈浮數也。稍斷之下證。以曰可下之也。而亦識下之之變也。或於瘀血。或於便膿血者。雖如可論。而意義膠柱。辭氣亦殘劣。無正文之氣格矣。且也。傷寒六七日之所論。病已迫篤危者也。豈得其變之有餘裕於如此者乎哉。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溼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溼中求之。

此蓋於其始也。有太陽證故發汗之也。已者。畢也。言服一劑畢也。夫既服一劑畢。而無論於太陽之解與不解。遂使身目發黃也。此條爲寒濕發黃例焉。故曰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是乃言不可與茵蔯蒿湯也。故期其治方之所存。而曰於寒濕中求之也。夫發黃之於由也。總出於水熱鬱平虛實間也。而爲其證也。有瘀熱寒濕之分也。瘀熱則茵蔯蒿湯所主也。寒濕則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所主也。此於是二岐也。以何別之乎。曰瘀熱之主熱乎。應有熱氣浮揚之候。及如脈浮口渴之類或有之矣。寒濕之主水乎。應有水氣沈滯之候。及如脈沈口燥之類或有之矣。豈唯是而已乎。亦有以發黃之來蹤。與黃色之濃淺而辨之略也。身體已黃。而後及眼目。而其色不淺而濃者。以主于熱也。此之爲茵蔯蒿湯也。眼目已黃。而後及身體。而其色不濃而淺者。以主于水也。此之爲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也。是之來蹤之不同。與濃淺之有分。以參考之於彼所謂發熱汗出。此爲熱越。則爾不眩惑於瘀熱寒濕之易疑似乎耶。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蔯蒿湯主之

標曰傷寒者。畸斥虛實間位也。蓋雖七八日之於本位日數。而爲其證也。不爲熱越。而遂致令津液瘀滯於虛實間也。此所以發身黃也。夫身黃之本瘀熱也。其色不淡而濃矣。故曰橘子色也。小便不利。可知以津液瘀滯之故。水道亦不利也。腹微滿。已承小便不利畢之。則亦自知不唯於熱而已。併於水液留滯之所爲也。蓋如小

便不利。腹微滿。則於寒濕亦不能無之矣。雖然。婉論之於身黃如橘子色。則直爲之瘀熱之候也。故曰茵蔯蒿湯主之也。按。上既標茵蔯蒿湯者。主論發黃之來由者也。故曰身必發黃也。此條。主論發黃之證狀者也。故曰如橘子色也。於是乎。既知彼所來由。以推此證狀。則發黃之首尾輕重。無有所殘矣。須熟慮焉矣。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

標曰傷寒者。暗斥少陽變位也。此於是身黃也。熱潛於表裏間。而其勢鬱于肌膚之所爲也。故雖爲身黃。而未可以瘀熱寒濕名之者也。於是乎。連舉身黃與發熱。以異之於瘀熱。寒濕之不爲熱越者也。然則雖均曰身黃。而此湯之不過微黃。亦自彰明哉。而今不曰微黃。而弘曰身黃者。惟厭其易拘泥焉。宜明論。解此條云。頭汗出。小便利而發黃者也。可謂得其意矣。

梔子蘗皮湯方　梔子十五個　甘草一兩　黃蘗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主之。

按瘀熱在裏。身必發黃。則直爲茵蔯蒿湯證候也。豈俟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乎哉。然則欲尙歸之茵蔯蒿湯。則如何既已備上之所論乎。可謂屬重複矣。夫蓋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於方意也。專制濕之劑也。豈施之瘀熱稱哉。於是乎。知此條之有錯誤矣。故今推之上所謂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不可下也之例。而刪瘀熱。作寒濕。去必字。代目字。以供之於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證候。則瘀熱寒濕之分。足劃然而可論。則庶幾乎不大誣耶。此乃所以敢改作寒濕在裏。身目發黃也。今也。不具列發黃之諸證。而但曰傷寒寒濕在裏。身目發黃者。此特欲岐修治之大本耳。是故。所謂不熱越。及頭汗出。身無汗。小便不利之比。必當有之矣。而今不舉之者。蓋讓之茵蔯蒿湯之所論也。

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方　麻黃二兩　赤小豆一升　連軺二兩連翹根也　杏仁四十個　大

棗十二枚 甘草一兩 生梓白皮一升 生薑二兩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按醫宗金鑑。代生梓白皮。以茵蔯蒿者。未辨寒濕發黃之旨趣者也。金鑑之妄疑每如此。不可信者。尤居多矣。潦水。能留水也。亦拘泥水性者之所加矣。豈足據乎。說已具甘爛水之脚註也。

傷寒脈證式卷五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少陽病脈證并治第五

少陽也者。斥邪氣位於心胸。及表裏間而言之也。蓋邪氣之在是位也。有正變之分而存焉。是故。邪氣主心胸。而亘表裏間者。爲之正證也。邪氣主表裏間。而亘心胸者。爲之變證也。夫既主心胸者。其勢必沖于表裏。故備熱位也。所謂發往來寒熱者是也。主表裏間者。其勢必潛于心胸。故不備熱位也。所謂無大熱者是也。以是乎。少陽之於證方也。殊固不少矣。而今本篇僅止三四條者。大似有脫簡而特不然矣。是乃示機括之妙處也。宜精尋焉。夫少陽之以心胸表裏間爲之位也。或不接頭項太表。則必接分肉胃腹。是故。太陽表證之深者。與陽明裏證之淺者。必爲易混淆於是位也。故既以少陽之證方。配序之太陽篇與陽明篇。而以貿其易混淆者也。夫既少陽之於證方。錯綜之表裏各位。而以乾轉變令屬之變。則縱令本篇不爲標題于此。而於其證其方。既已無有所殘矣。雖然。不發之本篇。則必嫌使少陽畢屬於表裏各位之變也。故今標本篇于此。以欲使人知少陽元是供於一部位也。是乃所以不厭其短篇。而但止三四條也。亘也。少陽之於證也。出於太陽。而入於陽明。則其位地亦當篇之陽明之上。而次太陽。而今序之此者。不可無辨也。蓋少陽之於位也。以在心胸表裏間乎。至論其轉機。則自有順逆之別矣。將轉裏實者。順也。將轉裏虛者。逆也。是於其裏實與裏虛也。皆是均裏而但有虛實之分耳。是故。二裏虛實之變。一係於轉機順逆之差也可知矣。於是乎。篇少陽於逆於此。而以使知有直轉三陰之裏虛者也。而如其轉於陽之裏實者。則固不俟諭焉。當就篇題之順列。而推鑒其義爾矣。

少陽之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夫少陽之於脈證也。既已論究之於太陽三篇。及陽明篇。似無所殘矣。雖然。少陽之位於心胸及表裏間也。有象於表證者。又有象於裏證者。於是乎。今標此條于茲。以欲使少陽汎然於表與裏之微意也。何謂汎然於裏乎。曰。熱勢之達于口中也。動則易認以歸之陽明之口舌乾燥之域。雖然。其尚在于茲也。取之於口苦咽乾之域。而歸之於少陽者。亦不可無之矣。是豈非使少陽汎然於裏之意耶。何謂汎然於表乎。曰。熱之達于頭上也。動則易認以歸之太陽之頭痛上衝之域。雖然其尚在于茲也。取之於頭目眩暈之域。而歸之於少陽者。亦不可無之矣。是豈非使少陽汎然於表耶。以是乎。今措少陽數多之定證。而僅舉口苦咽乾目眩。以示其義者也。學士其察知焉。條辨。病上有爲字。可從矣。也字。有法矣。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此條。意義錯雜。恐非本論之辭氣。豈足論乎。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悸。

按此對上條舉目眩之意。以論有認少陽如於表證尙不解之域者也。傷寒。亘太陽少陽言之。脈弦細。對前位太陽之浮大言之也。頭痛發熱。是即太陽之餘響也。今也。雖尙頭痛發熱。而脈已弦細。而不惡寒。則不得不爲少陽。故曰屬少陽也。既已屬少陽。則雖如頭痛發熱之在于太陽。而不可發汗也固矣。故亦曰少陽不可發汗也。發汗則以下四句。後人之續添耳。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尙未吐下。脈沈緊者。與小柴胡湯。

此條。雖辭氣像正論。而推之意趣。則不得無所背馳矣。乾嘔之不於不欲食。而於不能食。往來寒熱之不於脈

浮緊。而於沈緊。序次不倫。此豈本論之旨哉。知是出於後人之手段矣。

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讝語。柴胡湯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以少陽柴胡證之不常態。而象可吐下發汗之狀言之也。夫既吐下發汗溫鍼之不得其宜也。邪氣不唯不解而已。遂出一箇之讝語者也。此於是讝語也。非固少陽之所與。不亦必轉陽明之所爲者而已。或有本于鄭聲者。或有因于瘀血者。或有出于心精切動者。是故如柴胡證亦自罷。而其病道如破壞然矣。故曰。柴胡湯證罷。此爲壞病也。乃今治之也。當察之犯證逆治。而以主客用捨之法。治之者也。太陽上篇。所謂與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正同其意也。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冒首與脈證不相愜。恐有脫簡耳。豈可據以論之乎哉。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傷寒。以少陽之重者言之。旁包太陽陽明也。六七日。承小柴胡湯之五六日發之。旁承太陽陽明之轉機也。無大熱。主無往來寒熱。而通亘無發熱惡寒及身熱潮熱也。夫蓋少陽之於六七日也。既無有往來寒熱者。發若躁煩者。或有之矣。此於是躁煩也。陰位已受邪之所令也。與茯苓四逆湯。所謂病仍不解。煩躁者。正同其意矣。故曰此爲陽去入陰故也。陽。主少陽。而包二陽也。陰。通亘三陰言之也。以是此條。不唯論少陽之奔于陰者而已。亦欲示繫太陽陽明。以均入陰之機也。是即所以標此條於陽篇之終。以接于陰篇也。此爲之醫聖之微意矣。讀者須留意焉。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後人據上條。讓論意見者也。豈愜本論之旨哉。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此所謂少陽膽經之口氣。豈其可從乎。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經絡配當之言耳。亦何足徵乎哉。

傷寒脈證式卷六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太陰病脈證幷治第六

按陰也者。取義於陰晦也，以象病勢之陰晦於內也。蓋病勢之陰晦於內者。乃是以精氣負于邪氣故也。夫精氣之負于邪氣乎，不固一其態。不能必無多少之異別也。此卽所以有三陰之殺也。蓋太陰也者。陰之初，而精氣負于邪氣之始也。故以虛寒爲之態。而以胃之上口。爲之位也。是雖既均據于胃。而與夫陽明之精氣勝于邪氣。而以實熱爲其態者。自有別也。豈敢爲混同乎耶，夫蓋太陰之於名義也。據所謂四象論之。則太陰卽少陰之所歸趣。而其序必在於少陰之後者也。此書雖假用之。而至取其義則異矣。故今添四象。以陽明厥陰而六之。以應乾坤六爻之象。而盛陽不求之於太陽。而繫之於陽明。老陰不求之於太陰。而繫之於厥陰。是故。陽之爲陽，特於陽明乎見之矣。陰之爲陰，特於厥陰乎見之矣。以是乎。太陽非陽實之極。惟是陽位之標也。太陰亦非陰虛之極，惟是陰位之標也。是故於太陽。則以桂枝麻黃。發之於表之未重也。於太陰則以建中理中。制之於裏之未深也。故以其對應論之，則太陰自反對太陽可知矣。豈唯是乎。如少陰之反對少陽，厥陰之反對陽明。亦復可準知矣。今也。假用六經之大旨爲然矣。夫然故。太陰之爲虛爲寒。比之少陰厥陰。則抑淺而少矣，故於其候法。尚帶實候，而未盡偏虛候。但以若自利腹滿腹時痛。認之太陰者也。

故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也。又曰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則脇下結鞕。

太陰之爲證也。爲之陰位之始也。以是乎。其證尚顧陽位。是所以爲腹滿而吐也。蓋腹滿而吐之雖似于實候。

而不媿不大便難鞕之比。而據於食不下。自利益甚。則可知既虛滿而不實滿也。食不下。食不下口腹也。以食少言之也。自利。即下利也。益甚。對食不下言之。以別陽位之下利也。蓋陽位之於下利也。飲食爲邪驅逐矣。故食少則利自少。食多則利亦多矣。陰位之於下利也。津液自爲耗散矣。故食不下。則自利反益甚矣。且也。於陽位。則以不可利爲常。故謂之下利也。於陰位。則以可利爲常。故謂之自利也。雖然。往往通下利自利。而互言之者。亦有之矣。不可必拘泥矣。時腹自痛。此邪氣克津液之所爲也。時者。言腹痛有間斷也。以別夫少陰之於腹痛無間斷者也。乃是太陰少陰深淺輕重之分可思諸。若下之已下二句。文義不續。恐是後人之附說耳。醫宗金鑑。自利益甚一句。序之於胸下結鞕下。豈不牽強矣乎。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

蓋此拘泥脈法而期愈者。大似叔和之家言。奚足徵乎。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說見于前。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條。斥曰太陰病者。以殊在其初地而尤輕者言之也。是故。雖有一二之裏證。而未備於本位之定候者也。若夫既備於本位之定候。則脈當沈固矣。今也其脈反浮。此豈不殊在其初地而尤輕者乎耶。夫既雖有一二之裏證。而但令脈浮。則知是太陰之邪勢。尤淺而爲激於表者也。於是乎。導之於汗於表者也。故曰可發汗。宜桂枝湯也。夫蓋本篇及少陰。與有發汗之略。於本篇。則以桂枝湯發汗之。於少陰。則以麻黄附子細辛湯。及麻黄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之。此其雖均爲發汗。而異之方法者。不可不辨矣。夫太陰之於證。爲之陰之始也。故於其輕者。則病勢有尚顧陽地者也。此乃所以令脈浮也。於是乎。於其治法。亦欲化之陽邪而導於汗於表者也。是所以以桂枝湯也。於少陰則既已絕粹於陰地者也。是故縱令其不重者。不必得化之於陽邪。惟是微發之餘

勢耳。是乃所以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也。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此當合前條爲一條。豈發圖別之哉。蓋自利不渴者。爲之太陰定證也。而今曰屬太陰也者。不能無疑焉。雖然。此於其惡趣也。前以對桂枝湯之脈浮者。後以對少陰之自利而渴者。要使太陰之位地。弘之於前後也。故曰屬太陰也。以顯之前後者也。又按以其已下六字。及當溫已下八字。疑後人之旁註。誤混正文者矣乎。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此既舉之陽明篇。惟至七八日以下。異其文。彼則作至七八日大便鞕者。爲陽明病也。此則以至七八日之變。期之太陰之下利。然則就不能發黃之變。一端之內實。一端之內虛。雖其義似可論。豈不膠柱乎。且也。誤發黃之來由。復失其位地。亦無可據以徵乎哉。說已具于陽明篇。則今又不贅矣。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此其於冒首也。欲協篇法。故以一本字。冠太陽病也。蓋太陽之爲證。不可固下之。而誤下之。故曰醫反也。此以其下之之耗裏氣。而俄現腹滿時痛者也。故曰因爾也。爾而通。若夫假令太陽證尚不解。而發若腹滿時痛。則爲之邪氣已駿于太陰也。況於太陽證已解者乎。修治應皆在于太陰耳。故曰屬太陰也。且夫桂枝加芍藥湯之於方也。與建中湯。聊有淺深之分。故今雖爲腹滿時痛。而未必及腹中拘急拘攣可知矣。若此而備拘急拘攣之比。則宜爲之建中湯。可亦准知矣。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此宜繫上條而言之者也。何圖而域之爲乎。大實。言大便不通也。千金翼。作大便實。可以徵矣。痛。即上之所謂

時痛之言也。夫旣雖腹滿時痛之均上之所論。而以大便不通爲之別者也。然則較之於桂枝加芍藥湯。則尙據實者也。雖旣據實。而無熱候之從之。則不得不協精虛。亦復可知矣。故今取之於虛實間。而行桂枝加芍藥加大黃湯者也。

桂枝加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芍藥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桂枝加大黃湯方　於桂枝加芍藥湯方內。加大黃一兩。餘依桂枝湯法。

太陰爲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此條。解桂枝加芍藥加大黃湯者也。而其意義與本條背馳矣。恐是後人之撰次耳。

傷寒脈證式卷七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少陰病脈證幷治第七

少陰也者。陰之中。而亦以胃之中央。爲其位也。而比之太陰。則既已深矣。太陰倘且以虛寒爲之憩。況於少陰乎。蓋少陰之於候。既見虛寒之機。於脈與形狀者也。是乃所以提頭曰脈微細但欲寐也。此爲之少陰之標也。自利而渴。腹滿腹痛。身體疼重。手足寒者。即爲之少陰之正證也。如反發熱脈沈。及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少陰之始也。如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少陰之終也。甘草湯。桔梗湯。猪膚湯之出於一時之權法乎。四逆散。猪苓湯。大承氣湯之象於本位乎。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論之歸趣乎。錯綜具列。而差其轉機者也。豈其可不推弘乎哉。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蓋少陰之爲候也。以邪氣之故。專致精氣衰敗也。是故。先舉於精氣衰敗之脈與形狀。於提頭於此。而以標式於少陰之通篇者也。凡脈之於微細。精液虛耗之由矣。夫既三陽以浮爲經脈。則自知三陰亦以沈爲經脈也。然則此於是微細也。爲沈微細。自可唯知焉。而今略沈而唯標微細者。此欲使人知於未沈之場。亦將有少陰之機也。但欲寐。是即活氣不充之狀也。凡人之機密。得其常者無他。以活氣充满也。而今精液虛耗。則活氣隨而衰敗。雖欲無寐得乎。已如此則精液活氣之於衰敗。如洞視然矣。是豈非論少陰之標式乎。且夫少陰之於定證也。固斷矣。而今約之脈微細但欲寐者。猶陽明之於提頭。但標胃家實。而略之諸證矣乎。概但具虛實內外主客之分耳。蓋陽位之於候。自專于外。故若臨外候之不輕。則未及陽明者。亦或眩惑者。當有之矣。以是乎。

唯標胃家實之裏。而略凡之外候。以要不遽斷之於外候。而必應徵胃家實於裏。而後以斷之于陽明也。蓋陰位之於候。自專于裏。故若臨裏證之不輕。則未及少陰者。亦或眩惑者。亦當有之矣。以是乎。唯標脈微細。但欲寐之外候。而略凡之裏證。以要不遽斷之於裏證。而必應徵其脈與形狀之出於精氣衰敗於外。而後以斷之于少陰也。此爲之論之活意也。學士其察諸。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條。論少陰之初中終三等者也。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者。此陰邪未縱橫之勤勢爲之者也。乾薑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所任也。而爲之少陰之初也。過之以往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已接彼厥陰之自利消渴者也。故曰屬少陰。以對厥陰者也。是乃眞武湯。白通湯之所主也。而爲之少陰之終也。夫既初於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而終於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則其五六日之間。不可必徒然而過矣。當有附子湯等之證候。可亦以推知焉。而爲之少陰之中也。可見少陰初中終之三等。備得而盡焉。虛故已下七句。蓋後人之脚註耳。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按陰陽不以通義言之。觀之於曰此屬少陰。則所謂營衛浮沈之意耳。且也以咽痛。歸于少陰者。亦失通義矣。

少陰病。欬而下利。讝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此蓋後人據眞武湯。或猪苓湯。而發之臆斷者也。

少陰病。脈細沈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此蓋後人據後條脈微不可發汗。而附其所窺也。未知少陰之皆盡裏。而發汗之之有故者也。豈其足論乎哉。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

此條。爲麻黄附子細辛湯。及甘草湯。發之例者也。不可發汗者。言不可與麻黄附子細辛湯。及麻黄附子甘草湯也。夫少陰之於微發汗也。應於脈未微之場也。若脈已微。則爲之專精液衰耗也。卽眞武附子之所與也。豈得導之於表於汗乎哉。亡陽已下四句。亦後之附說耳。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下利脈暴微。豈其發證乎。而期其自欲解。聊以手足溫與脈緊反去者。可謂殊不知機活者也。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踡臥。手足溫者。可治。

少陰病。惡寒而踡。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按皆是極陰轉陽之口氣。大背本論之旨者也。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措證候。而拘泥脈法者。蓋似叔和之家說矣。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說已見于前篇。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此亦極陰轉陽之言耳。脈不至。所謂陰氣有餘之意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按此爲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等論之者乎。而今標之此篇冒少陰病者。尤爲無謂也。是當有所誤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按口鼻目中出血者。病隨壞亂之變。或為之乎。是乃由于元精虛竭。則曰名下厥上竭為難治者。蓋有以乎哉。雖然。辭氣非正文。豈其足究論焉乎。

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對所謂惡寒而踡臥。手足溫者可治。而論其不治者也。蓋亦陰有餘之辭氣耳。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按雖吐利渴之在于少陰。而如躁煩四逆。則已為之厥陰極地也。然則此於其吐利。亦非其舊。已歸吐利消竭之場必矣。而今標之此篇。曰少陰病者。欲使人知少陰之轉機如是迅速也。此於是煩躁也。與乾薑附子湯。及茯苓四逆湯之煩躁。自異矣。彼則出於陰邪欲驟于重地之勤勢也。故必先于諸證焉。此則精神將謝之勤勢之所為也。故必後于諸證焉。是故先諸證者。證備則反自止。後諸證者。直接死地。故曰躁煩四逆者死也。以是乎知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不論及躁煩者。宜也乎矣。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二條皆後人倣上條而發聽見者也乎。豈其足據而論乎哉。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少陰之於六七日也。精虛之場矣。是故氣息細少者。固其處矣。而今氣息高大者何哉。蓋津液之於虛極也。元氣失所御。必渙其源。終使氣息高大也。是乃所以發一大息於終焉之階也。故曰死也。

少陰病。脈微細沈。但欲寐。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按此條之所論。已備於吐利躁煩四逆者死條。則亦胡贅之乎。後人之辭氣明矣乎。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凡發少陰病證者。以歷三陽一陰之轉機爲常矣，此條所論，特不然矣，以直始少陰者論之也。故曰始得之也。夫既病始期于茲也。雖其精氣固虛。而較之彼歷三陽一陰來者。則其虛尚未甚者也，故今聊有精邪相競於裏之變也。蓋精氣之滿軀殼乎表裏固一於其機。是故裏氣搖動。則表氣亦隨搖動。是乃所以出發熱之由也。以是乎。標脈沈。示邪氣已位于少陰。以異之發熱之出於邪氣揚達者也。然則與所謂外熱者。有大同少異之差也。彼則精氣耗散之勢所令然也。此則但表氣搖動之所出也。不可不辨別矣，夫蓋雖邪氣位于少陰。而以精氣搖動之變。現若發熱。則足察裏氣之透表也，於是乎。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導裏邪於表於微發汗者也。是即導之於其有路之一活法也。今不曰微發汗者。蓋讓之後條。而略于此也。反也者，對少陰本位。又顧脈沈言之也。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二兩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此乃前條一步之變。而證與治法。皆做前條之式者也。是故。爲讓其脈證於彼。而略于此也。夫既觀於略其脈證。而但標得之二三日。則彼所謂反發熱脈沈之狀態。不嚴然而全備。自可知矣。雖然。今復以此湯。微發汗。則知尚在於反發熱脈沈之郭內也。始得之之全備發熱脈沈。與得之二三日之不全備發熱脈沈。亦是自然之勢也。不可不察矣。又按。上條但舉脈證。而讓微發汗於此條。此條但舉微發汗。而讓脈證於上條。互略而全其意。爲之互文之活法也。以二三日以下十一字。後人未辨於少陰爲微發汗之義。謾屬註文者也。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甘草二兩　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七升。

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此於其二三日也。既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而挽回陰邪於此者也。以上猶以後也。夫雖既邪氣翻于心胸。而精虛何爲得卒復乎。於是乎邪勢必通徹于心裏。此所以出心中煩也。心中煩之據精虛乎。徐側身而堪之。所以曰不得臥也。然則於是證方也。陰陽互不偏者。而於虛實間者也。小柴胡湯之心煩。及胸中煩之偏在於實地者。與小建中湯之心中悸而煩之偏在於虛地者。豈可混同乎。不可不參考以知其異趣矣。按臥下。恐脫者字。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四兩　黃芩一兩　芍藥二兩　雞子黃二枚　阿膠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烊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按此條對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而欲異之初。故曰得之一二日也。夫附子湯之於證也。本于津液凝滯也。蓋津液之於凝滯。有虛實之分矣。實熱爲之證者。於白虎湯乎見之。虛寒爲之證者。於此湯乎見之。今也所論。最在於附子湯之初位。而未悉備其面目者也。是故。易大疑似於實熱爲之證者。於是乎。先標口中和。以示無燥實之候也。和也者。調和之謂也。其背惡寒者。以邪未縱橫於少陰地位之故。其勢自聳于肩背之所爲也。以是乎。可益知是湯之殊在其初位。而未悉備其面目也。然則比之後條之津液凝滯於內外者。則尙未專于內者乎矣。當灸之三字。蓋後人備試用者。誤混正文者也。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　茯苓三兩　人參二兩　白朮四兩　芍藥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沈者。附子湯主之。

此承前條。而復論附子湯之在正中者也。夫附子湯之於正中也。表裏之津液。爲邪凝滯者也。是故。舉身體痛手足寒。以證表之凝滯。擧骨節痛脈沈。以證裏之凝滯者也。夫蓋身體痛。骨節痛之爲證也。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存矣。不可不辨也。其於陽實乎。必有熱候及脈浮之隨焉。其於陰虛乎。必有寒候及脈沈之隨焉。以是乎。今擧身體痛。以手足寒。擧骨節痛。以脈沈。此乃欲別之於彼身體痛。骨節痛之於頭痛發熱脈浮無汗之比者也。手足寒。病者自覺其寒冷而已。與厥冷厥逆之以外候謂之者自異矣。又按。附子湯之於證方也。對應於真武湯。而但異岐流耳。然則爲以正變輕重論之乎。曰否。此是二湯相與少陰之正脈證。而唯有邪氣之緩急。與精氣之剛柔之異耳。是故於真武湯。則邪氣雖不急。而精氣已柔弱矣。於附子湯。則邪氣雖不緩。而精氣尚剛強矣。緩之於柔。與急之於剛。參考以揆度於所其對應。則惟是異岐流耳。豈容正變輕重之論耶。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條論桃花湯之方意者也。蓋桃花之於方也。惟是止便膿血耳。豈與及於少陰病之下利乎矣。而今冠少陰病下利。而以論便膿血者。何哉。曰便道出血者。殊爲急徵矣。是故先棄少陰之下利而壹但療便膿血。膿血既止。而後復當投少陰之治耳。方後所謂若一服愈。餘勿服。是足以益徵於桃花湯之方略於一時也。夫既少陰之併便膿血者。尚然矣。況於三陽及太陰之若併便膿血者。療之必在于是湯也。亦可推知焉矣。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　乾薑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七。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按赤石脂一斤。非謂一劑之量數。但所備之大概耳。如其量數。則方後所謂內赤石脂末方寸七者即是也。方寸匕。槩三兩餘也。曰右三味者。凡數之也。猶白散之曰件三味也。所其煎煮。但乾薑粳米二味已。溫服。當作分溫。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條。論桃花湯之所置也。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此即真武湯之候。而不固與桃花湯。而今有便膿血之不可忽者。則先與桃花湯。以療便膿血爲式矣。旣而便膿血止。則更與真武湯之爲式也。亦可知矣。真武湯之解。具于本條。可卽以稽矣。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後人據桃花湯。論之試用者。誤出于此者也乎。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按以少陰病標之者。非以本位言之。但以外候之似于少陰言之也。蓋吳茱萸湯之爲證也。邪氣鬱于心胃間。而爲之諸證者也。以是乎。表裏上下之氣。卒然而不和。此所以爲吐利以下之諸變也。夫然故。手足厥冷。以狀乎衰氣孤而不舒也。煩躁欲死。以狀乎裏氣鬱而不瀉也。是故間之病位。則爲虛實間也。抑虛實間之於位也。有象實候者。又有像虛候者。今也。論像虛候者。以對彼陽明篇所謂像實候者。弘之變者也。若夫徒採收之諸證於陰虛之本位。則所謂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卽是也。豈吳茱萸湯之所任乎哉。又按。手足厥冷。宋板作手足逆冷。千金翼。作手足厥逆。義各通矣。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猪膚湯之於證方也。邪氣旣謝而本於津液涸渇者也。是故。今曰少陰病下利者。專過去而言之也。不曰後者。以或連及于今也。夫旣下利之專于過去也。精液必不得不隨而涸竭矣。以是乎。虛氣湊上部。遂爲咽痛以下之諸證也。然則此於是諸證也。非邪氣位于心胸之所令也。彰彰而明哉。是故。今設之治方也。惟在潤其涸竭。涸竭旣潤。則虛氣何爲得不謝耶。是乃所以處置是湯于茲也。

豬膚湯方　豬膚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溫分六服。

膚。謂肌膚也。油膩之所聚。故取用之。白粉。湯液本草曰。白米粉也。得之矣。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標曰少陰病二三日者。猶如麻黃附子甘草湯。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也。皆以少陰證未具備者言之也。是故彼則輪精氣相競之變。以爲發熱者。此則論寒邪上攻之變。以爲咽痛者也。蓋咽痛之爲證也。其所由有寒熱之分矣。由於熱者。必當陽候從焉。三陽未論及咽痛者。蓋略之也。由於寒者。必當陰候從焉。此條之所論。即是也。然則雖均爲咽痛。而異寒熱之分也如此矣。雖然。凡爲咽痛者。職由於氣液不和則一也。故今謀之治也。暫措其寒熱之不易治者。而先治氣液不和之易治者。此即先標後本之權法也。所以有甘草湯。桔梗湯之設也。夫既與甘草湯桔梗湯。治其咽痛。而後宜即少陰之面目而治之。亦爲之法也。咽痛之於少陰病。尚且然矣。況於三陽及太陰者乎。亦猶如桃花湯之以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而准於三陽一陰之下利便膿血也。今也癃咽痛一證。而期以甘草桔梗之二湯。而不論之異別者何哉。蓋咽喉之不可𢘻視固矣。故先與藥而稍足酌知其消息也。是乃所以先與甘草湯也。夫蓋甘草湯之於方意也。但在舒緩於氣液也。若夫於氣液不和之遂不濡乎。或釀成微膿。則固非甘草湯之所奏効也。故曰不差者。與桔梗湯也。由是推之。則自知桔梗湯之排壅於濡液擁滯成膿者也。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能不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此即甘草湯。桔梗湯之所漸及也。蓋津液擁壅之爲釀化者。即瘡也。傷。傷爛也。此文當云咽中生瘡傷。而曰咽中傷生瘡者。以診候書之也。夫咽喉之生瘡也。應以咽中傷爛而噴血釀徵之耳。故及之也。不能語言。聲不出者二句。是可以察生瘡腫之輕重緩急爾。必非一病人而備之之謂也。

苦酒湯方　半夏十四枚　雞子一枚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鐶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

以雞子殼。置刀鐶中。以易應草卒言之也。　本邦俗不常貯刀鐶。豈爲得草卒之便耶。不如以陶器作之之便。而且容易耳。苦酒。酢也。苦酒一合。盛之陶器。擴剉細半夏三兩。須臾。投鷄子白。令相得。安火上。令三沸。漉去半夏。頻頻含嚥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　桂枝　甘草各等分　已上三味。各別擣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按證方恐非本論之舊矣。後人對甘草湯。桔梗湯。而備之試用者。偶出于茲耶。然今適與試之咽痛之本於痰飲者。奏効驗者亦有之矣。然則雖方之不古。而暫存而供使用。亦胡不可乎哉。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病在少陰之地位。而下利爲之主證者。爲之白通湯也。故曰。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也。蓋白通湯之於證也。以其輕者論之。則無論於下利一證者。尚且在眞武湯。附子湯之面目。而下利已勝餘證者。亦爲之白通湯初也。以其重者論之。則無論於白通加猪膽汁湯之證。脈微而下利不止者。即白通湯之終也。今也。此條標下利

一證。而不舉餘證者。將欲包裹輕重初終。而全白通湯之方意也。

白通湯方　葱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以爲下利。故脈已及于微者。爲之白通湯也。蓋脈之於微。四逆湯亦有之矣。雖然。彼則裏虛平等。而其脈微者也。此則以被刧下利。故使脈及于微者也。以是乎。四逆爲清穀。白通於溏泄。亦可足以推精虛之多少。與邪氣之輕重也。乃今下利脈微者。而與白通湯乎。其勢堪其任者。與之則必愈矣。若於其勢之已不堪其任者。則下利不啻不止。必遂成以下之變也。厥逆無脈。乾嘔煩者。此皆精氣一旦而凌刧於下利之所爲也。其既至于此乎。餘證盡根起乎利不止。則與夫四逆湯之精氣既耗散於上下四表者。大異矣。此乃所以尚不移白通之方。而加以人尿猪膽汁也。夫蓋白通加猪膽汁湯之於證方也。猶之於外。則如與厥陰無別然矣。雖然。推之於內。則未及厥陰。尚在少陰之極地也。如前之所論矣。豈可不辨別哉。抑白通加猪膽汁湯之於證也。尤爲篤危之極也。故不待轉厥陰。而有死生大機之兆矣。於是發之脈式曰。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也。暴出。路暴斷。微續。路微出。互文法相得而全矣。按千金翼與作服。亦通。

白通加猪膽汁湯方　葱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　人尿五合　猪膽汁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人尿。亶男者良。余屢試用人尿。滋潤降伏之功。殊最於諸品矣。朱震亨云。滋潤降火甚速。辟氣雖不古。而足克充人尿之功也。若無膽亦可用六字。後人之所附錄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眞武湯主之。

此承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發之也。夫既四五日之於今也。津液爲邪氣凝滯。其勢欲益張大。此所以爲腹痛也。津液虛而機活弛矣。水道必當不利。此乃小便不利之由也。小便不利之既有滯水乎。必當先充之四肢。所以出於四肢沈重疼痛也。夫既水之漲精虛乎。先充之外。而後壓裏。是其必然也。可知自下利之出乎。今也。欲論下利之主出水氣。而異之於厥陰之精奪下利者。故發式之辭曰。此爲有水氣也。蓋眞武湯之定候止于此。以下所論。皆是兼證耳。欬者。由于膈裏畜痰飲也。小便利。卽以是湯之初地言之。或下利可疑。定候既舉之。豈復贅之哉。謹推文意。或下利。或嘔者二句。合爲一句。補不字。削下或字。代而字。作或不下利而嘔者。其義可法矣。何則此欲論水氣內壓之不下陷而上攻者也。蓋下陷上攻之異別。自歸水氣內壓之輕重多少。後亦可思諸。

眞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後加減法。若欬者。加五味子半斤。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後加減法以下。蓋後人之所錄。說已見小青龍湯條下。

少陰病。下利淸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是之證方。在于厥陰者也。而今舉之此篇。據以少陰病者。欲示少陰之轉機駿速而無餘裕也。然則本篇所論之眞武附子。亦有卒爾歸于茲者。自可察知焉。下利淸穀解。已詳于前。裏寒。言腹裏有虛寒也。蓋腹裏之於虛

寒也。雖固臨而不可穢之。而推之以下利淸穀。則如洞視然矣。故淸穀裏寒以接文也。外熱者。精氣奔命之所爲也。當於頭面心腹診之也。後之所謂散陽是也。厥逆者。言厥冷之泝逆也。脈微欲絕者。精液耗散之殊太甚也。欲。如淸便欲自可之欲也。身反不惡寒。凡惡寒之爲證。雖皆本精虛。而今旣至精奪之極。故精神無覺惡寒之活也。故曰反也。是之諸證。爲之脈通四逆湯之定證也。其人以下。亦皆兼證耳。面上疑脫或字。面赤色。亦外熱之一狀態耳。宋板。作面色赤。亦通。或腹痛。以是湯之初地言之也。或乾嘔。或咽痛。皆虛氣上騰之所爲也。蓋咽痛之爲證。於少陰則先與甘草湯。桔梗湯。而後治其本證。今也。病旣迫篤危。豈暇先治咽痛乎哉。是乃所以不移本劑也。或利止脈不出者。此以用通脈之未足者言之。且復對白通加猪膽汁湯而駁之也。夫通脈之於方也。挽回於精液耗虛。活氣微乏也。以是乎。雖下利止。而其脈不出。則須連用本劑耳矣。與彼白通湯之主制下利一證。而較病之進退者果異矣。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一枚　乾薑三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卽出者愈。後加減法。面色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附子一枚。宋板作大者一枚。若不然。則與四逆湯無差別。通脈之稱。纔歸于乾薑之多已。豈其然乎。可知宋板是矣。大者一枚。槪准三枚。通脈之稱。於是乎可見焉。卽出者。言卽出連續也。乃微出微續之義。而與彼暴出暴斷者。固不同矣。後加減法。亦當傚上之所言耳。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斥曰少陰病者。非以本位言之。唯以外候之象于少陰言之也。蓋四逆散之爲證也。病位心胃之間。而據精虛

者也。是故論之位。則爲虛實間也。夫然故雖有虛而未至爲內陷矣。雖有實。而復不爲搗壅矣。虛實互相待。而壅塞乎心胃間。遂使上下內外。阻隔其運用也。是乃所以現四逆之由也。蓋四逆者。與厥逆同。而亦厥之所歸趣也。今舉其歸趣者。以欲包之比類也。不可必拘泥四逆耳矣。其人以下。皆復兼證也。或欬或悸。出於胸膈畜飮也。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由於水氣失分利也。或泄利下重者。腹中不和之所爲也。夫蓋下利之於泄利與下重也。固異其分也。泄利。溏泄之謂。而乃取之虛候。下重。後重之謂。而乃取之實候。此爲之其式例也。而今連之一句。混論其分者。是即將欲以四逆散之位于虛實間。故使知其候法亦跨于虛實如此也。

四逆散方　甘草　枳實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擣篩。白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後加減法。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幷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或人謂四逆散。是直散服四逆湯者也云云。是殊不知本論之讀法也。凡論中證方如不相從者。豈唯此而已哉。往往有之矣。雖然。照臨之證方。則病位自不得不辨。病位既辨。則其因來亦從而明矣。於是乎。證之正變。始之主客。可曉然而指點之矣。奚爲拘泥於一證候於一因來爲乎哉。按以散服爲法者。亦猶五苓散之方意也。

後加減法。亦當傚前之所言耳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斥曰少陰病者。與四逆散曰少陰病。正同其義。亦唯以候法之象于少陰言之也。蓋猪苓湯之於證也。水氣在于虛實間者也。於是乎。或有象實候者。或有象虛候者。陽明篇。既舉象實候者。而詳悉之。今復舉象虛候者于此。以全虛實間之意也。下利六七日。下焦有滯水之所令也。雖既滯水之爲下利。而以未專虛耗。故爲現其動

勢於陽地者也。欬以下之證卽是也。若夫其動勢之於陰地乎。卽爲之眞武湯。可以准知焉。欬者。水熱迫于上部之所爲也。嘔渴。出于欬之動勢。故曰而也。心煩不得眠者。水熱之勢。欝心之所爲也。是之心煩。未備其情狀。但以不得眠認之者也。正與乾薑附子湯曰煩躁不得眠同之文意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於是病位也。尙在陽明者也。而今以少陰病標之者。亦皆以其外候言之也。以下二條冒少陰病者。亦皆做之。此於是證也。以其始論之。則邪氣實于表裏。而見陽明本證者也。旣而至此乎。以精氣生隙。故邪氣悉潰于裏。候之於外表。則其可見者但虛態而已。是豈非似于少陰耶。雖然。以其未專精虛乎。裏氣尙有所振也。是乃所以未歸于虛地。而尙繫在于實地也。是故舉口燥咽乾。以證其裏之在于實地也。夫蓋咽口者。裏之竅口也。今爲窺內實於茲者。以無由以他證窺之也。可知此條之機變。亘於不常矣。急下之對續至不可下者也。以下二條。所謂急下之。亦當倣之耳。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承上條。論一步之劇者也。是故其裏有實邪也。如上之所論也。邪氣雖深乎。精氣雖虛乎。以其未歸于虛地。邪勢尙上攻焉。與彼飮食之新入者。必分爭於心下。於是乎。爲心下必痛也。必字有意致。不可忽視矣。夫旣飮食之爲邪氣腐於心下乎。雖入胃。而不能化爲液矣。直下流而爲自利清水。色純青也。清。圊也。自利清水者。謂無糞而利純青水也。純青者。水液爲熱毒所被化也。今也。所序之證候。皆雖在實地。而但臨之外貌。則如在虛地然矣。故復舉口乾燥者。以證之於實地者也。口乾燥。與口燥咽乾。無異矣。文唯有精麤耳。精麤之間。亦可自求病證有等級也耶。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條之所論。雖均在表虛裏實。比之上二條。則其虛稍少者也。故雖其外有虛候。而尙爲腹脹不大便者也。是

乃帶陽明之餘響者也。夫既此條之輕。尙以腹脹不大便。徵之內實。彼條之重。纔以緊口。徵之內實。輕重難易之分。須探尋矣。且夫論至六七日之輕者。以對彼在二三日之重者。錯綜示之義。以要使人莫膠柱於診察之閒也。以上三條所論。皆大承氣湯之權法也。故皆曰宜也。何混之論其定證者之爲乎哉。

少陰病。脈沈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牽引上三條來而曰少陰病也。於彼則以似本位言之。於此則以已歸本位言之。是乃欲示似與歸之際。迅速不容髮。故及之也。脈沈。以本位言之也。是故以或微或細及濇勢。當斷之裏虛也。於上三條。則脈沈亦不得觸無之。雖然以或緊或弦及滑勢。當斷之裏實也。急溫之。醫急下之也。蓋溫之於裏虛。下之於裏實。固異其分。雖然實之終始接虛。虛之始亦果接實。則虛乎實乎。轉機迅速。而如不可視然矣。故曰急溫之也。且也。四逆湯而曰宜者。明非其定候也。既知非其定候。而亦復足知諸凡附子劑。自有與于茲者也。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標曰。少陰病者。以手足寒言之也。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是皆內實之候也。若夫併之。以腹中之諸證。則不得不直爲承氣湯也。雖然手足寒脈弦遲。從始存今。則彰然明哉。實之在胸中者。而非在腹中者也。故曰不可下也。當吐之也。是卽與瓜蒂散之言也。若膈上有寒飲者。此顧實飲。而論虛飲也。蓋飲之雖一。而或瓜蒂以吐之。或四逆以溫之。其分唯在病者之虛實而已。豈問飲之如何而左右之爲乎哉。乾嘔者。虛氣迫于上部之所爲也。其候雖大類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而無有飲食入口則吐之實候也。胡其混之哉。故曰不可吐也。急溫之也。曰急曰宜者。亦當倣上條之所言耳矣。

少陰病。下利。脈微濇。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此蓋後人據四逆湯而發臆見者。謬傳于此乎矣。

傷寒脈證式卷八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八

厥陰也者。陰之終。而亦以胃之下柢。爲其位也。乃三陽三陰之所歸。而亦治法之所極也。死活之機。必劃于此位焉。是故以津液漏泄精氣耗虛。爲其候也。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所論。即是也。按本篇之證方。蓋止于此而已。其他所載。如烏梅圓。白虎湯。當歸四逆湯。茯苓甘草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白頭翁湯。梔子豉湯。吳茱萸湯。小柴胡湯者。皆非本篇之證方。但假本篇。以輪其機括者也。不可不精究矣。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

厥陰之爲證也。篤危之極矣。病至斯而無所復之矣。死活之機。無不必現之於津液耗損。精氣衰弱之多寡矣。須愼而致思焉。消渴。出于津液枯竭也。五苓散亦曰消渴。此雖一其所言。而大異其由者也。彼則水液爲表熱。敍鬱肌肉間。而一時使胃中枯竭之所爲也。此則津液耗損。而闕其守無敢制水之機括之所令也。消渴之亘于彼此。推之內。則有其別也如此矣。不可不審辨也。氣上撞心者。出于精氣偏湊於心也。夫精氣之在軀殼也。克使心活動。心亦使精氣順流者也。是故。心之將謝。精之將盡。尙且必相親。於是乎。氣上撞心也。撞者。如撞鐘之撞。言築動之甚也。心中疼熱。本于心氣衰弱也。蓋心氣之衰弱乎。其機用不能分配于體中。纔殘其舍。而欲復併衰精而振焉。於是乎。心中疼熱者。疼者。痛之深也。屬心中而言之者。可翫味焉。饑。以食少言之。非言病者之意矣。不欲食者。由于心精既虛。而不能運化於飲食也。食則以下二句。蓋後人謾述之機變者也。不可從矣。

又按此條主論心精虛脫之候。而不及處之治方者。何哉。曰四逆通脈之有及于茲者。固不俟論焉。若夫於眞武附子之證。亦心精虛脫。既至于茲。則不得不直爲之厥陰病。豈俟下利厥逆之比。而更認之厥陰已乎哉。然則此條所論。彰明哉。亦與眞武湯附子湯也。是乃所以不處方之意也。不可不熟慮矣。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太陰篇所謂與太陰中風條。語氣相均矣。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說既見于前。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此蓋後人誤解厥陰之消渴者也。消渴之出於液奪。豈有與水愈之理哉。可謂妄矣。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四逆厥者。即四肢厥逆而爲之厥陰定候也。雖熱之變。亦有見厥者。而及于四肢厥逆者恐無之乎矣。而今倒不可下者。豈敢有疑哉。虛家言精脫之人也。下攻之不與于此也固矣。奚足以論焉哉。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此後人論寒之化熱者與熱之歸寒者。而牽強之於利止與不止者也。厥者以寒候言之乎矣。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厥熱相對。期之日數。厥有餘者。歸之於除中。熱有餘者。歸之於發癰膿。其說雖非不詳悉而是後人之所撰也乎。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脈遲亘于陰陽寒熱尤有之矣。豈得概之於陰於寒哉。此深泥脈遲爲寒以立之論者也。亦非正義矣。胡其據之乎。醫宗金鑑六七日下。當有厥而下利四字云云。必不是矣。蓋除中者。言食藥除去於腹中而不化爲津液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傷寒。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以上三條。亦以厥與熱立論。或概其轉變。或期其日數。以量厥熱之多少輕重。或論厥熱相應者之自愈。皆是非正論之氣格矣。出于後人之撰明矣。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此條例厥者。似則似矣。雖然所謂陰陽氣觀之於曰不相順接。則彰明哉。亦以氣血營衛言之也。豈其醫聖之旨然乎哉。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爲蚘厥

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方。

此條。先論藏厥之不可治者。次以蚘厥之可治者也。厥寒之旣透于裏者。是爲藏厥也。爲死證可知矣。脈微而厥以下五句。即藏厥之候也。千金翼。代非爲蚘厥也五字。以死一字。亦可參考焉。夫藏蚘厥之於證也。必吐蚘。雖爲煩躁。必有間斷者也。故曰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也。此其煩之有間斷也。從蚘之動止。故曰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也。得食而嘔以下三句。說蚘之所以動止之由者也。玉函經。無又主久利方五字。又按此條證無規矩。方無定操。意趣亦晚近之所旨。皆非醫聖之舊矣。夫蚘蟲之生于藏也。以寒熱虛實之故。其藏不理之所生也。然則當隨寒熱虛實之候。而施之治方耳。藏中既理。則蚘何爲得稽留哉。於是乎。知制蟲之劑之不出於古也。雖然。治療之於道也。不可固膠柱矣。若於其變之變者。則宜先制蚘者。或有之乎矣。有則雖此條之不古。而亦暫存之。俟其變之變者。亦無大害乎矣。且也。制蟲之在於變之變乎。豈唯止是證方乎。若蚘之於熱位者。鷓鴣菜輩之所與。亦可知矣。

烏梅圓方　烏梅三百個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黃連一斤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　蜀椒四兩　桂枝六兩　人參六兩　黃蘗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發論於熱少厥微。而期其機變者。雖似可論。而皆無定準。恐非正文之體裁矣。豈其可據而論哉。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此條爲四逆湯例之也。手足厥寒。狀乎表氣虛冷也。少腹滿。按之痛者。狀乎裏氣結滯也。夫既雖爲裏氣結滯。而非陽實之比爲之者。素本於陰虛者也。於是乎標其因。曰此冷結在膀胱也。是乃非言膀胱府有冷結也。但以冷結之在膀胱邊言之也。言我不結胸一句。意義與上下句不比倫。疑後人發所竄者。誤傳于今乎矣。關元二字。亦後之所加矣。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後必便膿血。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二條亦據厥熱之多少。而論病之進退者也。豈可容機括耶。亦皆與上之厥熱立論者。一口氣而已。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按以上四條。後人據四逆湯而述之。嘗見者矣乎。凡斥曰死者。非決乎不遑者不能也。少陰篇曰。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卽是也。四條之所論。有未可知果死否者也。但如厥不還。與躁不得臥。則其死尤然矣。雖然。其義既備於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則亦得不蛇足乎耶。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之死。

此條錯雜旁出。文意不貫矣。疑後人爲四逆湯發之者乎。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期七日而難治者。蓋據前後經之口氣。抑與本論不相愜矣。胡其徵之哉。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按促脈。既論之於桂枝去芍藥湯及葛根黃芩黃連湯詳焉。而今挑之於手足厥逆。而亦論促脈者。自知義與彼異矣。此蓋取義於停促之謂乎。然則其不通例者也。且也此條。舉手足厥逆。而不以四逆湯。唯止之於灸法。亦復不通例者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標曰傷寒者。以外表無熱。而象本位言之也。此於是白虎湯。以變面目論之者也。蓋以其本面言之。則如腹滿譫語。身熱自汗。口燥渴。是也。今也所論。大異其趣旨。須明辨焉。夫蓋邪氣雖尙在于白虎之場。而據精虛之不輕乎。邪勢不得不轉深於其深地矣。於是乎臨之外候。則不見熱而見厥。雖然。厥亦非固出其本位者。故其脈不於濇而於滑也。滑者。令知雖病既亘于精虛。而尙在于實地之脈也。裏有熱也。是對表無熱。而推求之於內之辭也。句法與表有熱。裏有寒。同矣。須探尋焉。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亦承傷寒而論之也。然則外表無熱。而象本位。亦可察焉。夫蓋當歸四逆湯之於證也。寒飲滯在于心胃間。而閉塞於上下內外之機活者也。可見手足厥寒之出於閉塞於外。脈細欲絕之出於閉塞於內也。故今雖見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而問之精神飲食。則頗自若矣。與彼四逆湯之精神衰弱。飲食微乏者。不可同日而語焉。是乃所以修治之在此湯也。此湯之於位也。爲之虛實間者也。故問病之所存。則心胃中間。而未互主于胸腹焉。問其證狀。則外寒候而內否。未互主虛實焉。此湯之位於虛實間也。豈不明確乎。非耶。若其人。內有久寒者。是亦備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而言之也。久寒者。舊寒飲也。今於此湯。顯曰久寒。則亦自知當歸四逆湯之於新寒也。夫舊寒之久不濡乎心胃間也。心機

或爲之彼奪。舊寒獨乘焉，其勢必奔騰可知矣。是乃所以以加吳茱萸生薑湯也。證曰久寒。方加吳茱萸生薑，證方照應。其義可曉然而察矣。以上舊圖別爲三條者。意趣殊不備矣。恐後人撰次之謬耳。今連讀之。則次序得順而意趣初全矣。所以合爲一條也。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細辛二兩　大棗二十五個

甘草二兩　通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於當歸四逆湯方內。加吳茱萸二升。生薑半斤。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此承太陽陽明之變。而論出乎四逆湯者也。夫蓋汗之出也。爲邪氣實。被驅役而出。爲之陽位之汗也。陽。主陽明。而太陽屬焉。爲精氣虛。肌肉不約而出，爲之陰位之汗也。陰。主厥陰。而少陰與焉。故知今使大汗出者。乃初歸于陽。而歸入于陰者也。熱不去者。言或太陽。或陽明之餘熱。尚未去也。是蓋其轉機迅速者。或及之乎矣。內拘急四肢疼者。津液因虛凝滯也。夫既津液凝滯之至于此乎。豈其得止之哉。又不可不以濡脫也。是卽所以繼舉下利厥逆也。夫蓋內拘急。四肢疼者，四逆湯之初也。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之終也。初以顯陽位，終以接通脈四逆湯也。若茲而不惡寒。則直爲之通脈四逆湯也。故舉惡寒於章末。以明徵於尚在四逆湯之極地也。深乎哉旨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按此條意義。不異於上條。疑後之追論乎。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瓜蔕散之於部位也。爲之少陽變位也。而今以手足厥冷之疑似于本位。篇之於此者也。故曰病人以殊之也。夫蓋手足厥冷之象本位也。其脈不於沈微沈細。而於時或緊。則本于胸中結實者。當有之矣。是故期之方隔。曰邪結在胸中也。既期之方隔。而熟求之其它證。則如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亦當有之矣。於是再期其方、隔。曰病在胸中也。此條主論手足厥冷。脈乍緊者。而客論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也。是故不必俟主客之證全備者。即以手足厥冷。脈乍緊者。直爲之瓜蔕散者。不能固無之矣。然故斷之於前。曰邪結在胸中也。然則當須吐之。宜瓜蔕散。八字。亦必所直繫于玆者。自可察知焉。乃今重襲邪結在胸中。病在胸中二句者。將欲示此等之義也。惟是關文之活處爲然矣、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此條。以虛實間之象乎本位。曰傷寒也。蓋茯苓甘草湯之位乎虛實間也。既論之於太陽中篇。而以摹寫之於五苓散也。如彼矣。今亦論其匹偶。而以摹寫之於真武湯也。如此矣。彼此可相對以全虛實間之意爾矣。夫然故。今爲厥而心下悸者。皆本于心胃間有水熱之變也。蓋水熱之凝心胃間乎。心胃之氣必爲之激焉。所以出心下悸也。且夫水熱之益凝而不瀉乎。遂致使心胃之氣阻隔。則上下內外之機。不得不亦從而失其序也。是所以出厥也。然則當云心下悸而厥。而今曰厥而心下悸者。欲專摹寫其狀於真武湯也。是故雖爲厥。而於其脈腹。則固無虛候。亦可知焉矣。先治以下五字。及卻治以下十四字。恐後人之所旁書。謬傳于今者矣乎。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沈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二兩半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　知母　黃芩　萎蕤各十八銖

石膏　白朮　乾薑　芍藥　天門冬　桂枝　茯苓　甘草各六銖　右十

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按是證大率存于四逆湯之域者也。而今曰爲難治者。未可知善否者也。且也。麻黃升麻湯之於方。雖国不得式例。而概陽位之方也。證方齟齬之甚。亦已如此矣。豈其謂之正論乎哉。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此條。論腹痛之在于虛地者。而對其在于實地者也。故曰傷寒四五日。以顯陽位也。若轉氣下趣少腹者。言通氣唯促少腹也。與夫腹中轉失氣之燥屎。轉旋于腹中者自異矣。故曰。此欲自利也。以別夫不大便難鞕之比者也。然則此條。雖非不與本篇之旨。而序之於陽明篇大承氣湯之次。而以對實之可攻者。而明論虛之不可攻者。則亦更有裨益已爾。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傷寒。以虛實間之象於本位言之也。本自寒下。非謂下利之本於虛寒者。唯以其狀之在於洞泄。呼曰寒下也。此知是寒下之啻以洞泄言之者。推之於白頭翁湯所謂熱利下重。則當足探尋其義矣。夫蓋下利之出于實位乎。不可利而下利。故以後重爲之狀也。下利之出于虛位乎。可利而自利。故以洞泄爲之狀也。雖然。至量其虛實。則必當併他證而後決之矣。豈爲但以下利之狀態已期之虛實乎哉。是故。今曰寒下者。無素有虛實之定候者也。是乃所以取其部位於虛實間也。抑虛實間之爲部位也。其淺者自接實地。其深者自接虛地。今也。舉其接虛地者于此。而曰寒下。處以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以對彼接實地者。而曰熱利。處以白頭翁湯者也。然則寒下熱利。雖異其所呼。而共於在虛實間則一也。宜精論諸。按此條。述寒下之三級階。而弘其所之者也。是故本自寒下。而未及下文之變者。乃此湯之的證也。而醫復吐下之。更逆吐下者。亦此湯之所始也。若食入

口卽吐者。是雖大象本篇所謂食不下自利益甚。而倚在寒下之極致而爲之者也。故亦復此湯之所制也。又按。寒格二字。雖如可論。而恐後之注文耳。若食入口卽吐下。疑脫者字乎。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乾薑三兩　黃連三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水滓。分溫再服。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

二條。皆論下利之化熱者也。乃是極陰轉陽之口氣耳。豈足據爲哉。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按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卽通脈四逆湯之證也。而今但期之於灸法者。亦一種之識見耳。曷其牽強之於本論之爲哉。且也脈之出與不出。死生之機。旣瞭然於玆矣。豈待反微喘者。斷其死乎。亦已後矣。

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少陰趺陽。經各異其纏縈。故脈亦就而暫爲異也。雖然。問其本源。則皆一脈一動。而無別起於某某之經脈矣。唯有纏縈之異耳。且也。論徵順逆於少陰趺陽。而不論氣口之如何者。亦似精而粗矣。不可不思諸。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淸膿血。

蓋後人論下利之變。爲淸膿血之脈例者耳。

下利淸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此蓋論陰陽先後之式例者也。今篇之此者。亢無照應。要對之於太陽中篇所謂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淸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之條。則意義得互全備乎耶。當移之於彼條之次爾。

下利。脈沈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

死。

因張而產證者。蓋叔和之家言矣乎。

下利。脈沈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此蓋淺中有陽之說。固非本論之辭氣。亦後人之杜撰耳。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也。

後人亦論下利之變爲清膿血者也。與所謂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一口氣耳。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按下利後。現脈絕手足厥冷者。必有死生之別。須明辨焉。蓋以爲卒暴下利。故使表裏之氣相共躊躇者。一時現脈絕手足厥冷者。必有之矣。既如此者。晬時脈還。手足溫必矣。故曰生也。若夫以爲下利。精氣虛奪。表裏之幾洎絕者。亦嘗現脈絕手足厥冷也。既已如此者。縱歷晬時。不脈但不還而已。手足亦何得溫乎哉。故曰死也。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按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則是脈證相背者也。故爲之凶徵矣。所以曰死也。雖然。下利日十餘行。於陽位。亦不得無之矣。若取之於陽位。則其脈實者。尤爲吉徵矣。因之觀之。則如此條之可論。而亦非正文之氣格。可得而知焉。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條當聯之小承氣湯標之。而對論於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之曰寒下者也。而今序之于此者。謬撰次也。夫蓋上條既曰寒下。以處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則嫌於彼湯之弘療寒下也。是故。今舉寒下本面之者于此。以及是湯者也。於是乎知。如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之於寒下。則但以下利濟泄之位於虛實間言之。如通脈四

逆湯之於下利清穀。則以弘位於虛寒之地言之也。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解已具于前。汗出而厥者。津液耗奪。活氣衰敗之候也。

按通脈四逆湯之於四逆湯也。一其品味。而特異其量數耳。故於其證狀。無更有大異矣。纔就病勢之緩急。而左右之者也。以是乎於四逆湯。則或標厥。則不標脈欲絕。或標脈欲絕。則不標厥。是乃欲示氣與液之虛耗。尚有互未普也。如通脈四逆湯。特不然矣。必聯舉厥及脈欲絕。是乃欲示氣與液之虛耗。既已相普也。此之爲本論之式例也。而今此條。不論及脈欲絕者。何哉。曰是乃對後條標小承氣湯曰有燥屎也。以互示其機活者也。何則此期其方於後。而舉通脈四逆湯。以鑒前之在于四逆湯者也。彼期其方於前。而舉小承氣湯。以鑒後之在于大承氣湯者也。以是卽各位前後之間。而錯綜之藥方者。庶幾乎使人得其妙用也乎。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此條隸屬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而發之也。而今標之於此者。蓋撰次之誤也。熱利下重。對本自寒下。以均在於虛實間而言之也。是故雖曰熱利下重。而非固本于實熱之謂也。唯斥其狀之在下重而言之也。下重。卽後重也。若夫併之以二三之實候。則既已不與此湯固矣。夫蓋此湯之於熱利。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之於寒下。皆以下利之一狀候。而建之論者也。故此於是寒熱也。猶如結胸之稱熱實寒實。發黃之稱瘀熱寒濕之比也。若夫於寒下之併虛候者。與熱利之併實候者。則通脈四逆湯。及小承氣湯之所論是也。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　黃連三兩　黃蘗三兩　秦皮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按白頭翁二兩。宋板作三兩。爲是矣。

下利復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

下利腹脹滿。於陽位亦有之。而決之於四逆湯者。不能無疑矣。比之於太陽篇所謂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

殺不止。身疼痛者。則辭氣太劣矣。恐後人據彼而論之者矣乎。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此蓋後人誤解白頭翁湯之熱利而及之者也。夫下利之欲飲水者。即是熱利之本面目耳。豈白頭翁湯之所與乎哉。

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此條當駢之通脈四逆湯。而對論於白頭翁湯之曰熱利下重者也。而今序之于此者。亦撰次之誤也。夫蓋上條。既曰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則嫌彼湯之弘療熱利也。故今舉熱利本面之者于此。以及此湯者也。於是。益知如白頭翁湯之於熱利。則以但下利後重之位於虛實間言之也。如此湯之於下利讝語者。則弘位於實熱之地者也。夫蓋下利讝語者。較之於讝語之於不大便。或於難鞕者。則有本末正變之別也。本乎現其正證。末乎現其變證。是其式也。今也既在其末。而不在其本。故不見其正證。而必見其變證如此矣。其既於此也。或有難遽斷其虛實者也。是故式之曰。有燥屎也。然是唯斯其方隔已爾。故不但斷於陽明而已。弘適于熱位言之也。以是雖顯曰有燥屎。而不處以大承氣湯。而曰宜小承氣湯。是即期方於前。而以鑒於後者也。豈但是而已哉。破裂其所前後。則亦當足指數於諸凡之熱證矣。可見於證方之不切當。反生餘意之如此活矣。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此條。承上諸凡之下利而論之也。蓋諸凡之於下利也。以各施之治方。故下利已止者也。故曰後也。雖然。鬱熱尙未解。乘裏氣運用之未復。遂轄漠心邊。且纏且壓。是乃煩之所出也。心下濡。以別心下鞕之實煩。言心下濡弱而氣缺其護也。所以呼曰虛煩也。此雖既曰虛煩。而非敢本精虛者。惟是心胸之鬱熱飾活氣。而使心下濡弱者也。是故與梔子豉湯。以制鬱熱。則活氣復自振必矣。此即所以此湯之療虛煩也。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凡處修治也。證有主客正變之略。治有標本先後之序。不可概以限矣。此條之所論。如拘束然矣。豈足以式例論之哉。蓋後之撰入耳矣。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此其證方殊不從矣。且也是證而曰難治者。亦不穩矣。若其言之是乎。於厥陰本經。亦謂之何乎。可知非正論之辭氣。成後人之撰矣。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條及下條。當隸屬梔子豉湯條。而論均承下利後。而差之機變者也。夫雖既下利之異諸類乎。以各處之治方而下利全差矣。雖然以既爲下利。故居氣失宣暢。而鬱集於心胃間。而遂致使上下阻隔也。夫既如此。則鬱氣必當釀成痰飲。而其勢必犯上部也。此乃乾嘔吐涎沫頭痛之因也。故今以是湯。瀉之鬱氣。則其本復。而末自從矣。治法之活。豈其可不服膺乎哉。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條亦承下利後。如上之所言也。然則雖下利既止。而邪氣尙未解。復備熱候者也。故出若嘔而發熱也。論曰。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即是也。當就于彼條。而求其義爾矣。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二條。皆無意義之可據以推矣。蓋後人之論說耳。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按。霍亂之爲篇也。蓋後世。不辨傷寒之意義之徒。謾以爲還霍亂。遂剽竊專吐利者。於厥陰篇中。而強爲之篇。

而以傾病名多端之俗習者也。與以痙濕暍及陰陽易差後勞復爲篇者。正同其義。皆非醫聖之哲也。當刪之

篇目而一連於厥陰篇耳矣。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按二條。皆後人強說霍亂者也。嘔吐而利。或發熱頭痛。身疼惡寒。皆是傷寒之候法也。而今域歸之霍亂者。不知何之所指矣。豈其可審辨乎哉。

傷寒。其脈微澀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屬陽明也。便必鞕。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二條。皆轉經之辯氣。均雜殊甚矣。豈容論可否哉。

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此條。亦承下利後論之也。當列小柴胡湯之次也。是於其始也。雖下利異其諸類。而今旣止矣。雖然。其虛尙不復。遂致以虛益虛也。所以見惡寒脈微也。夫旣惡寒脈微之本乎精氣虛損。至如此。則其裏不可必不急迫也。急迫之已甚。其勢下陷。亦其必然也。此所以爲復利也。復字。對前位有利也。利止。亡血也五字。蓋後人之旁註耳。且夫此湯之於白通湯。雖大同其趣。而有就精虛與下利之分。而聊以標本之別者也。於白通湯。則本利而標虛。故以止利爲要也。於此湯則本虛而標利。故以療裏急爲要也。是之爲二湯之分也。可知就精虛與下利

之分。而聊以標本之別也。又按。此湯之於四逆湯。如無區別然矣。雖然。已異人參之去加。則亦不可不分別也。蓋於四逆湯。則以其虛至遍身相等乎。虛候亦必衆多於內外也。故於其轉機。則反自不急矣。於此湯。則以其虛至殊甚於裏乎。虛候必純一於裏也。故於其轉機。則反自不緩矣。於是乎知人參療裏急之選品也。此所以去加人參也。

四逆加人參湯方　於四逆湯方內。加人參一兩。餘依四逆湯法。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按揭出霍亂者。固非舊文矣。後人爲慣俗習之徒。剽竊於論中以吐利爲冒首者來。而歸之於霍亂之吐利。遂致代吐利以霍亂者也。是故。今除去霍亂二字。而以吐利二字。則庶乎見其舊面乎。夫蓋吐利。頭痛發熱。身疼痛之於證也。以寒熱虛實之二途論之者也。以是乎。以熱之實論之。則爲本乎肌肉間也。故曰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也。亦以寒之虛論之。則爲本乎胃上也。故曰。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也。熱多對寒少。寒少對熱多。以含蓄虛實陰陽也。故今雖曰寒多。而觀乎不標惡寒及厥寒。則知寒之以虛寒言之也。既知寒之以虛寒言之。則亦足以知曰熱多者。不唯發熱多而已。以實熱言之也。以是乎。以熱多寒多之二岐。而遡迴乎上之所論。則當以足辨之差別矣。若夫以熱多之在于五苓散而論之。則水熱在肌肉間之動勢。出若頭痛發熱身疼痛者也。且也。其水熱之不謝乎肌肉間。遂致壅塞乎裏之運用也。此爲之吐利之因也。於是乎。知頭痛發熱。身疼痛之在主位。而吐利之在客位也。若夫以寒多之在于理中丸而論之。則胃上寒邪聳上下。出若吐利者也。且也其吐利之振動勢乎。其衰亦不得必不且激且鈍矣。此爲之頭痛發熱。身疼痛之因也。於是乎。亦知吐利之在主位。而頭痛發熱。身疼痛之在客位也。然則是之四箇之證。自有轉換主客之義而存。學士不可不必致思焉矣。

理中丸方 人參 甘草 白朮 乾薑各三兩 右四味。擣篩為末。蜜和丸。

如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

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

服一升。日三服。加減法。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

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

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

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

被。

加減法。出[illegible]為周[illegible]制。亦為服湯以示四句。當[illegible]之法。服一升。日三服下。而以供理中湯方後耳。按

理中之於[illegible]無有[illegible]其[illegible]然黜之於日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則服三四丸尚不知若。即湯

之所宜耶。[illegible]法如此矣。

吐利止。而[illegible]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此蓋承上[illegible]而發之者也。當於圖而遠讀之耳。夫既五苓理中之寒功乎。不唯吐利止而已。於其餘證亦

隨從而愈。[illegible]利止者。以包餘證竟害之也。是故今雖無既有寒熱。而開闔不調。氣液不復。此所以為身痛

也。然則雖[illegible]因如此。而以一連及於今來。曰身痛不止也。於是乎以桂枝湯。導其開闔。則氣液以宣布。

身痛當自[illegible]小桂枝湯之活法也。輪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義正與之同矣。按當

消息和解[illegible]小和[illegible]皆後人之旁註耳。

吐利汗出。[illegible]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蓋四逆湯[illegible]也。雖固陰而不能無輕重緩急之分矣。於是乎標其輕而不繁若此。以對後條所論

之重而不緩者也。夫既此條之輕而不急乎。或誤其診候於他位者有之乎。故今婣次此條於五等理中之後。以示其異別。以縱横其機變者也。吐利汗出。雖固本乎虛耗。而以其輕而不急乎。未備虛脫之候法者。尤有之矣。須辨別之於五等理中之所論矣。發熱惡寒。此以其本面論之。則外熱惡寒也。雖然。亦其輕而不急乎。以摸寫於發熱惡寒。作文如此矣。而今歸之外熱惡寒者。須據下之所論而得認之也。四肢拘急。以示氣液之凝滯也。手足厥冷。以示氣液既衰弱也。然則吐利汗出。發熱惡寒之雖如不似于厥陰。而徵之於此。則其詳可得而探尋矣。是乃所以決其治於四逆湯也。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内寒外熱。脈微欲絶者。四逆湯主之。

此條。前以承上條。而標其重而不緩者。後以接下條。而論四逆湯之於極地者也。蓋今其爲吐利也。連及於前位來者也。故曰既。曰且也。然則吐利之不一旦。終至使津液失機約也。於是乎。爲小便復利。而大汗出者也。下利清穀。内寒外熱。脈微欲絶者。解已具于前。内寒與裏寒無異矣。聊有廣狹之差已矣。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絶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此條。承上二條之變。而結之于此也。夫蓋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之於方也。爲之治法之極也。以是乎。不唯結於二條之變而已。亦結於三陰之變者也。而亦觀之於熱之歸于寒。陽之轉于陰。則不唯結於三陰之變而已。亦復結三陽之變者也。此乃所以擧此湯于茲。以結是篇也。吐已下斷者。以裏虛之益深。致精液乏少。無給吐下之液故也。方中加猪膽汁者。可以徵矣。夫既裏虛雖殊甚乎。而今反吐已下斷。則難更認得於其裏虛之由者也。於是乎。敍裏虛之外候與脈候。曰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絶也。是之脈與證。以推之裏。則裏虛豈莫酌量乎耶。不解字。顧已斷字。作文有意致。不可忽諸。又按。脈微欲絶。於四逆湯亦言之。雖然。此湯之於四

逆湯也。裏虛果有級階。何爲得脈特無差等乎。可知雖一於脈微欲絕之辭。而於其形勢。亦自有差等矣。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按利當作下。吐下發汗。是以施其治法言之也。夫既其治法之折中平。病何得不愈乎哉。卽所以使脈平常也。然則今雖小煩。而自知非病之所令。而以胃氣未復。水穀易滯故也。其要但在於節飲食而漸調養胃氣也。豈其藥之所與也哉。又按。此條雖特以吐下發汗標之。而觀於舉之於茲以爲此篇之結尾。則豈啻吐下發汗後之於此者已哉。於施諸凡之治法之後者。亦復不得不與此條之所論。自可鑒識耳矣。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證幷治

按以陰陽易。差後勞復起篇者。亦猶與以霍亂起篇者正同矣。蓋皆出後人之攙者也。夫疾病之在軀殼乎。雖不一其所受。而無不歸於血液神氣之失常也。脈證據于茲。死生繫于茲。是故。血液神氣之失常者。疾病之原也。失常，有大小異同。雖有大小異同。而均於血液神氣之執虛則一也。而執虛之多少。及死生之機。必於脈證平見之矣。脈證之區區百出。亦不能出於三陽三陰及虛實間之外也。是故以一傷寒。而師於諸凡疾病。則莫更所遺漏爾矣。豈敢爲設多端之病名乎哉矣。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褌散主之。

證候如此者。以其式例。則當處真武湯輩耳。而今以燒褌散者。未知其可否矣。蓋是後人補入之於他書者耶。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

以差後勞碌爲病者。其脈證固不可一矣。修治亦何爲期之於一方哉。枳實梔子湯之於方。雖如可供施用。而證不以其準據。則亦無如之何而已。若有宿食者。加大黃是啻適一隅之意。而未知宿食之涉于陰陽者也。蓋

皆後人之所追撰耳。

枳實梔子湯方　枳實三枚　梔子十四枚　豉一升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沈實者。以下解之。

傷寒亘于三陽三陰言之也。夫蓋三陽三陰之於差已後也。各自隨機而至于此。發更發熱者也。雖然顯之表裏。不見更所病矣。且也徵之脉浮者以下四句。則其脉不浮不沈。亦可以推知焉。然則是之發熱。不可以歸于表。亦不可以歸于裏。故歸之於表裏間。以小柴胡湯主治之也。脉浮者。是乃言更發熱而脉浮者也。故取之於太陽。以發汗解之也。脉沈實者。是乃言更發熱而脉沈實者也。故取之於陽明以下之解之也。醫宗金鑑。以脉浮者以下四句。屬之枳實梔子湯。膚淺殊甚矣。豈足論乎。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按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當固有虛實陰陽之分。須以其脉證辨之。而後處置之方劑已爾。豈得但拘水之所存。而決之治法乎哉。此條不論脉證之如何。而唯曰從腰以下有水氣者。處以牡蠣澤瀉散者。非本論之式例矣。大似千金方。外臺秘要等之所旨也。胡其從之乎哉。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　澤瀉　栝蔞根　蜀漆　葶藶　商陸根　海藻已上各等分　右七味。異擣。下篩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日三服。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大病差後。言陰證之差後。而亦通陽證之差後也。夫大病之於差後也。精氣津液之未復平。運用流注之未健平。遂致胃口畜寒飲也。既而寒飲之不謝。益令精氣不濡。益令水飲不化。可知喜唾之於水飲不化焉。久不了了之於精氣不濡焉。喜讀如喜嘔之喜也。不了了。言不聰慧也。宋板胃上。作胸上者非矣。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傷寒解後。言陽證之解後。而亦通陰證之解後也。虛羸者。言精虛羸瘦也。少氣者。言氣息細少也。氣逆欲吐者。精氣犇逆之所令也。夫蓋於竹葉石膏湯也。以餘熱與精虛。而爲之證者也。是故論其部位。則爲虛實間也。以是乎。其餘熱之已不甚乎。未能釀成痰飲矣。其精虛之尚不多乎。亦未能爲痰飲矣。惟是餘熱待精虛。而益加之勢。精虛乘餘熱。而益鈍其機。互相據以釀成痰飲也。夫痰飲之黏于要路乎。氣息必爲之被壓。精氣亦必輻湊于茲。所以爲少氣氣逆也。既知少氣氣逆之本于痰飲。痰飲之因餘熱與精虛。則證方之在於虛實間。豈不明確乎。不可不稽矣。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二把　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　人參三兩　甘草二兩　粳米半斤　麥門冬一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竹葉二把按疑作三兩　石膏一斤千金作一升

傷寒之於攖也。初起之。以桂枝湯麻黃湯中分之。以承氣湯附子湯終結之。以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以正經督其法。以變證弘其活。陰陽虛實。輕重緩急。縱橫錯綜。其機百出。無有所遺漏矣。式例可求焉。修治可據焉。且也今補添若小柴胡湯。若理中丸。若竹葉石膏湯。於終結之後。而曰傷寒差已後。曰大病差後。曰傷寒解後。以大結於初中終之變者也。是之正變標本輕重終始。如循環之無端然矣。嗟嘆其孰能窮之哉。嗟嘆其孰能窮之哉。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

令微煩。損穀則愈。

此蓋後人。因吐下發汗脈平條。釋其意義者也。豈其曾之正論乎耶。

跋

家君之少也。學傷寒論於中西深齋翁。蓋十有餘年矣。既而熟考其說。覺於本論。頗有徑庭。於是勵志覃思。精練研究之。十年如一日矣。遂至以窺其淵奧矣。爾來講授之後。更自就文而指示之。使有邦從錄焉。雖每不過二三條。其稿之所積。周編悉已具。乃校而第之。總八卷。名曰傷寒脈證式。則本論脈證之式例。較然甚明。四方從遊之徒。皆莫不競求轉寫也。唯恐致亥豕魯魚之誤。今因與同志謀刻。藏諸家乃爾。　男有邦謹書